光海君日記

第百二十六之七

0248787
no.29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48787
昭和8. 9. 5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戊午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四月朔庚寅傳曰仁慶宮東宮寢室尚不始役速令始役○辛卯義禁府啓曰以本府草記傳曰知道此外有病罪人更爲詳察以啓事傳教矣臣等深感聖上好生之德卽令救療醫官看審則其手本如此臣等不敢抄啓幷爲書啓伏候聖裁傳曰知道○營建都監啓曰民雖至愚亦有人心若知國家存恤渠輩之意則雖勞不怨今此伐木之後他道皆然而關東則地瘠民少尤甚難堪故産材各官田稅量宜蠲減田結收布亦爲量減此事雖似簟醪挾河方面之臣宣布德意應減之物均一蠲除使民皆知此役之出於不得已則民之歸怨國家豈至於此極哉近聞東來之說民間不知有蠲減之令澤不下究患不及民役巨力盡流亡相繼怨咨徹天云極爲寒心非但此也關東材木漂失之後再擧斫木事未知處的因上教行移査問今已久矣而迄不馳報尤爲未便江原監司各別推考某某邑貢物某某色蠲減某某邑田稅幾許減除事及漂失材木再斫與否使之速爲馳啓産材各官之民力竭不能曳運則嶺東烟軍調發添力

在所不已此意并下諭本道監司宜當且關東湖西下去京官
非但供億有弊客官不知本道事情號令之際動撓民情而
貽弊騷屑之事亦多有之民情皆以為撤去京官使本道監
司專管斫伐則可除一分之弊云湖西關東伐木監役官使之
上來何如傳曰允伐木之役豈至今尚未完了乎姑待畢役後使
之上來且今營建之役實因大內有故而并造兩闕深念民弊
日夜憂悶外方愚氓何以知此意乎凡蠲減之物十分參酌着
實奉行使民生得蒙一分之實惠○備邊司啓曰伏見賫咨官
南濵羽狀啓訛言辨釋之事布政則當究治郭二惑衆之罪巡
按則以不能鈐束嚴禁之責歸之 上國官司其意甚盛且
城一款巡按雖無決語布政則當待明年始役云其曲循我國之
請暫且停役誠非偶然頃日迎慰賫咨等官馳啓更為力陳于各
衙門期於得請之意自本司覆啓當為下諭矣今者既有明年
退行之意而又為强請期於永停則似涉未安布政退行之令果
已准到于鎮江則不須更陳之意下諭于南濵羽為當辨誣 奏
文當順付于謝恩使之行而發行在近故軍門咨欲急急繕寫

與協府所呈之咨并送于南濵羽使之件呈矣今則謝　恩使
發程漸退事機變遷姑以協府咨依前啓請急速馳送而軍門
咨則待謝　恩使打發之日更差一官觀勢發送亦當敎啓傳曰
依啓只以布政一言遊擊豈有俯首聽命不姑城工之理乎　中
朝為我國築城防備二百年來所無之事逮予今日遭此大變
叩心搥胸因知所處此役不停辨誣無實不可不直　奏于
皇上前矣況各衙門不為陳辨乎此一款勿施○承文院啓曰
今此備局之啓則請止築城之意姑欲勿為更陳而自上傳教
此一款勿施然則當初諸衙門及協府衙門以請勿築城之意
并為移咨乎協府衙門外諸衙門則只令賫咨官更為陳辨乎
且備局以軍門咨則欲待謝　恩使發行之日另差一官賫送
事蒙允然則軍門咨隨後磨勘待使臣發行之日順付乎別差
一官賫送乎臣等之意則諸衙門非但既已洞釋不欲提起作
為說話況協守衙門自前不為咨報既辨之事不須破例更煩
今姑勿送咨文恐為便當各衙門所言如此　天朝奏文亦可
姑停徐觀後日商確議處大臣之意亦如此故敢啓傳曰以義

州府尹及迎慰使書狀見之則皆以今月初一日五日間築城
始役云諸衛門不可不更送咨文以請更為送咨以請可也築
城之擧不止則疑我之心不殄也極為痛心具由馳 奏以伸
莫大之寃以辨罔極之誣亦不可已也何忍姑停苟度一依前
款詳察擧行○兵曹啓曰曹啓辭宮闕各門武將直宿假家造
成事傳曰知道闕門外别將守門將内官守直處一一詳細圖
畫稟造事傳教矣即令曹郎廳帶同事知司僕看審形止圖畫
以進但後苑各門内官直守處郎官不得擅入某門某處造成
事不能的知何以為之敢稟傳曰知道後苑則只永康門外部
將一員内官二員直宿○兵曹啓曰忠壮衛將自前入直西營
而今將移入於昌慶宮都摠府西營將二員差出守直之意敢
啓傳曰忠壮衛將仍使入直西營忠翊衛將率管下人守昌慶
宮似便更為議處○實録廳啓曰以兵曹啓辭扈衛大將已為
差出而無公廨可合處舊承文院雖設撰集廳而各廳房舍多
有空處云扈衛大將使之入直其處事傳教矣 先朝各處未
分藏 實録方奉安於本廳洗草文書亦為仍藏時未處置撰

集廳之設於一隅已為苟且而秘史所藏之地領軍大將不可
混處前設本廳一房時方空閑且近於摠府大將則猶可入直
其處今兵曹更為定奪施行何如傳曰允○壬辰都承旨韓纉
男啓曰今日左右相判義禁以病不來推鞫何以為之傳曰更
為命招仍為推鞫○右副承旨朴曾吉啓曰左右相判義禁再
為命招則皆以病不來矣傳曰更為命招又啓曰左右相判義
禁三度命招則皆以病不來矣傳曰知道○傳曰壬子年所造
儀仗改造事下教已久何至今尚無回啓處置之事乎問于尊
崇都監○傳曰西浮石近日始役云何徃而今始為之乎察啓
今後十分檢督為之事言于都監○傳曰予眼疾甚苦針藥無
效不得出外至於近 勅大禮畢月退定此曾所未有憂煎悶
迫欲使百官郊迎行禮而亦未知舊例如何尤增悶慮夜不能
寐矣欲於近日更為受針今月內力疾行禮而不急疏章不緊
公事紛沓入啓使不堪其煩惱其何以靜攝予於年少時慣見
先朝事其時疏章未有如今日之雜亂顧予病人何能察見乎
我國識所謂疏劄之國也况國忌日則非但疏劄凡不急雜公

事不得入啓者乃舊例也近來新入承旨未諳舊例國忌日不
急公事紛紛入啓雖在予候平常之日實非前例今後國忌日
及平復問安不急踈劄公事一切勿入只 上國邊報營達
獄等事及軍國緊急事詳察抄入事另加着實奉行○戶曹啓
曰近日兵曹以部將十員加出祿遞兒相考給祿事移文矣又
武臣兼宣傳官加出三十員遞兒副司果二副司正五副司猛
八副司勇十五啓下給祿事移文矣又兵曹闕內別將衛將皆
新設剩官以時存祿遞兒不可推移均付副司果副司正各十
副司猛二十遞兒加出假衛將以下多官輪回付祿事捧承傳
矣依近例給祿之規通筭一年四等之祿米豆并一千七百餘
石矣因今國計之屈已到十分地頭向上何所不獨況今頒祿
已迫稅船無一隻來泊自古安有兩湖稅船四月不到江之時
乎似聞兩湖稅米豆全不收捧流民布路春初應納之米至今
過半未納無邑不然云更緣冬春雨水春牟不耕兩麥枯損前
頭潰裂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也此時經費十分撙節有減無增
度可支撐而今忽猝然加設近百之員使之給祿應頒之祿尚

且不贍況此加設之數出於千萬意慮之外者乎臣等非敢膠
守有司區區惜費之常態政如乾木之責水計沒奈何且此事
非乍作乍輟之舉勢必鎮長行之或准數加賦於民或悤行量
田之政以增歲入然後始議加祿此等曲折議大臣裁奪後處
之何如傳曰允○傳曰各道方物入置處部將等定送另加嚴
守事更詳檢飭之意令兵曹著實爲之○傳曰兩度方物已爲
上來若過累月後捧入則如甲胄皮張弓箭等物必至虧損不
用矣改備有弊一二日內速爲內入則當別置善藏待陳賀正
日出陳于殿庭似不失舊例事亦出於不得已也各道陪持人
令姑下送使之臨時上來似爲無妨幷令禮官悤速議處○右議
政閔夢龍四度呈辭傳曰不允批答○義禁府啓曰趙王乾事速
爲收議于大臣判義禁處以啓事傳教矣問于左右相及判義
禁則皆以病不爲獻議傳曰近日大臣判義禁久不出仕故只
令禁府堂上及兩司長官會鞫恐有後弊竊常爲慮矣況此王
乾之事乎更使速爲獻議○傳曰金虎門得書軍士先爲鞫問
如何議啓左右相判義禁處幷令獻議○癸巳右副承旨朴鼏

吉啓曰禁府郎廳来言左右相判義禁俱以病不来今日推鞫
何以為之傳曰更為命招仍為推鞫○朴思吉啓曰左右相判
義禁更為命招則皆以病不来矣傳曰知道○營建都監啓曰
傳曰慶德宮各衙門間數所當告稟定奪以造矣始役已久何
不書啓乎今都監察啓事傳教矣各衙門間數有待二相李冲
出仕諸提調勿為稱頉一齊畢會相議速造之教故臣等方待
李冲出仕之日矣今承下教各衙門間數別單書啓但掖庭司署
饔院內班院等衙門間數則一依中使所言而磨鍊間架多至
二百三間矣臣等竊念今此慶德宮初為一時避寓而營建則
衙門體樣自與法宮不同所當從略搆造而今者磨鍊之數至
於二百間之多應入材瓦極其浩大誠為悶慮以臣等所見言
之則出入番內官廳可以無設於內班院而庫間之可省可無
者亦多矣前項司饔院內班院掖庭署間數圖形以入仰備睿
覽自上特命減損其間架不勝幸甚其如弓矢别造廳則當為
造作於仁慶宮內兩宮相距不遠此宮內雖不必造恐無所妨
且德應房內司僕造作於仁慶宮內則亦不須并造於慶德宮

内敎稟膚裁傳曰知道政院以下各衙門亦為似多比慶運如
何詳察以啓且內司僕承文院內酒房并設於仁慶宮可無可
省慶更議定奪以啓○傳曰仁慶宮弘政殿光政殿將以青瓦
蓋之依勤政殿例以真彩另加詳察以啓且外方上送銀子今
此赴京三行均一分給畫員彩色着令擇貿以來事言于都監
○傳曰近當受鍼文武科覆試以望後退定○甲午韓纘男啓
曰禁府郎廳來言左右相判義禁皆以病不來云今日推鞫何
以為之傳曰更為命招仍為推鞫○朴鼎吉啓曰左右相判義
禁更為命招則皆以病不來矣傳曰更為命招又啓曰左右相
判義禁三度命招皆以病不來矣傳曰知道○傳曰兩闕之役
解弛日甚云若料布乏絶則不可說也慶德宮只避寓處大內
殿堂時方造成若衙門則以小材從略速成似便今年內雖未
畢役明年勿退畢役浮石亦甚解弛云各別檢督從速畢役事
言于都監○傳曰慶德宮弓矢別造廳不可不造一依圖形造
成但奉常寺可移處從速議定以啓事言于都監○傳曰近年
尊崇都監累度改造儀仗而壬子年所造儀仗尚存云極為可

恠壬子年儀仗今已經七年雖或修補決難仍用此件十分詳
察改造為當此意言乎本都監使速着實擧行○春秋館啓曰
傳曰予眼疾甚劇迫日尤苦今月內若不差歇則不可又退依
例記得 先朝亦有只令百官迎 勅之例 先朝只令百官
迎 勅勘目一二日內只春秋館堂上三負 先朝實錄詳細
考啓事傳敎矣臣等取考 先朝實錄則各年 降勅之時皆
為郊迎而惟己丑年尹根壽賫會典全書及 皇勅以來 祗
迎于弘化門外御明政殿受賀頒赦云云此則雖无只令百官
迎 勅之例而有故則不為親迎斷可知矣敢啓傳曰知道
先朝既无只令百官迎 勅之例則當待迫日予證一分差歇
即行迎勅大禮可矣若今月內不得減歇則不可又退累月觀
勢別樣議處○乙未營建都監啓曰禮曹牒呈內 獻陵參奉
所報內私奴甘年石乙屎等二名偷斫 陵寢之木令攸司重
治同吐木亦令該曹處置何如傳曰吐木既已斫伐令營建都
監議處事傳敎矣領後部將金信源即為蕟遣擲奸則大中小
幷五百五十箇取来用下之意敢啓傳曰依啓此吐木可合於

内人入接處則盡為輸入於慶德宮内○丙申營建都監啓曰
御榻唐家所用檝板上年因繕工監啓辭卜定于關東再三催
促而迄不來納使御榻倚障之用將為乏絶極為慢忽令其道
監司當該守令推考急急上送事發馬行移何如傳曰允○營
建都監啓曰凡大小營繕材瓦鐵石相須而成不可闕一然四
者之中材木為本也鐵石則多有願納之人而材木皆靠民力
前頭繼用之事極為悶慮依鐵石例事目磨鍊曉諭中外使之
來納何如傳曰允○傳曰外方材木連續上來出送僧軍隨即
載入于高燥處使無漂失之患且車牛日甚病斃云別造新造
車子及牛隻更加催督取來浮石速為輸入事言于都監○傳
曰慶德宮大内集禧殿稍加改造如殷閣制度事已於上年下
教矣并與樓上庫盡為撤毀斯速改造又仁慶宮則京匠人赴
役者甚少云依前傳教京匠人分半赴役○丁酉韓纘男啓曰
罪人陳命生等拿來微都事李徽來言陳命生拿來時自言有
可考文書云李徽以為非傳旨事不敢取來見後手封傳給于
羅州牧使云不小告變文書不即取來生疎甚矣請推考其文書速

爲上送事下諭觀察使何如傳曰允今後徵都事勿以如此生
踈人苟充差出以解事蔭官各別擇差事言于該曹李徽徵都
事改差○又啓曰左右相判義禁皆以病不來今日推鞫何以
爲之傳曰并命招仍爲推鞫○傳曰興仁門內達城尉家大池
自 祖宗朝開鑿瀦水有意存焉令都監雜石及土盡爲掘出
取用仍使恢拓鑿成大池事察爲又外方新造車子及各道牛
隻更爲急急催促以用事言于都監○傳曰前日觀象監啓下
冊子速爲印出事言于校印都監又新造紋工衣服今則勿用
明年親籍時出用事言于該曹又青玉分明產出於端川而下
去郞廳不得覓掘云青玉國家緊用之物無乃本邑前後郡守
盡掘私用乎抑無乃不爲指示於下去郞廳乎青玉有無更加
申明下諭于本道使之詳察以啓自今後端川青玉十分嚴察
切勿擅用事并爲下諭○傳曰楊州等處豺虎橫行囓傷人物
而守土之官無意捕捉云極爲非矣各別申飭使之急急捕捉
以除民害事下諭京畿監司○傳曰新宮營建之役蓋因大內
有故實出於不得已也而慮或病民常切憂悶食息不安矣竊

闈妖言又起惑亂人聽或鑄字詞近處又將造闕或曰景福宮
興仁慶宮連接營造使都民驚動遠近駭訝當此人心不測之
時造言惑衆者斬首梟示之意掛榜開諭以鎮物情事令漢城
府詳察擧行○傳曰不可無大臣而擧動矣迎 勅以望後改
擇日差退左右相處更爲敦諭使速出仕○備邊司啓曰本司
凡公事回啓之時有司堂上稟決於相臣而起草通議於諸提
調論議歸一然後入啓自來舊例近日左右相皆有疾病不能
可否事凡係覆啓公事不得回啓之意敢啓傳曰此誠何時左
右相雖不出仕使之在家議處俾及事機○兩司合司啓曰合司
之擧非尋常啓劄之比廢本司之坐逐日詣闕至於再啓至於
三啓苟不得請則又有辭職之例豈不重且大哉旣已發論則
決不可中止而頃仍臨急累下每以靜攝中勿煩爲敎臣等久
退舍默非不知臺諫事體不當如是而重違醒批姑停日多非
臣等本意也臣等所爭是何等大事乎國家危亡之禍迫於燃
眉衆情震駭奸黨竊笑禍本之除雖如救焚拯溺之不暇猶恐
其不濟况淹延留置苟度時月而可以制其党徒之逆謀哉臣

等非不知聖上方在調攝之中瀆擾宸嚴之為未安而竊以為
國家至計朝議已定其賊劑鄭目已入睿覽還降特一聯之頃
非如煩瑣之務仰勞聖聰稱量輕重之比也聖上何所顧藉有
此持難遲久不下以積人疑以啓究圖弑聖上拘於名位之常
例不忍剿恩廢黜之舉牢拒不從遍國臣民之憤鬱結不解而
而脩將順聖意姑從末減僅行賊劑之典保全終始之念在聖
上雖曰極盡而春秋討逆之大義猶有所慚況此鄭目之啓亦
且閣而不施宜乎主勢之日孤怯論之日肆也職此不已將無
以為國而翻爲之患在於呼吸豈不大可寒心哉當斷不斷反
受其咎前轍分明往事可戒聖上之決不決 宗社之存亡隨
之其機間不容髮到此地頭聖上雖欲一向姑息亦不可得
也至於西宮挾父謀逆之狀昭著無餘而廢 天子所封欲立
已出天下人人皆得而誅之舉義陳請以絕禍萠事之光明俊偉無過於此至
今不為奏聞輿情悉皆憂悶而尚斷夬斷臣等之惑滋甚焉請亟下前入之鄭
目以杜奸究司釁售逆之計仍擇請委事情允合專對之臣馳陳前後究逆之
狀以訖廢黜之典俾安 宗社荅曰徐當發落靜攝之中勿為

煩論○傳曰三司啓劄平復間姑停事言之○檢閱李必達啓
曰臣幷諭于右議政閔鍾顯處則近日又得時令嘔吐倍前語
音失常且不能運身故臣只諭聖旨而還矣○傳于韓纘男曰左
司中哨砲手金彥秋令捕盜廳急急跟捕○傳于韓纘男曰金
彥秋兄弟都城內外詳細跟捕事更言于捕盜廳○傳于韓纘
男曰砲手沈繼生亦令捕盜廳急急跟捕○傳曰去夜盜入壽
進宮偸出雜物此前古所未有事也都城內橫行賊徒緝捕事
前後下教非一再而捕盜大將不有傳教不察職事使之盜入
公家偸竊無忌極爲可駭着令左右大將急急跟捕嚴刑鞫問
期得其倘巡伏譏察等事更加日新申飭爲之捕盜大將所當
拿推依律定罪令結從重推考從事官幷推考都城各處一一
巡邏譏察事着實擧行○左右捕盜廳啓曰砲手金彥秋兄弟
沈繼生等急急跟捕事傳教矣凡賊人捕捉之事必因被盜人
登時密告不意掩捕例也向前金彥秋等皆屋生于大君房墻
底而本宮下人等先自搜探於臣等承命之前使賊徒知機遁
避以致左右廳發軍時未捕捉矣今方多定軍官窺伺措捕之

意敢啓傳曰知道○兩司合啓連啓曰頃日庭請實出於奮忠討逆之義大小臣民不謀同辭瀝血陳疏而百官中恠鬼之輩敢懷他心或終始不參者有之或獻議右袒者有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鄭昌衍以肺腑之親致位大臣與國家有同休戚之義 宗社君父之危迫在呼吸而渠敢為陰護西宮之計以圖後福當初儒疏之下禮官持以往議則稱以病重不能解見一字不為開視政府收議郎廳屢請則閉門詬怒終不書送倡為邪論惑其子姪甘為右袒之首至於大論已定而備庭請則牢臥不動畧無顧忌閱月伏閤終始不參而其妹夫金克孝之妻乃敢偃然乘轎往吊其家托疾避事忘君護逆之罪豈不可治乎柳根賦性回邪素倡異論當儒疏之初入洞知西宮必有處置之事亟呈辭單下歸墓山凡朝紳給暇自有定限而欲避大論過限不回日子太遲則稱病狀啓請遞無帶提調將待大局之完方為上來之計其機巧避事之迹炯若觀火忘君負國之罪亦極重矣尹昉掃墳上來自闕中托病與遞不為收議而庭請亦不來參金尚容以父病稱托侍藥亦不肯參李廷龜李時彦收

議之際或只陳已病而不及大論或含糊推諉而甘心右袒酉
侑之會亦不隨衆人臣討逆之義病不至死則當舁進闕下以
盡其職豈可安心在家恬不動念哉吳允謙宋英耉收議之語
皆是右袒庭請之時終不適行大縣柳根以下俱以西人而惕
男出於其流論議心志素相符合故惕男既敗之後猶有扶植
之意壅泄　西宮以為他日翻局之地寧負聖上不忍負　西宮
豈不慘哉趙國賓收議右袒尹衡俊收議侮矣其罪與八姦無
異李時發知大論將發受由下鄉故久不還還京之後亦不出
頭及除坡牧然後旋即拜辭終始巧避之迹昭不可掩金瑬無
故在京終守已見其心所在炯若觀火不參庭請有不腆論朴
自凝身在經幄謀避大論呈病即遠及援典籍久稽肅謝不參
庭請前後圖免之狀國人所知李景稷大論已發之後避下鄉
曲原甚孝心厥罪不止於不參庭請前後心迹脗合金瑬朴東
善孝是異議之人非徒不參庭請甚至下吏誤書進字而自明
不進有若立節者然比諸他人抑又甚焉東陽尉申翊聖唐原尉
洪友敬晉安尉柳頔錦陽尉朴瀰等俱以年少無病之人終始

不叅庭請罪不可獨免且鄭孝成非老非病本來心事與正論
矛盾且以百昌之父朝家所爲無不指笑嘲美罪不止於不叅
庭請其忌君護逆之罪斷不可原并命遠竄以嚴討逆之典至於衆
所共知老病癈疾者則似不可責之以逐隊而國有大論終始
退安不叅者薄乎云爾亦不可謂之無罪一依政府擧案請并
命削黜此外未必無脫漏之人而所聞未免有先後之差不得
不隨所聞追論鄭孝成亦其一也頃日庭請時宗室則義同休
戚尤不可不叅而伏見宗親府查覈西城都正希醒義原監櫟
石陽正霆平林守祉瀜義信副守脩永嘉副守孝吉琳原副守
世完先城副守信元鷄林令光瀜光原令琥蝌原令孝桂陽令
禮吉樹陽令忠吉洛陽副令琅牛山副令瓌靈原副令暐原興
副令琚廣城副令悌吉靈陵副令睦信川副令暈獅花城監希
天鶴城令儔等終始不叅庭請之列至於義昌君珖大異於跡
遠宗親而終不獻議其忌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治請并命遠竄
且溪陰君俔坊城君植高山副令恭德原副令德孫德陽都正
忠瀜益山都正璡夏城令炯倫溪城令濟等宗親府以老病不

叅書送雖曰老病終始不叅不無其罪請幷命罷黜 皇勑之
降已久而謝 恩之行迄今未發 中朝之人不知我國之有
故遲延而或有致訝者云豈非未安之甚况克信生變之後事
機有異於前日乎若待程候和平後艱迎則日子漸遲請令百
官急急郊迎謝 恩使翌日發送新啓末世公道只在科舉塲
屋試取之際小有未盡之事必罷其榜以重科舉也別試則或
有無定數試取之時而至於式年增廣則自有其數不可加一
人不可減一人古今流來不易之成憲也今此增廣武科初試
入格者三百餘人有盡賜及第之命雖出於重添防之意而倖
門一開後弊難防豈但金石之典仍此而大壞抑恐軍額日縮
而不鮮操弓之輩未必無緣此而希冀也請亟還收成命答曰
並徐當發落靜攝之中勿爲煩論○義禁府請鞫襄陽罪人金
衡黃 拾得慶運宮兇檄者也乃許筠婢夫云 羅州罪人陳命生
作兇書告變者 並拿囚○幼學李時亮上疏大槩吏曹叅判柳
夢寅頃於鞫廳之會作一絶句以示座上其栢舟之比尤奸之
說意實有在必非偶然而兩司之官徒知有私黨不知有殿下

如聾如瞽噤無一言愛寅之有權可謂重矣兩司之護黨可謂極矣請詳覈愛寅栢舟老奸之説以治不道之罪且治兩司曲庇其黨不卽請問之罪○吏曹叅判柳愛寅啓曰臣冐忝亞銓至於四年之久懇辭至三自擬不違不出至於誤命數月猶未蒙允忽因捺書告變之獄不獲已強出只待鞫獄稍定可以自處當此逆變疊出非臣子遊衍之日而臣連叅此獄獄情似非大段臣潜痛作孼者何人而成此白人之獄也適於今月初四日臣之妻四寸鄭晦持酒賞春于臣之家上南山麓臣之祠內有少女銀介者能唱歌詞招之使唱其俛首唱毛詩恭姜栢舟篇又唱鹿鳴諸篇皆無謬大旨非其日席上創教而唱之也臣等方聽之時下人走告推鞫坐已迫臣笑曰如此佳辰何物姦鬼敢爲此匿名告變使我不得畢此懽耶卽促駕顚倒而去於路上口占一絶入鞫廳索紙筆書之其詩曰蒲城花柳擁春遊玉手停盃唱栢舟壯士忽持長劒起醉中嘗斫老姦頭此作雖出於醉中豈是有意而作栢舟則渠所嘗唱渠家有此等詩篇及古今歌詞一卷皆主人李升亨自五六年所教唱者考其冊

則可知老姦之語本指倣作朴致毅而生変如安處仁者是也
其兩款語有何可揑之端而李時亮上疏至以不道之語請治
臣罪乎臣反覆思量不得其由但臣不勝春酒題詩於不當題
之處傳播外人致有脣舌無非臣不謹之致且臣忝竊遲迴久
未辭退人言之來臣實召之伏地待罪請亟釋臣本職無滞以
謝人言答曰亞卿非浮薄之任鞫廳非賦詩之所事甚駭異退
俟公議○全興府院君李時言上劄辭職答曰閑卿病歇深用
慰喜勳府爵秩循例所致有何未安大將之任不可輕遞宜勿
控辭調理以出○戊戌韓纘男啓曰禁府郎廳來言左右相判
義禁朴承宗知事尹銑同知事柳夢寅皆以病不來云今日推
鞫何以為之傳曰左右相判義禁知事並命招推鞫○韓纘男
啓曰頃日鞫廳見同知事柳夢寅大醉而來書七言一絶示座
中曰今日興洞友辭賣花之遊有一童女方詠歌詞至毛詩栢
舟篇琅琅可聽酒半酣禁府吏促座鞫會遂拂衣而起仍念名
非醫名書虎人安可舍此佳會而赴鞫廳乎此詩乃憤鳴也座
中問老姦誰也夢寅曰指安處仁兄弟也一座相笑而止臣平

生文學掃如至於詩也如牛耳笙簧尤不解工拙用意之如何
也臣昨見李時亮之疏以不知君臣大義斥之臣不勝惶恐伏
地待罪傳曰勿待罪○韓纘男啓曰左右相判義禁知義禁命
招則皆以病不來而知義禁尹銑則來詣云今日推鞫何以爲
之傳曰知道仍爲推鞫○大司憲南瑾啓曰頃日鞫廳之會同
知事柳夢寅被酒末至坐未定急呼下吏曰欲寫所占詩句覓
紙筆來臣即正色責之以吟弄風月此非其地夢寅離席少退
大書七言絶二件一件送于南山會集所一件傳示座上果有
梧毋老姦四字一座齊問老姦指誰云則答以安處仁兄弟至
於梧毋則自言小兒能唱云故看過不問矣昨日李時亮之疏
以臣等不知君臣大義斥之加以兩司護臺爲言臣實未知其
意第不以作戲於鞫廳之罪旋即糾劾則臣之所失亦大不可
仍冒以正他人請遞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傳曰 影幀奉
安以九月初生改擇日付標○傳曰營建都監醫員鍼醫不爲
待候于都監以致匠役中病重人不得救療云極爲駭愕並爲
推考今後兩闕並定醫員及鍼醫使之不離看病救療事言于

都監該司○傳曰仁慶宮正門依敦化門例以層門造成慶德
宮則只避寓處也以單層門濬造且奉常寺移設則即當急急
處置何至今不為完養乎斯速議處事言于都監○以李特亮
上疏傳曰此上疏下鞫廳議大臣以處判義禁處並問啓 時誣
告之獄匿名書之獄式月斯生長設鞫廳繫累者常百餘人雖大
臣不仕推官未備逐日訊案夢寅昏妄亦憤之秉筆作詩金闓尹
訒輩欲奪銓權嗾無賴人李時亮上疏攻之○傳曰柳夢寅方在議
處中同知義禁遽差其代速為差出且告變人陳命生等入來
已久雖不滿員速先捧招以啓○己亥以秘密傳曰謝恩文
書賫錄時禮部咨中直陳當職適有身病差出使臣因病遞易
以致謝 恩稽遲竊為惶恐之意善措添入事令承文院議處
疾病人所難免直陳何妨更加察為○傳曰 聖節千秋使今
始差出路費等物必多顛倒未及之患令該曹急急催促以給
○傳曰仁慶宮埋骨甚多云別定監役官一一詳察掘出定送
僧人埋于淨處事言于都監○傳曰慶德宮舍廊善為修理以
為召對夜對廳事言于都監○韓纘男啓曰大臣不來禁府堂

上不俻推鞫何以為之傳曰仍為推鞫○義禁府啓曰逆獄推
鞫事體至重必大臣來參然後方可謂之鞫廳矣近日大臣判
府事皆有頉自上軫念因人多滯只令臣等破格推鞫臣等明
知其必有後弊而猥承嚴命悶默參鞫已多日矣今者同知事
一員又為作闕只有臣銑臣壽民不得俻員此何等按獄而一
向苟簡若此乎臣等反覆思量不勝未安之至敢啓傳曰此時
何可拘於常規乎况只捧元情尤似不可已也安心捧招以啓
○推鞫廳啓曰閔承龍許弘小元福介李明識嚴義山嚴義男
李禹獬李三益全繼男李思認李思圭朴明扶鄭弘緒朴順命
朴煥劉信甲朴明桂朴識朴明遠朴光元權克信乭介所供如
此追捧趙信趙玉乾安處仁安享仁所供如此敢啓傳曰知道
趙玉乾與趙信面質○傳曰湖南罪人元情已畢速為議處大
臣判義禁並令在家獻議且罪人中八九十歲人並姑先為保
放○以罪人趙信等保放承傳傳曰趙信若為面質則何以捧
承傳乎韓纉男啓曰罪人中八九十歲者並保放事有教故如
是捧承傳而即令以面質事趙信亦為上闕矣傳曰知道湖南

罪人中七八九十歲人並姑保放趙信仍囚○司憲府司諫院啓請吏曹叅判柳夢寅罷職不叙答曰自當議處勿爲煩啓○營建都監啓曰兩闕之役始於上年而臣等當局而迷實不料後事之浩大與末梢收功之難至於此極也近聞遠近之民一時騷然表其衆生之心或多流移中外咸咎臣等一不建白臣等且惧且悶罔知所以處之也伏承聖批以深念民弊日夜憂憫爲教瞻聆所及孰不感激至於忝酌蠲減之事既有上令臣等固當奉以周旋而但國有興作不得不倚辦於民力役鉅則勞費亦鉅今此兩闕之逮實是無前大役以今日民力當之如焦僥之負山精衛之塡海令不畧爲變通如議者姑停一處之論而一向並擧齊董以底于訖功後已而求民力之少紓則正如緣木求魚豈不難乎始役後已用綿布三千二百四十餘同米穀三萬四千四百餘石今則一朔所用綿布數百同放粮之數不下五千餘石二朔則爲一萬石以此揣摩則前頭功力非用米六七萬石布數千同決不能斷此役也須因摠攝改差之啓有試使數年之命又有將營法宮之教遍計訖功之期豈止於

數年而已哉然則又將加備十萬石數千同而後可以繼用也
自古安有以十萬石之粮累千同之布供土木之費者哉雖以
天下之力亦難辦此大役也大抵新創之役比重修功力不啻
倍簁我國最多材木近水之處斫伐無餘石役尤重地正磽磋
簷陛之外重池層砌用石無窮長阜峻崖被以鍊石功役百倍
占地太廣殿堂太多木石之運填街溢巷而分入各所杳然難
就青瓦之費有難勝言若造二百訥則當用三萬斤焰焇他物
稱是今之立役各樣軍匠通共五千八百餘名未上來之數亦
多粮需尾閭之費固其所也以丹雘一事言之唐鄉彩色貿易
之價米與銀亦過千數前頭又將加丹雘之規有只用薄彩淡
畫者有全用真彩者厥費懸殊昌慶宮彩色遠勝於昌德宮今
者新建殿堂用彩又非昌慶宮之比前頭許多丹雘之處一依
此樣則用彩無窮價豈能辦自上必以為脫収二結之木又多
外方助工別備料布何傷於財用並舉速訖何害於民力不幸
有妖變移御事憂為此不得已之舉不可槩論以常例也臣等
亦豈不知聖意之所在乎第念小民難以家喩户說毋論公私

蓄積別措與否非天降地湧皆出於民生膏血以我國褊小而
出費之數若是其太多則民安得不困財安得不竭祁寒暑雨
小民尚且怨咨況此兵亂之餘大勞未艾公私赤立之日起無
前之役恤民之政室容並行如都監該用雜物數目亦極浩大
不得已分定各邑中間不無牟利防納之弊倍輸民財自都監
每飭本色來納屢屢知會而奸細所為無由禁斷欲為蠲減則
皆係大役所需不可廢之物也臣等他無參酌善處之端雖欲
使民得蒙一分之實惠其道末由唯願聖明倫盡商量前頭可
以結末與否先爲默察早為之圖不勝幸甚臣冲臣暁臣瓘等
俱以米布次知提調所掌最緊完事之期茫無畔岸深恐僨敗
立至後悔莫追今因聖教冒昧陳稟傳曰知道矣雖不減此時
法宮豈可輕造乎我國紀綱蕩然各道禁山材木斫伐殆盡前
有法宮營建之舉故只令禁伐儲養材木而已啓意過矣至如
青瓦何必一年盡造二百訥乎限以十餘年則自當隨便燔造
矣雖法宮豈可盡蓋以青瓦乎當有所覆蔽闕矣昌慶宮來色
有何加於昌德宮采色乎如此等事自上未能知加減處矣且

眞釆宜可處處為之大槩兩闕之役實出於不得已也旣始之事隨便善造何可計前頭未定年限法宮營建之事停廢特急之役乎唯當檢督匠役勿為玩愒從速畢役○營建都監啓曰西浮石正月十一日始役今方伐取輸用矣傳曰知道西浮石若始於正月何不連續輸入乎更加檢督速為輸入以用○左右捕盜廳啓曰命下罪人砲手窺伺捕捉故敢啓傳曰知道沈繼生並速跟捕此賊壽進宮偷竊之物所置處及同黨同生所在處並一一詳細嚴覈以啓○傳曰影幀奉安以九月初生吺擇日付標○判義禁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見徇國血誠此時人心反覆但欲沽掠美名不知自陷於縱賊負君之地誠可哀也甚嘲啾之說未滿一哂卿宜聽若過耳蚊聲安心亟出鞫獄嚴明以定國難勿為控辭予言不再 時以柳夢寅詩中所稱老奸為指斥承宗故上劄辭職 ○庚子傳曰韓信民有納石之事而未及論賞予甚所納之石幾何並詳察啓事言于都監○傳曰自上年各行次宮闕唐彩色貿易數並一一詳細書啓事言于該曹○傳曰湖南罪人事柳夢寅事大臣判義禁

何不議啓乎且趙王乾陳命生等事竝令議啓亦議啓之事大
臣判義禁處一一詳問以啓今日罪人姑勿上聞只為議啓○
兩司合啓曰頃者平安兵使成佑吉子婿多率其父軍官輩會
獵於昌洲地因馳突 上國境界為華人所覺脫身逃來丘遯
擊鬪之大怒移牒于義州府尹曰爾國西關揔兵之子婿多率
軍兵潜入我境窺覘山川道路形勢而去此藩邦從前所未有
之事也佑吉子婿俱為拏送云云克信辭以已遠淹置不報朝
廷佑吉自知事彰難掩多辦銀參僅寢其變鎭江之人無不傳
說克信生變之後謝 恩使至今未去華人方為疑訝之際因
此事益增怪訝遊擊則已受佑吉之貨似無他言而若有辨詰
之擧則許多華人難保其畢竟無言國家之不幸孰甚於此請
佑吉為先拿鞫以正其生釁 上國之罪答曰係舊發落○兩
司連啓請柳夢寅罷職不敘答曰已諭○營建都監啓曰江原
道狼川居民尹記等十二人聯名呈狀曰本縣以十室殘邑兵
燹之餘酷被水災一境蕭然殆無以收拾往在戊申年間體察
使李恒福知其殘敗無形具由入啓各樣貢物限十年蠲減近

年以來連年伐木流散未集時存之戶未滿五十時起之田不
及百結前後斫伐材木固有紀極其勢將至於闔境盡空所賴
者只有貢物蠲減一事而十年之限已盡於今年民等萬無支
吾之勢將此悶迫情由上達天聽限宮闕畢役間諸司貢物仍
前蠲減云臣等取考本縣所斫材木數前後運弃各樣材椽多
至一千九十餘條峽裡殘民勢固難堪諸各司貢物又限三四
年仍前蠲減事令該曹另為處置宜當且楊口平昌等邑亦甚
殘敗并為一體施行何如傳曰允○辛丑營建都監啓曰濟州
官婢毗真正鐵一千斤宣務郎金河正鐵八百斤前訓導金應
男正鐵五百斤願納當此大役之日助工之誠極為可嘉依例
捧用之意敢啓傳曰知道鐵物所納甚多賞格前例詳細書入
○營建都監啓曰凡朝家辦令遐方下土之民漠然不知者多
矣雖有蠲減之物守令不為奉行依舊侵徵則無知小民何所
告訴側聞關東伐木各官中或有二結收布不為量減者云此
言若是真的則朝家恤民蠲減之意歸於虛地而反為守令入
己之資極為痛甚令其道觀察使詳加廉問摘發馳啓事下諭

何如傳曰允○傳曰予欲調理迎 勅而近日兩司逐日煩啓不急之事極爲不當依前傳教限平復間啓辭姑停○戶曹啓曰以慶尚道之粟換作綿布之擧蓋出於國用不贍苟且推移之計而近年以來此事濫觴或減價貿換或勒限希輸色目之繁夥取用之無節可謂極矣道內之人稱以偏苦者固無足怪然除却此木則無以救目前之急故臣等雖知其未安而不得不仍前責辦矣近因本道往來人聽得有田一二結者出木布多至三十餘匹工女赤脫衣不掩體男人冬節則以引絲彈絮爲業人無不能云以終歲勤苦之農夫而兼爲工女之事蓋以一女之織不能供一戶之役其亦可哀也已加以去秋木花不實至以破衣故絮作綜成織云民間艱備木布之狀據此可知蔀屋之下悲聲嗷嗷九重之上無由徹聞良由臣等不職之致尤極惶憫通查本道出木之數營建都監收布七百餘同留本道應給倭人之數一千同納本曹應爲經費之用者四百餘同因傳教分付貿銀之數四五百同都合二千六百餘同營建之用則以都監令嚴之故幾盡徵捧云而其餘應納該曹應給倭人之

数如括毛龜背萬無辦出之勢貿銀次四五百同亦極難備云一道民生怨苦合有變通之舉決不可抑以行之以本曺事勢言之有同無糆餠飥前頭許多経費何由辦得極為渴悶臣等問諸老吏及事知筭員則亂前用度之繁未有如近年之甚云全盛蓄積之富比此時何如也須祿外留儲倉米歲不下三十餘萬石該司所儲百物盈溢寧有缺乏之虞而如遇規外之貴該曺牢守不撓至於梨峴宮竹前宮造成時有該曺木綿四十同移送內需司之命崔興源為判書時乃敢防啓三啓蒙允竟不移送其時有司之臣豈不知防啓之為未安乎蓋以為措備難用職當然耳目今奴婢收貢之數不滿平時十分之一赴京一起行次方物價貿易價題給則司贍寺輙為告匱其他科外尾閭之費何限綿布之缺乏勢所然也且舊例唯節使赴京時有唐物貿易之規而題給之價不多其餘別行則無貿易今則無論別行節使貿易之数極多更有規外之貿價物之費愈往愈繁此實前古所未有之事也臣等妄意今番謝恩使之行不緊貿易似當裁減大槩天地間財用只有此数用之大濫則

無可繼之理古今通患故費曰經費用曰經用下一經字恐有深
意然苟非自上快下裁減之令隨事節約則臣等亦何所憑藉
而奉行乎竊願今後凡係冗費之類無論輕重斷自聖衷一
切滌除因令廟堂禀旨停罷不緊都監及別設各廳以省一分之
費恐不可已惶恐敢啓傳曰啓意是矣但此貿易之物何至浩
大乎意諸都監及權設廳一時並設以此經費尤爲難繼今後
雖不得已應設都監及廳待先設處撤罷後繼次設局則經費
庶幾可繼議大臣參酌善處如謝 恩使貿易則今將發行勿
爲裁減○以兩司合啓成佑吉拿鞫事傳曰令備邊司議處○
傳于韓纘男曰趙玉乾陳命生等議啓未詳矣陳命生趙信施
何律乎崔纘等豈可分揀乎顯有謗訕可疑之迹李完等參聽
無忌均有其罪並更詳細議啓事言于大臣判義禁○韓纘男
啓曰今日推鞫姑停速爲議啓事傳教矣又趙玉乾陳命生趙
信崔纘李完等事並更詳細議啓事言于大臣判義禁事傳教
矣推官兩司不爲議啓而只大臣判義禁議啓乎推官兩司大
臣判義禁同爲議啓乎敢禀傳曰推官已爲議啓只更問于大

臣判義禁以啓○壬寅傳曰兩闕所造材木雖不以高大之木斫伐皆以十尺或九尺短木伐曳上送云圓經雖不大尺數何必短也此由奸濫所致兩年前後下去伐曳木敬差官及監役官等並推考令都監更詳察處○傳曰竊聞童車曳石之役有同見戲解弛日甚云前頭料布若至竭盡則未知將何以爲之如慶德宮各衙門軍堡等役不至浩大者別嚴飭十分督役慶德宮明年勿限畢役事言于都監○義禁府罪人閔庭鶴等一百二十餘人保放此乃全羅道安處仁學仁等誣告逮獄之人也推案文案遺失不錄○吏批啓曰行海原監墻薪鐵一千斤行雲林守宗瀏階石柱礎并二百箇皆納于營建都監加資事承傳矣海原監墻雲林守宗瀏俱以明善加資則陞正義而當爲封君何以爲之敢稟傳曰封君○以韓明勗爲軍器寺正崔濩爲副修撰李莊爲修撰李慕爲司書李弘燁爲弼善蔡謙吉爲文學金葵夏爲奉教李葳爲待教申垍爲檢閱鄭遵爲兼文學韓詠爲兼弼善李海儉爲同知敦寧南宮璥爲舍人姜繗爲校理姜弘立爲晉寧君金闉爲同知義禁崔明善爲說書朴梓爲

江陵府使韓曉為撫司書傳曰性智僉知除授 性智妖僧也首以仁王山下有王氣之說惑王乃建仁慶宮既陛遍改又授僉樞頂玉騎馬勢媚薰灼人皆以智僉知呼之 癸亥伏誅 ○癸卯營建都監啓曰亂後江倉餘存庫間數少而該曹零星稅入隨捧隨入猶有餘庫故自都監借用空間矣今年都監應捧收布條出作米之數頗優非若干空庫所能容儲近日米船連續入來無可捧之處極為悶慮不得已自都監條出屈曲不中用之材運資監倉內空地權設倉舍數十間使遠方漕舡到即卸下俾無滯留之弊恐為便當敢啓傳曰允屈曲不中之木擇用未可知更加致察以屈曲不用之木取用○新闕營建都監啓曰埋炭郎廳韓偉照例論賞事傳教矣以都監之事緣差外方盡心應敎而蒙賞者只有金應玉而自下不敢擅便上裁何如傳曰加資○營建都監啓曰錢穀出納為任最重都監米布捧上上下之數月不下千百決不可以代色之負旅進旅退使有虛踈耗失之患布物所郎廳一員疾病事故未可預料依米麵所例一員另擇的當人員加差使之專管為當敢啓傳曰依啓 近日郎廳監

役官全不擇差此郎廳以文官極擇差出責有成效○右議政閔夢龍五度呈辭不允批答○甲辰傳曰白岳浮石之言是乎募軍僧軍等悉於覓納雜石或掘郭外墳山階砌石及墳山近處雜石云事甚可駭此說若不虛則十分着實嚴禁事言于都監○乙巳營建都監啓曰上年夏秋間前察訪韓信民階石柱礎并一百箇雜石十二箇進上故即為書啓以六品遷轉允下矣敢啓傳曰知道六品職速為除授○傳曰慶尚監司進上倭物或有破孔或有傷痕倭人以如此物持來則東萊府使何不善為開諭以致其敬謹之意乎今番上來倭物中胡椒櫃棗雜以木葉及他物提籠或有破傷處倭物雖不關大系不足責而其欺侮輕慢之心極矣各別嚴諭以杜後日凌蔑之弊事并為下諭于慶尚監司及東萊府使處○傳曰舉動必待大臣出仕後為之左右相中一員出仕之日詳細問啓後徵兵事下諭○司䆃寺主簿金佑成上疏大槩以崔纉作欸事完議黜鄕來陳曲折啓下推鞫廳○丙午朴鼎吉啓曰昨日以傳教之意左右相處令本府郎廳往問則即刻來言右議政閔夢龍以為臣病苦

差復難可期矣左議政韓孝純以爲臣自經大病之後元氣極
敗長在床褥問晝夜呻吟未得供職心常惶恐今承聖教措身
無地臣更爲調理力疾出仕進參大禮云徵兵事何以爲之取
稟傳曰知道姑觀數日予候差否左相出仕與否更爲詳問以
啓○韓纘男啓曰禁府郎廳來言左右相判義禁皆以病不來
云今日推鞫何以爲之敢稟傳曰罪人勿爲上闕金佑成疏議
啓而判義大臣處並問啓○訓鍊都監啓曰軍兵自上年正月
宮城扈衛以後每朔三次習陣專廢不爲新入之軍並不知坐
作之節揆諸養兵本意極爲寒心目今日晷方長又無雨水之
患來二十日別爲習陣而入直將官軍兵除標信分半除出使
參操鍊何如傳曰允○傳曰近 勅則嘗爲力疾勉行告廟
祭來月內勢難爲之以五月臨間改擇日下諭外方事言于禮
官○營建都監啓曰全羅道兵營新造價布貿鐵上送事前已
入啓下諭矣迫來外方朝家命令無意奉行已成痼弊且或有
濫僞之事兵水營尤甚本營新造所收之布貿鐵之時不爲抑
勒之意不啻丁寧如或軍人中稱以都監卜定混同收捧則軍

情必為怨苦所關非細大槩兵營私用之物搜括貿鐵不欲卜
定於民間以施一分之惠而若或徒然收送則朝家本意竟歸
虛地今此鐵物敬差官只翻賣去事目中如此弊端摘發啓聞
以憑處置事添入以送且監營支殘布貿鐵如有列邑卜定之
事則並使之隨所聞啓聞何如傳曰允○營建都監啓曰納鐵
譯官邊基從自願論賞事傳教矣問于邊基則今此兩節行中
願為赴京云依願差送而鐵物及唐彩色許納事累下備忘矣
前頭願納者只有邊基崔泳等三人似當為先差送以廣願納
之路邊基崔泳等赴京事本院捧承傳施行何如傳曰允○丁
未司諫院啓曰吏曹正郎韓玉本以愚劣之人濫入清班人莫
不笑罵及授本職恃其氣勢奪集人臧獲物議沸騰頃日啓事瞰
其同僚之在外注擬清選一任己私使堂上亦莫敢誰何其專
擅無忌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徐當發落 韓玉欲引用
籍黨元悰擬於文學之望被劾 ○司憲府啓曰銓郎堂下極選
也正郎韓玉冗凡望輕始有不稱之譏蔑公徇私益成專擅之
請請命罷職答曰徐當發落○兩司合啓曰頃日庭請實出於

奮忠討逆之義大小臣民不謀同辭瀝血陳疏而百官中怙鬼
之輩敎懷他心或終始不參者有之或獻議右袒者有之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鄭昌衍柳根尹昉金尚容李廷龜李時彥吳
先謙宋英耇趙國賓尹衛俊李時發金塗朴自凝李景稷朴東
善鄭孝成東陽尉申翊聖唐原尉洪友敬晉安尉柳頔錦陽尉
朴瀰等忌君負國之罪斷不可原請並命遠竄以嚴討逆之典
至於衆所共知老病廢疾者則似不可責之以逐隊而國有大論
終始退伏不參者薄乎云爾亦不可謂之無罪一依政府睾槩
請並命削黜頃日庭請時宗室則義同休戚尤不可不參而伏
見宗親府査覈西城都正希聖義原監樸石陽正霆平林守祉
瀜義信副守倫永嘉副守孝吉珍原副守世完先城副守信元鷄
林令光瀜光原令珖明原令孝桂陽令禮吉樹陽令忠吉洛陽
副令琅牛山副令瓊靈原令暐原興副令琚廣城副令憛吉靈
陽副令脛信川副令景御鶴城令儔等終始不參庭請之列至
於義昌君珖大畀於疏遠宗親而終不獻議其忌君護逆之罪
不可不治請亟命遠竄且漢陰君俔功成君植高山副令恭德

原副令德孫德陽都正忠澈益山都正璭夏城令炯倫漢城令
濟等以先病不參不無其罪請並命削黜答曰姑待處置勿爲
更煩於諫擬之中○大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詢執義林健司諫
辛克業掌令韓詠姜燧持平李重繼申棫獻納朴宗胄正言李
元興徐國楨啓曰大論未完不得已有合司之擧豈非不幸之
甚況値聖明慈和雖承嚴旨亦不能將順過數日則不得不來
啓此豈臣等之獲已哉國家危亡之禍迫於燃眉衆情震駭右
祖者竊笑禍本之滋蔓於救焚拯溺猶恐不濟況淹延留滯苟
度時月能制兇徒之逆謀哉臣等非不知聖候尚未平復瀆擾
之非時而國家大計朝議已定貶削節目睿覽已久聖上何所
顧藉有此持難尚靳一下以積人疑以啓兇圖哉百僚將順聖
意姑從末減僅行貶削之典保全終始之念在聖上雖曰極盡
而春秋討逆之大義獨有所斷況此節目之啓亦且閣而不施
宜乎主勢之日孤悖論之日肆也當斷不斷反受其咎前轍分
明往事可戒聖上之決不決　宗社之存亡隨之其機間不容
髮到此地頭聖上雖欲一向姑息亦不可得也至於西宮挾父

謀逆之狀昭著無餘而廢　天子所封欲立已出天下人人皆
得而誅之擧義陳請以絶禍萌事之光明俊偉無過於此至今
不爲奏聞輿情悉皆憂悶而今音尙閔臣等之義滿甚焉請亟
下前入之節目以杜奸宄伺釁售逆之計仍擇諳委事情先令
專對之臣馳陳前後兇逆之狀以訖廢興以安宗社若曰姑待
處置勿爲更煩於調攝之中○傳曰前後京外助工米布及田
結收布外方上送米布論度上送米布銀兩一一詳細錄啓事
言于都監○營建都監啓曰京畿近處可用材木絶乏之狀人
所共知大而直者固難覓得然擇其不甚彎曲者斫伐則體雖
小猶可用之而伏見京畿監司敬差官所斫材木圓經尺數非
不長大而甚爲屈曲多孔不適於用民力可惜請敬差官推考
傳曰先不用屈曲之木則量數輸送慶德宮以爲差備內下人
入接處而雖曰彎曲若體大材木則擇用於慶德宮某處○傳
曰端川上來玉石入之事言于尋崇都監○傳曰都監之事日
甚解弛至如木石亦不無奸僞之弊云自都監更加詳察嚴飭
使無虛疎之事大槩　廟闕之後以田結收布八千同　廟闕

重違之外國表 天使將所需當以此米布補用而亦裕矣今
此營建雖曰造成新闕如助工米布匠人稅布謫度使上送之
物田結收布厥數奚啻八千同乎以如此物力畢役之期杳然
浪費之數無窮未知緣何如是乎更加檢督節用使速完役事
言于都監○傳于韓纘男曰柳瀹上號下推鞫廳回啓事下教
已久而不回啓凡回啓事必來日漸稽緩今後色承旨另加申
飭爲之○營建都監啓曰浮石所車牛百頭養飼黃草處初磨
鍊啓下而其後加定牛隻連續上來不得已推移養飼矣黃延
道延安白川等官分定之草至於六千餘束行移催促非止一
再迄無上送之奇前頭養飼極爲艱難本道監司及兩官守令
並從重推考禁軍給馬下送使之星火督納何如傳曰允○營
建都監啓曰浮石所載運車輛引索所用熟麻以雜物所遺在
連續取用而車輛之數漸加引索似不能繼用以三百輛所入
爲限姑先分定於公洪道以便救急之需啓不可已傳曰依啓
○弘文館校理姜纘修撰李莅等上劄曰伏以西宮之於臣庶
有不共戴天之讐而 宗社之於西宮有所當棄絶之罪故擧

其十條論列數句廢黜之請既未蒙允節目之下尚稽三月人
心疑惧邪論橫生義士鉗舌忠臣飮泣禍胎潛滋賊機將發而
殿下尚不之寤輿憤益激鬼神默議而殿下亦不之慚天厭不
絶及有甚狹衆心一拂難保不潰殿下之遽臨至此臣等竊惑
焉至於奏閣之舉亦所當憂疾病痒恙必號父母有事而告
皇豈不從而况 宗社之逆義所當誅凡有血氣莫不請誅而
身爲大臣與同休戚者陰護首鼠及不如吏胥之奮忠豈不痛
哉右祖侮矣糢糊獻議陰懷異志以圖後福者之罪豈容假息
於覆載之間哉臣等非不知靜攝之中瀆擾未安而大義不明
宗社將危不敢容默請勿留難快從公論答曰已諭于兩司勿
爲更煩於調攝之中○禮曹啓目水原武學朴禮男上疏 影幀留
住之地人皆希望恩澤今此上疏似爲冒濫而依他道例從畧
設科以慰群情亦一時之異數也上裁施行何如啓依允文科
益畧設對舉○禮曹啓目慶尚監司尹暄東萊府使黃汝一上
送倭書契對馬島主之子其父身死後陞爲島主則前受圖書
似當還收仍執歲遣極爲奸狡今番接待後勿爲例事議大臣

定奪令弘文院措辭修啓事啓依允○戊申朴鼎吉啓曰全羅
監司狀啓內陳命生拿來特所言可考文書一封封不動上送
云所謂文書乃完議三張諺書歌詞二張封入之意敢啓傳曰
知道○傳曰仁慶宮別堂次知郎廳成僖壽在喪云其代極擇
勤幹解事郎廳差出使之察任允推考郎廳監役官等並令行
公事言于都監又燔瓦所吐木全不上來故燔瓦之役分明不
及上年矣更加催納使速燔造事言于都監又外方材木何至
今不為上來乎若已上來則何不輸入乎上來與否令都監察
啓○傳曰慶德宮摠庭署下人入接處及各衙門勿以大材造
成只以上年用餘小材速為造成事令都監詳察為之又都廳
極擇可合人擬望點差事言于都監又姓智雖付軍職不得受
祿云僉知祿速為題給事言于該曹又兩闕石役甚多而浮石
不為趂即輸入云各別撿督使速連續輸入以用事言于都監
○營建都監啓曰傳曰外方上來米助工米豆數詳細書啓事
傳教矣郡邑饒瘠各自不同故助工米布亦有多寡今當考出
以啓矣其中公洪兵使金義直則以諸道中最殘之營前後所

送白米四百石黃豆二百石正木三十同其為盡誠於國家裨
補於大役極為可嘉去冬狀啓付米豆今已上來故准捧需用
之意敢啓傳曰全義直加資○營建都監啓曰募材事目磨鍊
入啓判付內此事目內以納木三百条陞堂上則事目規矩太
狹可改處詳察改磨鍊事傳敎矣事目規矩果為太狹材木条
數太多處減磨鍊付標以入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傳曰三司
亦人臣也自上方在靜攝之中不有傳教後將不緊雜公事煩
擾於調攝之中極為非矣限平復間姑停不急之啓○傳曰兩
闕募軍勿以兒童苟充赴役必以壯實人各別擇立事著實舉
行之意言于都監○全羅監司李弘胄狀啓祗受有旨內湖南完
書愛春供稱處仁作之云果如是言兩妄是真完送鄉何不枚
舉啓聞乎處仁等懷嫌一鄉作書謀陷罔不無此理同道及他
道許多人亦皆有嫌情乎鄉甚憲啓事下諭矣愛春招辭據妄
處仁情迹可疑之狀已為馳啓更加詳問則道內各官被拿之
人皆是干連於長水一鄉今此完書似是專為長水而發干連
長水之人并入於右錄中懷嫌一鄉之說道內同然云 是時因

安處仁自作咒書誣陷長水一縣湖嶺間波及被逮者百數十
人連月設鞫廳因係滿獄○己酉營建都監啓曰御榻石及鳳
橋石皆已伐取依前聖教東浮石今姑移設於西浮石協力多
數伐取後更當還送東浮石似或無妨傳曰依啓慶德宮御榻
鳳橋石畢伐後移送于西浮石○傳曰予眼疾極苦大禮畢退
此非受賀之時誕日賀禮權停○傳曰辨誣奏文付送于千
秋 聖節之行則某使中以上副使差送乎令備邊司議處○
幼學尹海壽上疏大槩大論尚稽禍根不除惟論寇衆奸黨壞
事黃德符本以兇邪極惡之人首倡異論陰護西宮擠陷舉義
之類朴宗胄行淫禽獸因富致身患於入銓受其陰嗾先擊銓
郎因為翻局之計兩司多官㥘於德符之威勢不敢抗止請治
德符等弄權蔽忠之罪以清朝著以植正論亟下節目仍行奏
請以定大局○幼學金弘憙上疏大槩西宮罪惡貫盈天地獄
揁節目尚未速下惟論寇衆奸徒竊笑故黃德符首倡異論收
議糢糊而謀陷舉義之類朴宗胄行同禽獸乃附德符欲逮銓
郎迫脅兩司之官論啓韓玉而兩司之官靡然從之殊失言地

之責先治德符宗冑敗大論作舉義美權懷宄之罪亟下諭目
以安 宗社○庚戌司諫辛光業啓曰傾日合司僚席獻納臣
朴宗冑首發韓玉之論臣與同僚隨參之矣今見儒疏大槩有
兩司多官惕於德符之威勢靡然從之等語臣何敢靦然仍冒
乎請命遞作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獻納朴宗冑啓曰臣
於傾日合司之會以吏曹正郎韓玉薦郞之狀專擅之罪發於
席上輒亦糾正之舉者蓋爲一端公論有何纖芥之私於其間
乎昨見幼學尹海壽上疏大槩則有曰受其陰嗾先擊銓郎因
爲翻局之計臣竊怪焉臣與德符同居一閈之內共遊長者之
門凡有關於國家之事則雖或有相議可否者攻一五品之官
是何等大端事而敢受德符之嗾爲此攻玉之舉乎況玉亦一
隊之人一番糾責豈有翻局之計若以此攻玉之事執爲翻局
之計云則玉果爲他局之人乎至於金弘恩上疏大槩則有曰
敗大事作舉義尤極痛焉大論之始也有一言官首有避事之
跡臣與掌令韓詠達夜構草彈去如鷹鸇故人無異議大論斯
張此乃聖明之所洞燭而大小臣僚之所耳目者則彼之指以

為敗大事作擧義者臣未知其何意也臣雖愚昧未諳事理事
君之道嘗聞於師友討逆之義曾得於春秋大論終始臣實當
之妖儒多口不足與較而身在言地厚被詬辱請命違忤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正言徐國楨啓曰頃於合司之日韓玉
論啓事發於席上而臣亦同參矣昨日伏見尹海壽金弘恩等
上疏大槩以無狀之言不近之說醜詆詬辱一至於此臣竊怪
焉凡臺諫論啓一員發言多官從之則為之不從則或避或停
例也今此論玉寶出於兩司之僉同非一朴宗冑之獨擅也且
劾一郎官有何損益於大論抑何輕重於朝著而海壽弘恩乘
隙逞章指以敗大事作擧義恂慼鬱龖局等語為嫁禍作孽之
資必有奸究滑伏輦轂之下巧誘紛孚者也豈不痛哉吁奮義
大論非出於今日實出於癸丑之疏儒臣亦疏儒之一也慘男
伏辜之後　西宮罪狀臺閣草野習無一人抗義者臣與李弘
燁李偉卿黃德符李尚恒韓瞻韓睍崔濩蔡謙吉申垍安應魯
等二十人始討　西宮之罪請從胡氏之論護逆復亨嚴惺之
輩或削名於儒籍或停擧於　四館繼之以慶起茂績孝誠等請

斬鄭造尹訒及跳儒之輩當此之時臣等未聞海壽弘恩發一
討逆之言也由此觀之海壽等所謂敗大事指何事也作擧義
指何人也至曰惕於威勢則玉亦一銓郎也何惕於德符而獨
不惕於韓玉也黨局之語則尤極悖也今日之大論臣輩擔當
於終始所以臣輩屢請遽下鄭同奏聞 天朝亟究廢典而殿
下尚未允下是以邪論蜂起衆心狐疑臣則以為臣輩之死必
在於克徒黨局之日也近日妖儒聽人指嗾托以大論迭進疏
章誣作臺閣干預朝政此誠國家紀綱不振之故也臣職忝匪
據早被誣作請命遞作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〇掌令韓詠
姜燧持平申懋啓曰臣等頃於合司之日將吏曹正郎韓玉專
擅之狀同公論相議論啓矣昨日尹海壽金弘恩等相繼陳疏
一曰先擊銓郎同為黨局之計一曰敗大事作擧義顯加醜誣
不遺餘力臣等俱以終始大論之人血誠討逆死生以之不知
臣等之外更有何等人能明大義擧大事者乎一韓玉何與於
大論而做此黨局之說以為陷人之計吁亦慘矣玉之庶鄙人
莫不聞臣等之論實出公共則有何惕於威勢靡然從之之理

乎怪鬼之言固不足與較而身在言地旣被詆斥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勿論○執義林[illegible]啓曰頃日席上韓玉之論重發臣亦同參於論啓之列矣今見尹海壽金弘愿等疏大槩極其詆斥臣不可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尹訒正言李元興啓曰韓玉一庶鄙人也棄人臧獲略無顧忌有口皆言聞者嘘罵頃於政廳欲濟己私凌蔑堂上裂破政草其為專擅已極著矣臣等所論實出公共而尹海壽金弘愿等以惻於威勢靡然從之等語詆斥臣等不遺餘力臣等何敢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持平李重繼啓曰伏見尹海壽金弘愿等上疏大槩詆斥兩司不遺餘力兩司多官皆以此引避臣亦兩司之一也決難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待教李藎啓曰臣往諭于右議政臣閔夢龍處則曰當此之時病勢不至深重則何敢一日引疾以廢職事乎疾證日激嘔吐不已粥飲不得下咽氣力頓乏不能運身屢蒙醒諭因知收措之矣傳曰知道○傳曰奉常寺移設則當有料理造成之事而尚不議定今

者李冲已出待大臣出仕諸提調勿爲稱頉會同詳議以定奉
常寺可移慶德宮三門並速議定勿爲玩愒特日事言于都
監各別着實擧行○進士尹惟謙上疏大槩 西宮節目未下
惟論曰肆黃德符收議糢糊欲售兇計將陷主張大論之儕輩
宗胄謟附德符欲掩帷薄不修之言且意於入銓承望風旨首
啓開端請亟下節目仍行奏請先治臣姦言觸犯之罪次治德
符宗胄負君蔽忠之罪以安 宗社以定國是○辛亥大司憲
南瑾啓曰韓玉之言雖發於諫院本府又從而論之臣即同參
之首也均被醜詆不可仍冒請命亟遞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
論○全興府院君李時言上劄辭職答曰省劄具悉卿以宿將
先愜司命之任宜勿控辭調理盡職○傳曰予眼疾尚未快差
上號以九月初生改擇日退行事言于禮官○以秘密傳曰回
咨病苦謝 恩使至今不得發程憂悶罔極若先爲裝送於未
迎 勅前而使之留於義州迎 勅後謝 恩表文令承文院
官員賫去付送似爲便當此意言于承文院議處○營建都監
啓曰傳曰外方已上來助工米豆數詳細書啓該色提調一番

出往看檢守直之事且此上來米豆藏置倉庫造成時官員直
宿處數間並造該色監役官與郎廳相替出入多定軍士部將
一員輪定出送各別嚴守使無虛踈之弊事言于都監事傳教
矣臣璡昨日出往看審米太留貯之處別無虛踈之弊但庫間
甚小已上來米豆千餘石時方庭積庫間造處郎廳一員專責
料理今明日當爲始役而材木畧少不得已擇其中尤甚屈曲
者加數取用官員直宿處並爲磨鍊造成宜當旣成之後守直
軍士部將依上教輪定嚴守事捧承傳施行而外方已上來助
工米豆數別單書入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傳曰上號以九月
退定箋文物膳並以九月封進事急急下諭于各道○傳曰慶
運宮樓閣材瓦鍊石撤毁慶德宮移送間新西大門朝開夕閉
守門將各別嚴守只許軍匠出入事言于兵曹○營建都監
啓曰慶德宮鳳橋石所當依程教畢伐而隆政殿補土及階石
排設尚未及半鳳橋石當用於秋後云東浮石今姑移設於西
浮石合力數三朔多數伐取還送本所亦恐未晩傳曰依啓○
幼學金廷亮上疏大槩韓玉黃德符俱不合銓官而韓玉先被

劾此非大駁事諸生過激之論至此黃德符出入長者之門則
固當協心同力以濟大論力排金闓李莅以致齊憤豈必德符
可以進退人才也皆由大局未完有此鬧端請亟下節目仍行
奏聞速黜德符以清朝著○弘文館校理李塽修撰尹程任等
上劄曰伏以兩司并引嫌而退韓玉之啓既發於合司之席上
兩司多官小無異同則公共之論據此可知而海壽弘恩乃敢
抵掌於其間至以受其陰嗾怯於威勢等語肆然醜詆畧無顧
忌未知渠輩聽何人之指嗾怯何人之威勢而干預朝政攻擊
兩司一至此乱且戊申癸丑變起肘腋討逆大論出於一隊而
海壽弘恩等竊附公議若自己出乘隙投跳倒言及說至以飜
局之語作為陷人之穽漸不可長蔓將難圖妖儒恠論不足與較
兩司多官有何所失請大司憲大司諫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
啓○壬子獻納朴宗胄啓曰臣再昨伏見尹唯讓上疏大槩指
臣諂附黃德符欲掩帷薄不修之言橫加醜詆慘不忍見言之
罔極一至此哉其與海壽弘恩實相表裏鬼蜮所為較然可恥
但至痛所在不得不大聲而疾號也臣雖生長鄉曲亦嘗從事

於師友之間粗識禮義之方平日居家未嘗有屋漏之愧而第賦性褊狹不能容人之過適忝言地隨事彈駁屢憎群小豈不知容身持祿之為計也剛腸觸處不免尚角今此怪鬼之輩外托大論敢逞私憤做出無根不測之言搆陷臣身嫁禍士類其為計不亦巧且慘乎臣謹守先業不敢墜失經紀家居免借徐器設令臣身果有此等惡行則一鄉鄰里其可以冒而容貸乎及欲以冒之一字為陷人題目耕田鑿井不有愈於瀆貨賣官之徒乎雖家貧而戶賂尚且難掩安得厚賂德符可掩人口乎身居言地重被詬罵羞辱清朝罪合萬殞不得不再瀆於靜攝之中臣之罪至此大矣請命遞作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正言李元興啓曰海壽弘憲唯謙等同兩司攻玉之啓搆虛捏無相繼投疏傾陷士類罔有紀極臣伏聞唯謙疏中數德符之仇至以臣名添於四十二之中臣本與德符少無毫髮恩怨但以癸丑年與李偉卿李尚恒等若干輩擔當大論許以士類矣唯謙受人指嗾欲挽人求助其附會醜類欺罔君父之狀擧此而可知也玉之被論似不關於渠等而連袂接迹伸救一玉猶恐

不及玉於群怪有何功德而然耶豈無所由臣竊痛焉臣職忝言地累被醜詆似難在職請命亟遞臣職以絶妖䟽答曰勿辭○掌令韓詠啓曰頃日韓玉之論實出於公議之齊激臣與朴宗冑出言於兩司之俱發則非一宗冑之所獨為也伏見尹惟謙上䟽大槩至以帷薄不修之言專攻宗冑有若私仇臣不勝痛焉宗冑受業大賢之門學篤禮義之方處身行事氷玉無瑕嶺南士類無不敬而許之今此惟謙不知何許怪鬼而搆揑虛無做此不測之說至於上瀆天聽其心可歎也天可欺也聖明可欺乎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以其言官為人主耳目也今若論一官劾一人則假儒名者鋒起蝟興必以無根之說黷昧之言百端謀陷爭投䟽章使言官不敢出一聲發一言將至於言路杜絶國非其國今日之事豈不大可寒心哉聖上若不思所以痛革此習則因嫌誣罔者今日陷一人明日陷一人將恐擧朝無全人也臣既與宗冑同是出言之人宗冑獨被不測之誣臣何敢靦然仍冒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司諫院啓曰獻納朴宗冑引嫌而退朴宗冑金剛玉潔斷斷無他自少受學於賢相之

門嘉言善行素稱州閭及其顯揚多歷清班而常以安貧謹身
為已任故居官處事毫無所失今此妖儒之輩敢以無狀之言
不近之說醜詆詬辱罔有紀極期於必陷不測之地而乃已此
必是欲敗國事之人陰嗾怪鬼之徒乘隙而射影非獨為攻一
宗胄而然也必欲傾陷一隊善類之計也豈不巧且憯也以此
觀之設使宗胄遭百怪之交攻顧厥身則無歉橫加惡名有何
所避況大論未完邪黨伺釁豈可以撐控之事輕遽給始力論
之言官竟墮奸宄之術中獻納朴宗胄請命出仕答曰依啓 妖
儒之攻宗胄雖出於許筠爭權之計 宗胄貪婪暴恣武斷一道
登第之後立致饒富則乃不可掩之惡也今以氷清玉潔比之
則駭矣○營建都監啓曰黃屋真色自朴龍守生時反覆講求
屢次試造而皆失其真頃日始得淡黃一色故因其制而再加
增損更為燔出則比前日御覽黃屋其色尤為逼真以此色仍
為制造之意敢啓傳曰知道黃色似淡更加檢飭精造○營建
都監啓曰外方材木斫伐有先後發送有遲速雖不能一時齊
到而自三月以後陸續來到已到之數通計各樣材椽幾至五

千餘條一面督令僧軍曳入倉内一面檢飭車夫逐日輸入而
車輛不足一日所運不多材木體大僧軍七十名一日所曳多
不過五六十條矣傳曰知道慶德宮各衙門及掖庭署等處差
備内下人入接處勿以大材入用事十分詳察爲之○尊崇都
監啓曰兩殿轝輦龍鳳頭等物今當鍍金而謄録付匠人金彥
熙以大殿别監時方入番云不可以拙手他匠人代使金彥熙
除番來役之意敢啓傳曰依啓上號以九月退定鍍金七八月
間爲之○以秘密傳曰平時以沉香沉束香龍腦係于藥用之
物倭人例爲進上而倭館亦爲進上矣到今如此等物不爲上
送倭人必未諳舊例而然也令東萊府使善引舊例勿煩開諭
使之時時來獻不妨此意慶尚監司處詳細下諭○營建都監
啓曰仁慶宮東門外石橋邊撤出人家幷照例施賞事曾有傳
教故已爲撤毁與否自都監擲奸後令當該部官員從實打量
家代間數别單録進之意敢啓傳曰知道依他例速爲施賞○
營建都監啓曰以都監唐彩色貿易别單書啓傳曰上年某行
次及今年某行次貿易數更詳明白録啓又傳曰外方上送銀

子令此赴京三行次均一分給畫員彩色着實擇貿以來事傳
敎矣上年　聖節冬至兩行次已爲貿來數目別單計開以進
之意敎啓傳曰知道昌慶宮用餘彩色用於何處乎詳察以啓
二靑三靑大靑荷葉大綠等物似爲不足　千秋使之行幷叅
附加數貿來調度使都監上送銀子不爲貿來乎並詳察回啓
○癸丑右議政閔夢龍六度呈辭答曰大臣進退所係甚重卿
雖有疾安心調理痊可卽出宜勿控辭用副予望○傳曰非但
予近當受針迎　勅大禮累退至此憂悶罔極不知所爲卿宜
深念國事速爲出仕事左相處遣史臣更爲敦諭○傳曰前頭
霖潦之節不遠外方上來材木十分申飭防護俾無一條漂失
事言于都監○傳曰迎　恩門靑瓦撤破事甚可駭令兵曹各
別議處○營建都監啓曰昨日臣晩出往外所則燔瓦匠人三
十名連名呈狀曰上今年都監所貿中常瓦幷一千五百餘訥
目今未納之數猶多今方罔晝夜燔造俾免乏絶之患而大小
人員私貿者絡繹或憑衙門威勢劫貿或稱舊債因次知督捧
以此措手不及官貿之瓦將不得趁時備納極爲悶望云兩闕

各殿堂及月廊行閣各衙門等陸續營建用瓦之意如此若不
別樣禁斷必有難繼之弊依上年例南部別將及各門守門將
等另加申飭官瓦載來之人則驗以都監章標其他私瓦載駄
無章標人一一執捉告于都監以憑入啓重治因將此意張掛
于各處曉諭嚴禁為當敢啓傳曰依啓○營建都監啓曰以都
監草記傳曰皆以十尺裁斷上來云而都監啓辭則如此其間
曲折未詳知之矣兩闕堂室以幾尺材木造成乎更察書啓事
傳教矣上年所伐材木則尺短今年材木尺長之意已盡於前
啓辭今不敢更為覼縷至於堂室體制則大小有異而一室之
內所用材木高低長短有萬不同試以仁慶宮兩寢室言之則
高柱長十九尺中高柱長十六尺平柱長十尺上樑長二十一
尺中樑長十五尺道里昌防長正間則十二尺邊間則十一尺
別堂高柱長十三尺平柱長十尺道里昌防長十一尺慶德宮
堂室材木亦大槩類此如慶德宮後宮入接別堂則柱長道里
長皆九尺矣傳曰知道近日凡係于材木事不為詳察以用云
殿堂月廊行廊與慶德宮小材等木頗不詳審任意濫用極為

不當今後着令各所監役官一一詳察用之○待教金奏夏書
啓臣承命往諭于左議政臣韓孝純則具草付臣曰醒教至此
不勝惶恐措身無地伏聞迎　勅日差遣臣某條調理力疾出
參矣傳曰知道○撿閱李藏書啓臣往諭于右議政臣閔夢龍
處則近日又得時令嘔吐倍前語音失常而不能運身故臣只
諭醒旨而還矣傳曰知道○李偉卿以左相處敎諭事措辭入
啓傳曰知道明日敎諭○傳曰嶺南僧軍則勿為分送各所並
送于浮石所使之專力伐石事令都監詳察擧行○備邊司啓
曰傳曰辨誣奏文付送于　千秋　聖節之行則某使以上副
使差送乎令備邊司議處事傳教矣辨誣奏文等待南溟羽回
還方為發送則必未及於　千秋之行　聖節使似當上副使
差送但因前無　千秋　聖節上副使差遣之時如有奏文順
付之事則雖單使亦為付送本司提調中亦有曾為　聖節使
而賫擎奏文赴京者此是前例之可據者也今亦依此只差單
使付送亦似無妨唯在上裁傳曰辨誣不可以單使差送設或
以單使差送遍改單使賫奏往辨事體不重更議以啓○承旨朴昂

吉啓曰柳瀹上疏大臣處何不問啓乎言于禁府事命下矣即
者禁府郞事來言左右相皆病不收議云矣○左議政韓孝純上
劄曰伏以臣大病之後元氣極敗或間五六日或間十餘日種
種諸症相繼發作氣力澌盡身不離褥坐臥須人奄奄度日大
臣出仕後推鞫命下已久亦不得即出供職惶恐踧踖罔知所
為自再昨頑痰又為上衝結於胸膛晝夜苦痛幾至危域只待
死日臣年迫八十衰病俱極之狀聖明之所已洞燭到今百病
叢身日甚一日數月之內決無差復之勢當此國家多故之時
相職重任不可久曠伏願聖慈俯諒臣悶迫之情亟賜遞免以
全終始不勝祈懇之至答曰省劄知卿病餘未蘇為慮不淺宜
勿控辭安心調理以出○傳曰左相處遣內醫看病○甲寅入注
書韓惟翊書啓臣即朝承命往諭于左議政臣韓孝純則具草
付臣曰數日前又得痰塞胸膛之証晝夜苦痛幾至危域不得
已陳情上劄矣今者伏承聖教丁寧惶恐感激措身無地罔知
所達傳曰知道○義禁府啓曰軒架雜像呈戲事當以造花匠
飾本府謄錄付花匠只有金忠巽一人故方為付役而忠巽以

花燈內役事累日進去絶不來現若無此人造花之事無以減
形大禮臨迫至爲悶慮金忠翼限事畢間使之來役之意敢啓
傳曰自內無推捉使喚之事仍爲督現以使若違令則囚禁重
治○左右捕盜大將啓曰黃延道監司捉送賊人毋福毋春等
依傳敎累次嚴杖及覆窮問而至死發明與狀啓內容貌年歲
亦不相同觀其事狀似不無冤枉之情西原縣所囚賊人令孫
處吏爲詳問事西原縣秘密行移待其回報然後更加嚴鞫之
意前已陳啓矣以此緣由西原縣行移因答內縣囚賊人令孫
處吏爲窮問則令孫招內與毋福毋春等曾無同黨作賊之事
只緣因是才人聞其大黨之名果爲援引而同黨有無亦不聞
知云云以此回報大縣前後所供大相牴梧但以令孫援引之
故一向嚴杖恐不無枉死之弊更推事何如傳曰不可輕放議
大臣處置○備邊司啓曰南邊賊情有無聞每兩月啓報鎭江
衙門今月乃其次第令承文院依例擧行爲當敢啓傳曰依啓
○傳曰慶德宮寢殿別堂外兩殿東宮寢室書筵廳或只有郎
廳或只有監役官云各處郎廳監役官各一員加差出使之監

董役事且慶德宮彩色以品劣之物上下亦少云更詳察為之
募軍勿以兒童充立事前已下教而尚不擧行猶以兒童充立
云更依傳教以壯實人極擇充立慶德宮東宮別堂差出勤幹
解事郎廳監役官亦速始役事言于都監○傳曰今後誕日及
名日進上馬自上御覽後退送改封勿為徑退事言于司僕寺
○報漏都監啓曰都監之役非他造成之比凡有才能者不可
不收聚以為後日之用今聞前教授高景益心匠最妙凡機巧
等事極其精詳云高景益監造官稱號使之來仕都監何如傳
曰允○乙卯右承旨李昌後啓曰西宮罪惡貫盈得罪於一國
臣民毁損節目已為入啓而今觀慶尚江原公洪三道進上單
子以昭聖貞懿四字公然書塡極為痛惋請尹暄李穡李春元
從重推考傳曰勿推初禮曹行移各道云未下事目依前例為
之故尹暄等遵行而全羅監司李弘冑咸鏡監司權縉平安監
司安應亨黃海監司柳舜翼京圻監司柳希亮等只書 大妃
殿三字○傳曰前日柳澂納米上疏啓下營建都監已久何至
今無一言回啓乎如此事着令趂即議處○營建都監啓曰前

後京外助工米布及田結収布外方上送諏度使上送米布銀
兩一一詳細録啓事傳教矣各樣米布及銀兩已上送未上送
及上下時存數一一開録別單書入之意敢啓傳曰知道都監
米石近日猶可用之而但上年四月以後木布上下數極爲浩
大目今遺儲不多若木布盡用則未知何以爲之預先別樣議
處○傳曰諸都監多有用處油芚兩南監司各五百把慶尚左
右兵使各三百把全羅兵使四百把慶尚全羅左右水使各一
百把統制使二百把兩南監司漆芚各一百把五月内速爲上
送事下諭○傳曰奉常寺移設事議定一刻爲急而尚不處置
雖大臣不出數日内諸提調會同商確速議以定至如慶徳宮
外三門各衙門及掖庭署下人入接處將士入接營堡七八月
前無遺畢役事各別檢督着實察行之意言于都監○傳曰營
建都監提調多至十餘員而日次堂上不進者多然則提調員
數雖多有何所益若盡心監董則只五六員足矣日次提調有
故則他提調代進監董且慶徳宮各衙門之役別無議處難斷
之事至今尚無立柱處郎廳監造官並差出速爲畢役廂庫弓

房掾庭署等處亦差出監役官一人使之十分董役二三朔內
速令完畢○營建都監啓曰今年用瓦之多必倍於上年故凡
各道卜定瓦匠及題名推捉之人關文到日即爲催送之意不
啻再三申飭而目今天旱如此政爾造瓦之時匠人之未到者
元數七十名內四十四名之多此緣各道監司不分匠人有無
徒以各官邑名從賦卜定因此文報於都監者項背相望公牒
往來之間玩愒日月過了時節極爲駭愕各道未上來瓦匠數
別單書進請下書于該道勿復如前悠泛其中分明無眞匠買
人代立者分揀獄下代以匠人所在之官各道工房營吏一齊
牢領交付于都監而或非眞匠或一名未到則當該營吏囚禁
于京獄監司推考爲當傳曰依啓近日都監之啓每以催督外
方工匠爲重外方工匠雖不可不催促使喚但在京工匠括出
赴役事傳教累勤畧不動念擧行至於私貿燔瓦之數亦不爲
察處如此等事並詳察着實議處○營建都監啓曰傳曰燔瓦
所吐木全不上來故凡燔瓦之役分明不及上年矣更加催納
使速優數燔瓦事言于都監事傳教矣當初吐木陳結布卜定

于京畿各官京中防納之徒與各官守令通同圖納於都監而倍徵米石於民間畿輔之內民怨甚多故前日枚舉入啓令原州居前部將金頲前主簿金洽等給價貿易于水上期以今月盡為流下而未到之前則自都監貿用於京江今方隨造隨燔不至於停役矣傳曰知道吏加催用勿使停役青黃瓦一依舊色詳察精造且青瓦今年燔造數不及上年云各別檢督依上年例優數燔造事着實為之○營建都監啓曰燔瓦吐木初定於畿甸近邑以便取用而閭閻防納之徒中間備納而倍徵價米於民間民甚怨苦故募得原州居人金洽金頲等使之給價貿得而沙工價及生葛真長木之價一一給送期以今月盡頭一齊流下矣即者金洽來言原州忠原堤川等三邑守令非但沙工不許調給堤川縣監則至因金洽次知使不得接足云此乃前日所無之變非但輕蔑都監之甚其尸居無知不識事體有同土塊據此可知所當從重處置而姑為推考色吏捉致推論且當初都監磨鍊一從私貿自三官到京江水路不過五六日程而每沙工一人准給都監木三疋益欲厚其僱價務除民弊

而事亦易集初非枵勤動民之比也月今土役方興燔燒之木
專仰此兩人所貿而無一來納將為廢役事甚窘悶前項三官
守令從重推考別定禁軍三員給馬分送于三官立督流下為
當傳曰依啓○丙辰禮曹啓曰增廣會試已定於來月初四日
而非但迫 勅大禮在於初七日勢甚不便且武科初試入格
人勿許直赴事兩司論執以係當發落姑停云試期已迫凡事
窘遑武科一款必須速為定奪然後設科日期可以進退故敢
啓傳曰武科事自當處置但明日予當受針以初七日或某日
差退迎 勅以九日問于日官付標○傳曰待予病差當為酌
處迎 勅則雖使百官郊迎不可無大臣而行禮姑待大臣出
仕更議處之當此北鄙多虞之時廣取武士以添防戍何傷增
廣取人添數已減近規何獨於武科牢守乎不允之意言于兩
司 前日合啓之批到今始下 ○傳曰誕日各殿政府進上表裏
升無品者袱色亦淺淡該司色官吏推考以懲後日○傳曰政
府誕日進上馬以病馬封進似為未安後日詳察擇封○傳曰
慶德宮集禧殿至今不為改造速為撤毀改造小殿而地勢狹

窄不可造大殿只明朗精造小殿事圖形入啓速為始役大槩慶德宮之役只奉常寺移設事外別無難斷之事凡可造處處悉意檢督速為完畢○傳曰都監木布垂盡如有願納木布者各別重賞以廣其路事事目依鐵石材木例磨鍊啓下詳細知委于中外使之從速募納事言于都監○左議政韓孝純初度呈辭傳曰國家多事可虞之事非一不幸大臣皆有故左右相呈告並入此時何可乃爾也左相勿為呈辭調理以出事遣史官諭之○傳曰此後凡呈辭一司不得兩呈事政院察為○備邊司啓曰回荅使入送事既已奏聞矣回還之後合有奏報之舉且前日胡書中語意極甚兇悖不可不隨聞馳奏而至今掩置亦極未安令承文院並為具奏順付於謝 恩使之行宜當傳曰依啓○承旨朴鼎吉啓曰以傳教之意招兩司椷上所言之則兩司椷上所以為今此兩司所論武科直赴事因朝野物議沸騰而重發矣今不敢輕易擅自承受云矣傳曰知道○討捕使趙纘韓狀啓臣到全州公付軍官變服微行遍搜智異山大小寺刹及庵子窟穴可疑處皆已搜覔又差他軍官出入淳昌等七郡表

表山寺無不識察事分付後臣自全州至南原又令曾知朴賦
據子梁元男率一人仍向德裕山使之出入識察行到求禮逢
著曾見軍官則已盡搜察 無可疑處云故臣還到全州矣大
槩仍長水匿名之獄人心洶洶閭私媾搆陷之跡朝廷方為查
處云故巡來則民情稍定專意農作更無詳察之事姑待他軍
官齊到後即向公洪道矣啓下備邊司 因安處仁學仁等誣告
朴致毅匿於湖南黎黨謀逆故遣趙纘韓有遍搜山谷寺刹庵
子窟穴之擧 ○丁巳王以眼疾受針間一日五度而止○營建都
監啓曰運船過海唯夏節無風無覆敗之虞及至秋後風高則
雖萬分催運不利行舟而無及於用矣都監應納田結收米未
上納之數十居七八而該道無句管督運之人又無船隻趂不
輸運過時之後臨急行催只益騷屑而無益於事調度從事官
吳翻敬差官稱號巡將下去兩湖則使此人專掌往來檢督載
運黃海道則使調度從事官宋邦祚句管督運發船形止連續
馳啓或報都監之意吳翻下去時言送一邊行會於從事官宋
邦祚處何如傳曰允○營建都監啓曰黃尾所入石雌黃倉卒

不能多得而必須趁此時墻造可於霾雨之前蓋覆弘政等兩
殿而諸處貿得甚數甚略貿來之際動經旬月雜物所彩色所
入已備者其數頗多用處不悉云十餘斤姑先取用以宣得李
貿來者依數還償之意敢啓傳曰依啓○傳曰上年貿來彩色品
劣不可用云今此各行營建都監貿易彩色十分用意擇貿以
来若又以不用彩色貿來則上道事各別重治之意言于都監
及該曹著實擧行○傳曰限灸針調攝間不緊公事姑留政院
一切勿入毋如近日之紛沓事更加察爲只緊急事抄入○傳
曰近來凡傳教之事都監不即擧行今後各別著實擧行俾無
稽滯○檢閱沈之淸書啓臣承命往諭于左議政臣韓孝純則
臣病重之狀已盡於前後陳達伏承聖教至此罔知所措云矣
傳曰知道○營建都監啓曰江上積在椽木中所謂小椽亦爲
體大可合於別堂月廊之用而以爲慶德宮各衙門椽木則似爲
過好擇其中最小者爲先用之而其數不多公洪道安眠串小
小椽木多有之令本道下去監役官細椽四五千箇急急斫伐
船運上送事發馬行會于本道監司及監役官爲當傳曰依啓

近乃造船造車安眠串之木斫伐日多已為未安今又斫伐椽
木多至五六千條各衙門椽木何關又如是更斫乎無已則黃
迤江原道小椽分定斫來勿為偏斫一處之木且各衙門材木
無乃過大乎更令監役官詳察為之○慶運宮西南墻外入直
大將別將啓曰今月二十八日巳時南軍堡守直軍士鄭山來
言二十七日酉時使令貴男射禽之際誤射矢越宮墻內云極
為駭愕貴男捕捉拘留放啓傳曰內禁重治○營建都監啓曰
東西浮石大小童車與八僧軍則四百五十餘名已為分送而
依各所手本隨其役事緊歇量宜分定矣今承備忘依傳教嶺
南僧軍盡為除出出送與石且募軍勿以兒童充立事則該色
之負所掌何事常常檢飭日不暇給但該色則只以各所手本
軍人幾名不計多少隨請定數許立之後幾處有兒童幾役有
苦歇勢難一一目覩只摘奸隨現治罪下人或詰責監役之官
則所立之軍其數甚多或初以壯實應募而既立之後間間以
兒童濫列猶且禁之而不得則比下壯減其料布而已若其石
手助役則渠輩必以自少學習操打蒙同者而為之故雖丁壯

亦不及兒童云云此則雖知而任其所為名所之不樂募軍爭
請僧軍大縣以是該色之常常問慮不得善策亦以是令承尚
不擧行之教領越無地依上教更加日新申飭之意敢啓傳曰
知道○營建都監啓曰黃尾豕色未得真方方切憂悶頃日以
石雌黃添入於藥物則其色嚮平時所造畧同今當依此造作
石雌黃非我國所産欲貿於市上及畫員譯官等處皆未多得
不得已貿得於　中朝然後可以繼用伏聞因巡撫衙門求請
遼東都司方有換貿水獺皮之事譯官宣得李令將賫往遼東
云同都監給價優數貿來及時精造為當但石雌黃真假非畫
員難辨事知畫員一員跟同入送而遼東則距　帝都稍遠市
上物貨不多百餘斤石雌黃勢難一處盡貿仍令得李前往廣
寧交付獺皮于撫院兼為貿來尤為便當其賫往咨文中直送
撫院之意令承文院畧為措辭往來盤纏及名銜門人情令户
曹照例題給使之兼急馳去星夜回還亦當黃尾之色既得近
似之方似不必煩送匠人、于鄰使之行群議如此敢啓傳曰依
啓石雌黃令此赴京三行優數貿來事察為且尾匠不可不入

送使之學習以來勿為防塞依前傳教施行○營建都監啓曰
畫員李得義朱紅六斤十一兩荷葉十斤大綠五斤臙脂八兩
石雌黃十一兩領納譯官朴仁厚二青四兩五戔三青二兩朱
紅九斤荷葉十斤領納譯官金士一朱紅三斤荷葉二十斤領
納目今諸殿堂一時用彩價重唐彩恐有難繼之患不得不依
領捧用矣但各人等皆願依林禮就例赴京而自都監不敢擅
使之意敢啓傳曰依啓彩色十分精審捧用而品劣不可用之
彩一切勿為捧用事各別察為○戊午京畿監司柳希亮狀啓
廣州牧使金斗南秘密牒呈驪州居朴義立州地李貴香處乙
卯年貸用木綿徵呈所志時換呈石耳庵僧奉忠名所志即
招問朴義立曰如此大事何不直告而以奉忠名呈告乎云爾
則義立曰奉忠名所志則不為換呈云多般發明即將義立枷
杻囚禁後元狀并為上送一邊令牧使領軍捕捉李淩雲一邊
驪州利川兩官處趙大允徐濟跟尋捕捉事已為秘密行移而
其党書中右人等托以山獵聚會實為謀逆云云傳曰朴義立
奉忠趙大允徐濟并令來鞫處

光海君日記百二十六

戊午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閏四月朔己未傳曰慶德宮各殿或只有郎廳或只有監役官或一員兼察二殿二堂之役頗有不及處云隆政殿東宮別堂以勤幹解事人爲先擇差使之監董○幼學韓輔吉等上疏大槩請亟擧西宮罪惡斷以大義以雪神人之憤○廣州牧使金斗南浮匿名書報于監司監司柳希亮轉啓廣州罪人金好立李凌雲李紹宗朴義立拿囚○庚申刹川罪人曺友益趙大元拿因○傳曰前頭連有大禮掌樂院提調只有李冲而已爲出仕本院之事別加檢飭察爲事着實擧行○傳曰自上方在受針調攝之中則如賞加教書該曹决等公事推考公事不急啓本非干係上國軍務邊事營建逆獄等緊急之事則限受針間姑留政院可也而不有傳教紛沓出入殊無下教之意今後一依舊例姑留政院待傳教後入之○辛酉驪州罪人徐濬拿囚教唆匿名書人也○司饔院啓曰朝家宴享所用畫樽自經亂後蕩無遺在每欲貿青燔造而絶無貿易

之路允遇宴禮不得已假畫而用之事體殊甚苟簡今者
前縣監朴奮男將畫樽一雙願納其意可嘉着當則兩樽
皆無蓋一樽之口雖有鑞鉄粘付而可貴酒亭留置本院
以備他日之用宜當傳曰曾經守令之人相當守令陞擢
樽蓋速爲燔造事議處○營建都監啓曰奉常寺移設之
地臣等反覆詳議則或以爲位版奉安之處那移他處事
係重大依前啓移于宣惠廳基址仍存位版奉安之處允
爲兩便云或以爲南大門內太倉基可以移設或以爲西
學洞近處俗傳新生公主家基亦合移設而但地勢窄狹
若並與陽岸貞陵舊基而給之則可容下人入接之所云
臣等就此參商大倉之基則都城內倉廒只是兩處而一
處則既爲宣惠廳內贍寺衙門所占今又移設奉常寺于
大倉則城內終無積貯年餉之所似非長遠之慮所謂新
生公主家基則既是公家之物空曠已久貞陵舊基亦是
虛棄之地而本寺下人之願亦欲移於此處此兩家之外
絶無可移之地唯在聖裁且奉常寺既已移出則掌樂院

所坐之地與奉常寺基相連而地勢益高俯臨闕內臣等所見決難仍存移設之處亦不可不預為議定而既有掌樂院姑待更為親臨御覽下敎後處之之敎故不敢議啓傳曰知道○壬戌傳曰予因病苦貢馬不得御覽各別極擇封進事言于該曹及政府○傳曰慶德宮三正門及奉常寺移設事一日為急大臣雖不出仕速為詳問議定○集禧殿上樑文速為製進○營建都監啓曰殿堂各處始役已久或時方施彩或方為修粧各有所掌郞廳監役外別無緊急欠缺董役之官而今日都監之事員役太多虛費料布為今日第一弊端似不必加出不急之員但東別堂造成之處甚多又有東別堂加造之敎郞廳一員勢難兼察監役官一員加出集禧殿今當改造監役一員亦難周旋於掖庭署等處郞廳一員加出隆政殿監造郞廳兼察爐冶之事本殿之役極為浩大亦難遍察監役官一員加出通共郞廳一員監役官二員其餘姑勿差出以省浮費為當傳曰依啓以文蔭官中速為極擇差出○以黃迎

監司秘密狀啓傳曰下推鞫廳速爲議處○匿名書之獄
又起于鳳山黃海監司馳啓以聞鞫廳議啓事係誣詆不
可拿問王命鞫之竟無實○前教授崔衍上疏願納木同
于營建都監以補經費之萬一○前訓導金大河上疏請
明峰西宮不敢赦之罪以示王法若係誣罔乞斬臣頭
以謝中外○禮曹啓曰此時國家之急且大者惟此謝
恩一事而經冬涉春今又至夏上候未寧勢固然矣今又
千秋聖節兩行皆已迫近謝　恩之行若後於此兩行則
事體之未安華人之疑訝辨之無言執之有據臣等再三
陳達至請以闕門外迎　勅此出於不獲已也竊念　皇
勅來在郊外則未迎之前先送謝　恩雖無前例亦合推
宜今因受對詢攝前定日期若又漸退則尤極悶慮近聞
西路往來所傳各衙門皆以稽謝多有意外云云之說以
聖上一心事大之誠當此追顯莫大之慶若有經年稽滯
之言則豈非寃痛之甚者乎請令廟堂速爲處置急急發
送傳曰允○癸亥左議政韓孝純啓曰臣大病之餘再添

他癥氣力萎蒲身不離褥精神昏塞動必顛仆不得已屢
將私悶上劄陳情今者玉體未寧連日受針臣以藥房提
調因此賤疾久未入侍臣罪益大伏願聖慈俯察臣蹤踏
憫迫之情亟賜罷免以安臣之分義答曰闡卿出仕深用
慰喜宜安心勿辭調理察職○政院啓曰大臣出仕後推
鞫為之事前有傳敎矣今者罪人多入獄事淹滯大臣今
已出仕推鞫何以為之傳曰當日為之○李冲上疏辭觀
象監繕工監提調答曰今方監董大役觀象繕工等監皆
有他提調自可往審矣勿辭察任○傳曰　皇勅賫出於
無前　聖恩不可只令百官郊迎適因予病久未差歇至
今未得迎　勅憂憫因拯前頭日候漸熱雨水頻下　勅
書欽賜表裡奉安于溫堗各別點火事下諭于使臣處○
傳曰自上受針調攝間凡不緊公事勿入事下敎非一非
再而眼疾非如他疾如上疏回啓呈辭不緊公事並為捧
入至為非矣今後　中朝事及邊報如營建都監公事外
一切勿入○傳曰迎　勅十二日退行事問于日官更付

標下諭于使臣處○傳曰知敦寧府事朴安世功臣之父
世子嬪之曾祖父也三等禮葬為之○承文院啓曰備忘
記因予病告謝 恩使至今未得發程憂憫罔極若先為
發送於未迎 勅前而使之留於義州迎 勅後謝 恩表
文令承文院官員賫去付送似為便當此意言于承文院
議處事傳教矣聖教所及固出於不得已但未拜表而先
送使臣於義無所據使本院官員賫表追送亦甚未安為
今之計莫如近覲上候或迎 勅於關門外或只使百官
迎 勅後即送謝 恩使兼程急赴似當況使臣雖欲先
送申退以不叅違請方在待罪中必須先為處置後可以
議其先送矣傳曰啓意非不知矣但予病非不能行步之
癥只緣眼疾劇甚不得出外關門外與郊外何異此乃冠
服降 勅慶禮莫大非如等閑 勅書不可不親迎也近覲予
癥大臣出仕當為處置矣申退治裝已久不可遽易仍送
可也冠服謝 恩拜表則依例為之而只降 勅謝 恩表
文令承文院官員賫往傳付事察為○備邊司啓曰伏見

義州府尹狀啓老胡多率軍兵圍住淸河地方遊擊因察
院布政分付領兵馳進遼東云㺚胡竊發之患比比有之
固不足深慮而至於老胡率兵侵犯中原地方則係是大
段聲息在我不可放過急遣宣傳官馳往義州老胡發動
虛的及遊擊還鎭與否詳探以來宜當傳曰依啓〇甲子
政院啓曰罪人被繫者保放者並計多至數百久滯未決
當刑者幸而無罪者不幸極矣今者大臣已出此後逐日
按鞫俾無留獄之患而判義禁時未差出推官不備獄體
似爲未安請今日內判義禁速爲差出以完獄事傳曰自
上方在受針調攝之中判義禁徐爲差出〇禮曹啓曰以
迎勅及謝 恩事議于大臣則左議政韓孝純以爲該
曹啓辭極合事宜物情同然更無贅陳但 皇勅未迎之
前謝 恩之行徑先發行揆之事體亦甚未安適今王候
未寧方在靜攝之中郊外擧動決不可爲或依該曹公事
闕門外迎 勅或令百官迎於郊外然後謝 恩使即爲
發送恐合權宜恭俟睿裁且謝 恩上使申湜方在待罪

之中請令該曹汲汲處置中湜依前傳教仍送可矣○豐
基進士郭瓔上疏曰臣伏覩逆賊景禧包藏禍心積蓄凶
計不測之變非朝則夕幸頼 祖宗積德之慶殿下明哲之
威神祇黙佑凶逆畢露言出其口跡不可掩則宜正大法
梟示八方而權奸朋比尚務正刑忠臣欝抑義士憤惋臣
以為此教人以逆也何者臣聞奸賊臣甫瞻締結景禧有
同骨肉金吾將命得之其門再三密語不知何謀而以股
肱重臣陰結凶逆固不得無罪况吾死汝死汝死吾死等
語實出景禧之口則渠當釋戒待罪以訟其冤而終始曲
護廢屈王章生而使不得正刑死而使不得追戮請討之
疏接跡而進議處之教不一其傳雖視正論廢閣聖旨謀
殺告變之人欲為報復之地臣不敢知甫瞻之於景禧有
何眷戀而若是其曲庇也頃年以來逆孽屢作治獄極嚴
若干逆魁皆伏正刑至於閭閻下賤少有辭連者則必致
鞫問而獨於景禧曲加寬護臣竊痛焉在賤遠則誅之在
權貴則不問在外方則治之在肘腋則不憂其何以杜亂

萌而去逆根哉嗚呼殿下其以爾瞻為純臣而不疑乎雖知其奸狀而不忍退之乎如或知其奸而不退則已如或以為純臣而不疑則臣雖愚昧請以一言而卞之近者西宮之論實是莫大之舉人情惶惑論議束西而當初爾瞻實主張之此非臣之臆料臣於頃者朝報伏覩尹惟謹上疏大槩即曰李爾瞻金闓許筠等同議舉事領議政鄭仁弘之意亦然及覩金琮之疏亦曰李爾瞻許筠等云云臣意以為筠闓皆爾瞻頤指之人故主張者實爾瞻也况渠於西宮論罪之時有曰廢廟數罪雖不可已漢逢廢黜蓋從寬典夫以數罪為不可已而廢黜為寬典則其意蓋不止於直廢而已矣夫何既主其論欲逃其名前言未訖後計輒出逢請之發故亦退託之態削號之際詐存疑違之意又歸光奏之説巧為熒惑之計臣以為爾瞻任詐欺君之狀於此著矣何者由後觀之則前日倡議者非專主於討逆也由前觀之則後之退託者非有意於全恩也於討逆不可於全恩不可前後反覆彼此無定其心所在斷

可知矣以殿下之明聖豈不洞燭於斯乎尚且寵貴之專信之臣竊惑焉嗚呼臣欲言之則誠汚頰舌而不言則恐負聖明請抽出其肝膈而明告焉以臣觀之爾瞻不過以西宮一塊肉為賣君剩己之奇貨倡動於前憑藉衆口退托於後盜掠群譽使禍機移於諸人大名歸於君父厭然掩迹肆爾無忌嗚呼家人父子尚不可欺侮之況天威咫尺是何等地而乃敢挾持詐譎恣行胷臆射利垂畫引領却顧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竊聞之爾瞻恒與人言曰密教如是吾將奈何云云一傳二傳萬口喧騰真贗難卞疑訝明興臣不敢知殿下其或有以不可教人者密教爾瞻乎殿下以聖德臨下凡有大事必命公議於朝豈以密旨私於爾瞻者乎臣以為此賣君盜名之心著於言也臣又近從畿外來凡道路游談之士郊野嗤鄙之氓皆曰西宮大論自上欲之實非爾瞻之所為也有耳皆傾無口不和及到都中亦頗疑惑此爾瞻賣君盜名之計成於衆論也吁人情易惑而難曉間或有深慮遠觀者明其為詐

而遐邇震衆安能户喻大議之下群疑華止默念奸計誠
非細處臣聞之骨鯁食不下咽乃心語口曰爾瞻欺君飾
躬險巧此極其交結景襘隂懐異志固其餘事也此而不
誅將來之禍有不可言臣遠伏遐陬偶入都中其於時事
了無知識而但聞布列要津操弄權柄者皆爾瞻之徒黨
也自古奸臣權重於君則勢熾氣驕不棄不厭此習何可
長也科舉用私之弊雖其爾瞻之細過而以　國家求賢
之舉為私門植黨之資標字生員預題及第舉國奔波有
同歸市公然傳道了無羞愧則其四子借述中第之説亦
必非誣也墜損士風傷害　國脉者莫此為甚前後陳疏
者非一非二而殿下置而不問又從而罪之快奸人之心
閉直士之口臣亦科舉中人言之實涉於私何敢條陳而
但渠不有人言很恣不悛今方臨試已先標榜某伸某屈
之説喧傳於朝野至於舉子之士雖有出衆拔萃之才或
聞風而不来或入試而旋出言念及此實為寒心此習何
可長也其来已久積弊難醫雄唱雌和根連株逮雖賢而

拂己者則陷之雖不肖而恱己者則進之庸懶者擢之以威諛佞者結之以利或者逢迎意指而齊頌功德或者窺覷辭色而即請銓判氣燄薰天朝野承風此非誣事證在目前爭寅柏舟之什非但意極詭慝至以三月二十八日之製牖告四月初四日之所作計頗巧黠罪大欺罔而尹訒南瑾屢長諫長曲爲黨比不爲論罪纘男以近密重臣文飾容護此無非爾瞻所使而纘男等知有爾瞻不知有殿下豈不痛哉且夫瑾也雖驁官以屢長爲名則風範所係而瑾之詐爾瞻也爾瞻敢售私憤奴隸瑾也面加屈辱賚因吏卒嗚呼臺諫之任體面甚重上而人主必加饒貸下而執宰莫敢凌駕而爾瞻蔑有臺閣虧損國體此乃曺操擅殺漢廷大臣之計 而瑾也非但屈首不敢引避此則怵爾瞻之威也朴宗胄之被仵臣未知其詳而既極禽犢之詆則抗章請下之不暇而宗胄乃敢偃然引避揚揚在職此則籍爾瞻之勢也臣伏覩頃日朴承宗劉荅有徒掠美名縱賊負君之教王言一下中外震悚而仗馬臺官

寂無一聲吁使人怵爾瞻也使人籍爾瞻也朝廷皆爾瞻
之腹心館學皆爾瞻之羽翼則脫有不諱誰肯爲殿下言
之哉臣尤有傷心痛骨不忍聞不忍言者臣竊聞之自
光陵來者皆曰益燁之搆屋也勒令齋郎調發守陵軍
及陵底居民斫伐 陵木累百條 陵官乃其家奴僕
望風旨以拂爲惧諸陵從可推矣臣不敢知殿下其故
使之然乎抑莫之聞乎方今經始兩宮一木直金湖關運
夫死傷相踵而咫尺山陵斧斤不入今爲奸售之所竊
搆成養禍之窟穴樹木帶恥 墳陵含悽過者隕淚聞者
嗚咽此無非爾瞻素有無君之心而縱子弟恣爲驕也
設使移長陵一抔土誰得而禁之哉臣以爲此而不治則
無以慰 先聖在天之靈也伏願殿下或命拿問 陵官
或命重臣省觀則足以驗矣如係誣捏臣請伏罪方今國
有巨役大小奔遑而爾瞻父子五家並役一洞雲矗窮極
壯麗僭擬宮闕才良工匠皆就其役都監不敢問吏胥不
敢捕殿下君以爾瞻爲忠直則古之先公後私之臣果反

爲不忠乎臣又竊聞之爾瞻父子憑仗氣勢酷肆貪攫士族之無勢者下賤之無告者刼之以威橫奪無厭憲府承風恐或有拂京外失業之禍有同逆璉之世或有搥胸而頓地者問之則曰李賊奪吾奴也或有焚香而訴天者問之則曰李賊奪吾婢也犴獄沸寃里巷相哭爾瞻果可謂廉公乎臣又竊聞之爾瞻攘奪不止於私亦及於公逆璉籍沒之物盡爲私竊之歸至於鴨島一境畿內名區祖宗朝屬之繕工而爾瞻乃敢以所竊逆人之物陰換公家之地飛閣連雲坐占形勝島傍庸賤結以官爵所謂 光陵齋郎者亦其一也爾瞻果可謂忠直者乎昔季氏有事顓臾聖人罪之以其攘奪其君也賈師道貿取民田史氏誅之以其剝割窮民也今爾瞻奪私及公狼貪蛇愎臣不敢知殿下方來將何以充爾瞻之谿壑乎此雖細事爲國大患而殿下深居九重必有所未及察臣愚一介賤士必以爲不是信而幸臣有耳有目得聞且見筆不及舌言不達意殿下必以爲誣特賜延下臣請逐一而證之抑有一

說焉臣在山谷中得聞朝臣有許筠者而未知其為人也
近歲以來臣伏聞閔仁佶奇俊格之跡則投慶運書者筠
也草耕俊擻者筠也通知老謀者筠也是何一人之身而
衆惡之集也人言雖不敢謂必然而亦不可謂必不然宜
命鞫問明覈厥由快定是非以洩輿憤而含容不斷醞釀
奸謀臣不識殿下何憚而莫之為乎抑無乃爾瞻所障礙
乎嗚呼前年景禧當刑而不刑後年許筠當鞫而不鞫使
亂臣無所懼大義無所伸是故爾瞻兇謀日以益肆始以
大論欺殿下終以退托瞞國人臣聞炎炎不撲終至燎原
涓涓不塞終至滔天及今不圖則臣恐不止於欺之瞞之
而已也臣禀受天畀涵濡聖德耳目所及心膽自裂且念
他日倘有罔測之禍則義不可共天與其死於事去之後
而無補曷若謀於事去之前而圖報乎茲欲與爾瞻決死
生以扶社稷計也豈有一毫希冀之心哉嗚呼言雖僭越
無非憂君文雖荒拙實出憂國伏願聖明反覆臣言曲燭
奸狀則　宗社幸甚○承旨朴鼎吉李偉卿啓曰自上靜

攝有雜公事勿入之教而今此郭瓔之疏專攻李甯瞻搆
捏萬端至有托密旨之語所謂密旨非外人所可知也今
者瓔以外人所未聞之事托以竊聞渠必有所聞處且有
許筠作耕俊晃檄等語此必有所聞矣事係重大故不敢
不捧入敢啓傳曰知道許筠作李耕俊檄書事令推鞫廳
議處○傳曰千秋使朴思齊 聖節使李士慶相換○
乙丑韓纘男啓曰伏見郭瓔疏中以柳夢寅事至謂臣不
知有君上臣不勝惶恐伏地待罪答曰勿待罪○傳曰自
先朝受針時則調攝間不緊公事姑留政院乃舊例也近
日予方重患眼疾愈往愈苦大禮累退憂心如焚不得已
更爲受針者欲收一分之效勉行迎勅大禮而近日不
緊公事紛沓出入至於判義禁差出何至緊急教書祭文
呈辭單字何必近日入啓乎此乃新入承旨輩未諳舊例
而然也今後限受針調攝間只傳教四事係干軍國緊急
事外他餘不緊公事並姑留政院傳教後入之事更加察
爲○幼學金瑞龍上疏 西宮減損節目未下衆情危疑

兇黨生心臣奸潛伏陰嗾瓔疏先攻首事之臣扶植西
宮以危君父其計憯矣所謂李甬聘之內書許筠之作檄
必有所聞之地嚴問出處君有一毫不實之跡則罪有所
歸矣此莫非由大論尚未結局有此恠變請亟下鞫目速
完直廢之典以安 宗社○大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訒執
義林健司諫辛光業掌令韓詠姜燧持平李重紬申栻獻
納朴宗胄正言徐國楨啓曰臣等昨見郭瓔上疏大槩詆
斥三司罔有紀極瓔當初大論之時巧避不參至於削籍
停擧之後敢出免罪之計不得已一番投疏爲人則據此
可知臣等與之相較亦知其羞辱而方在言地被人醜詆
不可偃然行公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正言李元
興啓曰兩司多官以瓔之疏一時偕避臣亦兩司之一也
既在醜詆之中而況禮曹判書李甬聘即臣之三寸叔
母夫也重被搆捏臣何敢覥然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
勿辭○政院啓曰今此金瑞龍之疏事係大論故雖在靜
攝中捧入之意敢啓○兩司合啓曰瓔之凶疏只見大槩

其中許多說話臣等未得知之第見政院啓辭有密旨兇
擻等語此則渠必有得聞之所決不可一刻務問此無非
大論未完脏鬼之輩探揣聖意之如何先擊主論之人不
亦憯乎當此靜攝之中合司合啓亦皆停止而瓔之疏語
係干告變不得不汲汲煩聒請郭瓔拿問期於罪人必得
荅曰依啓○禮曹判書李爾瞻上疏郭瓔疏中許多搆揑
臣身之說雖未及聞知今見政院啓辭有密旨一款非臣
子所可道所可傳而渠敢有所竊聞云云臣對何人發此
言而渠因何人聞此言乎聖上既無密旨於臣臣有何傳
說之事渠乃惡於隔臣而不知語逼於君父尤可痛也伏
願下臣司敗與瓔對覈荅曰省疏具悉此時儒疏何可與
較卿宜安心察職○左參贊許筠上疏伏見政院啓辭則
郭瓔上疏有臣名及耕俊兇擻等語此必有明確言根請
與瓔同就廷訊窮覈出處以示虛實俾雪臣誣○生員崔
尚質上疏鬼瓔之疏攻李爾瞻許筠等其凌嗾奸猾謀危
君上之狀的然無疑請內書作擻之言窮問其根以正邦

刑而亟下節目仍行廢黜以安宗社○進士尹惟謹上
疏璆疏之攻李爾瞻極其究狡先陷擔當大論之流以危
君父其跡已露其內書究檄等事必有明白言根請嚴鞫
得實而大局未完每致妖變請明示大義亟行廢黜以安
宗社○幼學洪德民上疏鄭璆疏中有李爾瞻托密旨之
語非但陷爾瞻也陷殿下於不測也有許筠作耕俊究檄
之說是則以癸丑逆變為虛搆也倘或終無所指而指或
不實則又以大逆不道之罪罪璆○鄭璆拿因○副提學
鄭造校理李埈副校理韓瞻副修撰崔濬啓曰臣等伏覩
昨日鄭璆上疏以李爾瞻為奸賊而無君不道以三司為
諂媚而忘君負國請治其罪允疏未下臣等雖未知以其
事指為奸賊亦未知以何事謂之諂媚第近年以來國
家不幸亂逆相尋義理不明人心益巧知討者鮮知護者
多今日論議之角立不過護逆討逆而已擔當討逆一心
衛國者爾瞻也慨張正論扶植綱常者三司也爾瞻之論
即三司之論也三司之議即爾瞻之議也一時論議此外

無他故至於 西宮大論一則曰各處兩宮一則曰奏聞後廢云者乃所以明大義安 宗社光明正大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也今者賊璦生長豊基豊基卽永慶妻鄕也其父嶝出入永慶之門有同奴隷渠亦與永慶之姪黃有中有詹兄弟同爲相切有踰骨肉日夜陰謀爲永慶報復之地上年秋間赴擧來津及其大論謀避不參曰若參此疏則永棄吾身士論齊憤削籍施罰四館闡之又爲停擧璦以此含怨欲圖翻局專攻討逆之臣波及三司之官臣等未知誅奸討逆欲絶禍根者其果謂之奸賊而無君不道耶拔本塞源安 社爲責者其果謂之諂媚而忘君負國耶爾瞻爲殿下社稷之臣而璦乃毁之三司爲殿下耳目之官而璦乃仇之敢上兇慘之疏欲逞空國之計今日討逆之臣不亦危乎臣等忝在論思孚被醜詆雖不足與較而亦不可終默冒瀆靜攝之中不勝惶恐之至請命鐫削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幼學李篹等上疏冕璦托隣兇魁受其陰嗾專攻李爾瞻波及許筠與内書作檄之事心有

明證其所謂興國休戚夷險一節者亦必有所指嚴問其情鉤得其狀一以嚴誣告之律一以發敎唆之人克正邦刑而亟下節目仍行廢黜以鎭奸宄以安宗社○幼學黃廷弼上疏請亟行廢黜之典以安宗社○丙寅生員李弘詢上疏鬼瓔攻李爾瞻許筠韓纘男等欲危君上請鞫問言根然後斬瓔頭懸諸國門以顯邪論亟下節目以安宗社○生員李乾元上疏大論未究奸宄曰肆鬼瓔力攻李爾瞻不遺餘力密旨之言已令鞫問而疏中多少被誣曲折尚未昭雪請下原疏一一鉤問出處快洗忠良之寃亟斬鬼瓔以懲凶徒而速下節目以完大局俾安宗社○左議政韓孝純啓曰臣伏見郭瓔原情則有曰冬間人傳爾瞻於藥房對左議政言得密旨云臣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始忝藥房問安之列冬間之說固已誣矣爾瞻與臣言有密旨之事前後所無極爲無形臣入藥房與爾瞻相對時都承旨韓纘男每與終始同坐無日不然爾瞻果有此言則纘男亦必聞之矣臣聞郭瓔之言不勝驚懼

敢將賁狀惶恐敢啓答曰知道卿宜安心○幼學金廷亮
上疏請窮問鬼璎亮疏之所由以見忠良之臣被誣之寃
亟行廢黜之典以安宗社○傳曰自上方在受針調攝
中明日藥房提調李爾瞻命招使之察職○推鞫廳啓曰
湖嶺罪人一百數十人保放事議大臣以處事傳教矣臣
孝純取見湖嶺罪人元情及覆叅商則安處仁之究謀奸
計盡露於其婢愛春之招因媢陷人之跡亦著於韓應祺
等各人之所供無不明白臣意以為今此保放百餘人皆
是處仁處被誣之人決無更問之端無遺放送以霈天恩
以鎮湖嶺之群情安處仁則嚴鞫得情按律施行允合事
宜答曰知道放送○鞫鄭璎問密旨所聞處及許筠作亮
檄之事璎供上年九月入城城中士民頗傳聖上允有所
聞心問於爾瞻冬間人傳爾瞻於藥房對韓孝純言得密
旨於試所對朴知誠言得密旨於李慶全家對李覺所言
皆如此臣心竊憤惋冒陳天聽矣密旨之說蘇鳴國頗知
其顛末臣與鳴國稍有面分對臣言其四處所說之曲折

而一處所聞最詳云一處乃李覺也至於許筠作耕僕亮檄之事則鳴國亦言奇俊格之疏有所云云矣臣以窮壤避跡竊念近来逆孽屢作誣詐亦多逆孽不治則亂無時定誣詐不辨則禍無時止密旨漏通亮檄製給皆是不測之罪臣徒聽鳴國之語敢進狂瞽之說伏地俟罪他無所達○推鞫廳啓曰郭瓔所供如此敢啓傳曰以瓔供辭蘇鳴國詳細嚴鞫○鞫蘇鳴國鳴國供乙卯正月臣往訪李大燁大燁病卧引入正寢辟其妻子對話良久臣曰癸丑年鄭造尹訒若不削職則大論可成而以其被罰之故至今不諧誠可痛矣大燁曰君勿爲此言吾家以此得謗君亦吾家親切之人也勿爲此言更惹重謗近来吾家頗有密旨而吾父則萬無可從之理矣厥後臣往見申景禧問曰壬子年間悌男謀爲不軌我構疏將上而事泄不得呈及今 西宮爲我國禍根他日不幸若有失志之徒挾而爲亂則我且屠戮矣於國於身俱是大禍故敢言於大燁而大燁之責我者何也景禧曰君其妄發矣造訒以兩

宮各處之説致有鬧端廣昌至今齒生酸矣君以廣昌親切之人乃出此言君必得罪於廣昌云至於壬子構疏之事則及第李溟詳知其首末問之則可知矣密旨之言臣初聞於大燁近日則爾瞻於問安對韓孝純於試所對朴弘耉曰天意如此故李覺主張大論而非吾所知也又於李慶全家與李覺會坐爾瞻曰天意如此大論何以爲之慶全未及對覺曰此事必並與他邊人爲之然後乃可易爲若只吾輩遽爲之則無乃更有癸丑造訒之變耶云云此言臣則聞於盲人前縣令尹起聘尹起聘聞於道路云光陵斫木事則益燁以青魚二百介給參奉柳姓人換斫椽木二百條趙國賓以正朝奉 祀官兼行春享大祭久留 陵下故詳知之云許筠草亮檄事則臣聞於奇俊格而言於郭瓔若問俊格則可知矣當初密旨之説臣請與大燁面質而今番所傳則請問諸起聘又有別紙密告乃景禧微送時犯世子不測之語也○丁卯傳曰朴弘耉李慶全李覺命招郭瓔供辭中密旨事問啓○政院啓曰

李爾瞻命招不來矣傳曰更爲命招啓曰病不來傳曰更爲命招啓曰病不來○李爾瞻上劄曰竊聞今此郭瓔之疏實出於鳴國而鳴國之招亦與瓔疏如出一口云鳴國之主張教誘敗露無餘鳴國曾以景禧事欲殺臣父子國人之所共知聖上之所洞燭也臣初聞瓔疏之極肆搆捏不勝驚愕莫省其由及至今日始知全出於鳴國鳴國陷害至此無足恠矣且渠之所供乃引國賓等爲證又以密旨等語若得聞於臣之諸子者然國賓乃是渠之腹心而與知通同謀陷臣者也密旨事瓔疏曰傳聞於四處而鳴國則反謂得聞於臣子將欲以子證父亂其言根不亦巧且憯乎嗚呼鳴國之終始逞兇必欲厮殺臣一家一至此極今若不爲明覈究處而聖上先使臣出而察職則非徒臣心痛憫人將以臣爲何當此自上廷對之時不幸遭變未得入侍又違三命之勤殊失不俟駕之義臣罪萬死答曰自當覈處宜遵前旨勿爲介意速出察職益篤精忠以安宗社○幼學金廷亮上疏大論中止奸謀益肆兇疏

先陷主論之人李爾瞻忠清正直國人所共知鬼瓔誣陷
張皇狼藉豈可諉以不足與較而置之請下原疏一一辨
覈而瓔寧結奇家祖述俊格敢誣以仇攻仇於十年之後
其弊無窮請並鞫俊格誣告之情以洗鵠誣亟完　西宮
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傳曰竊聞外方各邑田結收布
時不有朝廷命令或有濫捧多至四五疋云極爲可駭而
盧實難知下諭各道監司使之十分詳察馳啓如有貪婪
守令憑藉收布事目冒錄徵捧者一一覈啓重治○行司
直李大燁直提學李益燁等上疏大槩臣等兄弟俱被讎
人搆揑請亟賜明覈○韓纘男啓曰即刻禁府都事閔藻
來言罪人蘇鳴國拿因時使下人搜探鳴國衣帶有禁府
廳直金仲信通鳴國簡書一張與簡辞有通于使令朴希
龍使傳書于郭瓔云云藻即搜探朴希龍得一封書外面
書郭進士福堂一面書諺字藻承來鞫廳開拆視之則真
書四張內一張則金仲信簡書三張則鳴國通瓔指嗾書
也又有諺書二張亦雜真書重複指嗾者也其書極凶且

惢並褙紙以入金仲信及朴希龍則拘留待令敢啓傳曰
知道此書極兇蘇鳴國上闕指嗾人並嚴鞫金仲信等並
拿鞫○行知事朴弼壽啓曰臣弼壽於上年冬間監試覆
試時與禮曹判書李爾瞻同入一所同宿乃於一夕出示
儒疏曰困我如是耶我甚苦苦難堪仍語及大論事雖有
問答之說其密旨二字臣未之聞也臣衰老已甚精神昏
耗前冬試場之事日月已多其間說話茫不記憶而大槩
如此惶恐敢啓答曰知道○右參贊李覺啓曰臣於上年
秋間與文昌府院君柳希奮廣昌府院君李爾瞻同往于
韓平君李慶全家談話間爾瞻曰大論何以爲之臣應之
曰事係宗社在所不已但二三親臣誠心協力爲之可
無携貳之患爾瞻又曰近往見密昌我輩更會議之可
也云日月已久雖不記憶大槩如此密旨二字別無擧論
之語惶恐敢啓○韓平君李慶全啓曰臣與爾瞻自少相
知立朝以後夷險禍福備嘗同之只緣臣積患餘喘耽酒
病痼無意於世訪爾瞻常罕爾瞻亦以官高務劇訪臣亦

罕臣與爾瞻李覺相對臣家之日不多臣自湖南上來今已四年只二度爾瞻與李覺來過皆有他客共値親舊逢場豈無說話而爾瞻本不能飮以此嘲戲臣矣密旨二字臣不聞之惶恐敢啓答朴弘耉李慶全李覺曰知道○鞫尹起聘起聘供本月初六日昏鳴國携趙國賓來訪坐定鳴國曰有一儒生上章極攻李爾瞻云臣曰是何人也鳴國曰鄭瓔也臣問其疏辭則袖出疏草使國賓照燭讀之讀罷國賓先出臣曰此疏萬言未知如何但密旨之言大駭人聽如或鞫問將何以對之鳴國曰自有可對之言臣願更聞其詳則顧他不言臣若以四相之言言於鳴國則當其見疏時必不駭矣言出渠口嗾人上章而慮其無根推諉於病人臣年將七十孤獨無依有何希望於世而發此陷人之語嫁禍於朝廷也死生有命只俟斧鉞天日在上更無所達○鞫金仲信朴希龍皆服其所謂傳書乃鳴國之教誘瓔者也書中有已通於諸丈諸丈皆以爲大捷云君與勿動益爲鋪張密旨之說勿引韓朴李專以大

燁爲證等語○更鞫鳴國鳴國供讀書眞書皆臣所通於瓔者也嚴旨則前日大燁詳言於臣故臣使之引以爲證諸丈指尹起聘及其友也大捷云者欲其勿㤼也臣旣已參知於呈疏之時故欲其終始無事逼書而勉之矣指嗾人則臣與瓔起聘同議書疏別無他指嗾者矣○戊辰傳曰罪人趙國賓拿命昨朝早下而經日拿來必有其情極爲可駭假都事李吉元拿推今後如此緊重罪人擇遣都事拿來事色承旨別加察爲○傳曰近來禁府之事日甚解弛雜人書簡相通等事畧不畏憚極爲寒心今後又有如此之事則堂上色郞廳重治事言于禁府使之着實擧行色承旨亦常申飭爲之○金以亨上疏請錄俞世曾上訢變之功王命議于大臣右議政韓孝純議伏見疏辭世曾之事宲狀如此則參酌論賞未爲不可傳曰超資續另旣嗾世曾成海州之獄將勘勳錄使以亨呈疏探王意王於是有超資之命○己巳幼學金瓛上疏亟定大計以安宗社○營建都監啓曰行司果李秀彶願納材木一百條

納粟嘉善張彥浩願納材木二百條已爲捧上着標而但前啓下募材事目中納粟通政嘉善則論賞一事不爲磨鍊唯在上裁傳曰李秀伋相當守令除授張彥浩叅酌施行納粟通政嘉善人納木賞格並磨鍊啓下施行○禮曹啓曰前日進士任畝之等上疏令禮官議處事傳教矣奏聞一節臣等既以不可不送之意備陳於前日本曹啓辭矣不意被誣之變又出於此時大論未奏聞之前丘坦若先聞知添微搆揑之辭則必至於不測矣且聞冬至使先來譯官之言則北京一路華人等皆以謝恩使之不來爲言云今日之計莫如急送謝恩使継送千秋使並付大論奏本於其行則猶可先發聖誣而事亦易成也但謝恩使申湜病重不谷遠請云然則萬里之行決不可爲也書狀官尹知敬本以酒病之人重患痰厥云請令該曹並爲改差速出其代千秋使亦速差出使之預爲治行次第入送爲當上裁施行何如答曰奏聞使徐當酌處使書狀拜表日期已迫今不可代以他人申湜尹知

敬仍送○傳曰近日允陞叙除敢承傳欠不擧行或有未
及蒙賞而身死者酬賞恩典廢閣不施極爲非矣吏曹堂
上色郞聽推考今後使之卽爲擧行○庚午幼學任援上
疏請亟定宗社大計以杜奸窺○四月十七日奴賊犯
沙河等堡人畜物貨盡爲搶去遼東摠兵戰死密雲汪軍
門調兵馬待變遼廣之間方謀誅討撫院移咨義州申嚴
提備合兵征勦府尹李善復馳啓以聞○欽差巡撫遼東
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維藩爲
夷情事卷查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內准貴國咨准前
院部咨因奴酋每以北關婚婚爲言恐有蠢動之形頃
貴國曾咨許遼陽守道有團鍊火器手七千作爲聲援
俟奴酋實有變動情形本院另行知會合兵征勦備咨去
後續準貴國咨稱當職就將前因另諭該道觀察使及兵
馬節度等官着令轉飭各處沿途軍衛將官一體策勵無
或怠玩外日後如有別領征勦機務惟俟貴院審察本國
情形商量便否明示裁處等因今照建酋奴兒哈赤猥以

屬夷無端生事計襲撫順公行叛逆罪大惡極法當誅討
除請大兵至自另行外誠念貴國密邇賊巢不無驚疑
合行知會申嚴防備爲此合行移咨貴國煩爲嚴行該
屬將領等官加謹哨備整鍊兵馬教演火器相機防禦以
張聲勢俟勦奴之日本院臨時另咨知會合兵征勦先乞
咨示以便施行須至咨者○辛未備邊司啓曰撫院移咨
內事意極重且急不可不趂速回咨臣等方會議于本司
矣但念回啓曲折兩係非細必須博訪群議從長啓送而
咨奏文書大提學專掌軍兵餽餉度支專主禮曹判書李
爾瞻以病不來戶曹判書崔瓘方在呈告請命招來參其
他司堂上行知中樞府事朴弘耈韓平君李慶全右參贊
李覺亦以病不來並爲命招同參宜當文平君柳公亮曾
在本司久掌西北之事且緣經咸鏡監司諳委邊事依昨
日啓辭金藎國等例司堂上爲先差下與同料理亦當傳
曰允○兩司合啓曰兇賊嗚國疏中多少曲折及鄭瓔元
情密通指嗾已盡承服且渠之別紙密告末端之語尤極

究逆所當即施邦刑頃刻不留而第諸丈之為某人不直
納招此則不可不窮問得情今日鳴國刑訊事係逆獄敢
冒靜攝答曰自當處置勿為煩論○館學儒生鄭淇上疏
亟施乾斷以定大論速治鳴國賊瓔等罪以正誣告之律
答曰省疏具悉自當酌處靜攝之中休煩可矣○鞫趙國
賓國賓供臣與鳴國一二番相見本月初六日往新門外
寡妹喪家初昏遲到患致橋川邊鳴國立一人家門內招
臣而入乃尹起聘家也坐定鳴國袖出一疏草臣明燈瞥
然看過此乃既呈之後雖欲止之何可得也當初既不預
知疏中曲折豈有參聞之理也○瓔鳴國起聘面質○鞫
李吉元吉元供承命自鞫廳直往豐壤日已昏矣往返之
際勢至經宿知情稽滯實涉朦昧云○備邊司啓曰伏見
撫院咨文有曰奴酋無端生事計襲撫順公行叛逆 貴
國申嚴隄備整鍊兵馬俟勦奴之日合兵征勦云往在甲
寅年間亦有如此知會之事使之揀練火器手萬餘團聚
於義州地方矣今此咨文內所謂卷查之言乃指此也今

者奴酋已有蠢動之形不幸有合兵征勦之擧則在我不
可不整理以待抄兵選將之事臣等當會議料理但一道
戎政專在兵使而平安兵使成佑吉非但積失人心號令
不行方以拿鞫被論久不行公速爲處置其代文武中極
擇差出急急下送宜當 答曰依啓成佑吉姑爲推考使之
察任 佑吉子弟多率軍官馳獵 上國地方以致游擊疑
怒 兩司請鞫備局覆啓而只下推考之命盖佑吉希旨姻
家而以厚賂得兵使者也○備邊司啓曰臣等承見下户
曹義州府尹狀啓則㺚子犯沙河堡遼東副摠兵至於戰
死汪軍門將爲來住于遼東云所謂沙河近處來犯之賊
乃是大虜㺚子乎抑奴酋之軍入犯於沙河耶前日狀啓
中先賊來圍淸河故丘游擊領兵馳進云而今此狀啓則
有游擊時未的知不敢輕說等語游擊想已還鎭而尚不
馳啓邊報重事極爲踈漏奴酋動靜及游擊還鎭與否軍
門進駐遼東副摠兵戰死虛的詳細探聽連續馳啓之意
急遣宣傳官下諭宜當敢啓 答曰依啓○備邊司啓曰以

先前蠢動之故將有抄兵聽調之舉興師動衆糧食在先
兵家之事也糧餉一事不可不預為措置自今給糴之節
若盡為分給則雖欲倉卒收合不可得也急急下諭于兩
西監司各官倉穀一切勿為分給如守令邊將别措備之
穀調度使措置米布營遣都監應上納之穀姑為收貯本
道以備軍前需用允合事宜敢啓答曰依啓○備邊司啓
曰前日咸鏡監司上送胡書辭意極其悖慢在我之道固
不可不為馳奏故本司諸臣各陳所見之時皆以急速具
奏獻議厥後亦為再三啓稟而文希賢推鞫之際自至遲
迄今者奴酋叛狀撫院已先啓會我國之未及馳奏於
事前誠為欠缺若緩緩付奏於謝 恩之行尤為未妥今
宜姑停奏聞而軍門及遼廣各衙門咨文為先磨鍊急急
入送似合事宜敢啓答曰依啓○壬申兩司合啓曰嗚國
所謂諸丈指嗾作一亮跳厮殺一隊士類空聖上之國而
幸賴 祖宗默佑皇天陰隲奸謀未逞宄札自露其傳播
密旨退托大論作耕俊檄書等語皆搆虛揑無而旋即自

服兇謀譎狀古所未聞密告一款尤極兇悖舉國臣民咸
曰可殺懸首街市宜不淹刻而不料常刑尚稽王章不舉
已死之鬼更假須臾至於一招四招而不止此何等獄體
乎聖上謂鳴國以密旨傳播只陷朝臣而不及於聖躬乎
謂鳴國以前所聞到今始傳而不通於東宮乎鳴國不訊
則法律何所用乎鳴國獲保則國亡無日矣自服誣告
而釋之自陷欺罔而舍之則將待何罪而刑之殛之乎鞫
廳大臣集其群議初請行刑再請刑訊而聖上以更問為
教兩司多官目見獄體之緩囁嚅數日然始陳啓聖上以
自當處置為教館學多士瀝血封章來伏闕下而聖上以
自當酌處為教皆以勿煩休煩戒之臣等之惑至此尤甚
如諸丈一說渠乃抵死固諱雖推鞫廳之威不刑平問則
萬無吐實之理刀鋸鼎鑊專為如此輩設而棄而不用此
何意耶聖上既不能嚴問承招則終置極刑而先施刑訊
斷不可已也臣等雖極駑鈍以言為責寧碎首枯立於玉
陛之下自犯其瀆擾靜攝之罪不知避也請勿留難亟賜

一俞以快輿情之憤答曰已諭○幼學丁有後上疏請丞
定大計以安宗社○傳曰自上眼疾甚苦不得已受針
調攝間雜公事勿入事累累下教而政院每不承奉傳教
之意並爲捧入所見極煩眼疾尤苦有難堪矣戶兵判藥
房提調禁府堂上呈辭及緊急疏章外不緊呈辭疏章姑
限調攝間勿爲捧入事更加詳察舉行○政院啓曰備邊
司公事戶曹禮曹兵曹判書並命招病不來矣傳曰明日
更爲命招○備邊司啓曰成佑吉曾以軍器失火之變朝
廷請爲拿鞫又因越境行獵之罪臺諫亦請拿鞫而自上
以邊易閫帥爲難特下姑爲推考之命若令佑吉實有可
用之才而其罪止於失火行獵則拂拭仍用以責後效固
無不可佑吉本無緩急可恃之才而到任之後多行取怨
之事積失人心身且有病不能察任軍務重事置之相忌
之域本道防備日就無形雖在無事之日尚難仍任況此
彊事孔棘之日乎設令仍任無以號令一道而僨事必矣
群議皆以爲決不可苟且仍存致有後悔主將得失所係

非輕敢此申稟傳曰依啓乎合兵使可合人極擇議薦○推鞫廳啓曰鳴國瓔招內許鈎作耕俊究檄事及慶運宮投檄之事皆出於奇俊格之䟽云此事今當覈處而元䟽未下無憑據請下其䟽使之憑覈處置敢稟傳曰知道○推鞫廳啓曰趙國賓招內郭瓔上䟽因鳴國出示於起聘之家明燈瞥然看過云以此觀之則國賓顯有同叅之跡而諱不直告固當刑推李吉元因國賓在八十里外往還之際自致經夜分揀放送宜當伏惟上裁傳曰依啓趙國賓今姑仍囚○推鞫廳啓曰郭瓔尹起聘供辭如此敢啓傳曰蘇鳴國為先刑推嚴鞫○蘇鳴國刑問一次不服李吉元放送○前入奇俊格許鈎䟽及郭瓔䟽封下鞫廳○推鞫廳啓曰尹起聘刑推議啓事下敎矣此人之罪似當刑推而大明律若癈疾者不合栲訊據衆證定罪云伏惟上裁傳曰知道尹起聘定配○癸酉傳曰大內有故移御甚悶不得已慶德宮並為先營造者工役似不如仁慶宮之浩大完畢亦易故也近日凡傳敎之事因提調太多

不即勘定以失其機者非一試以奉常寺移設事言之可
移處圖畫以入甚非難事下教三四日尚不畫入營建之
事解弛日甚據此可知提調十餘員所察為者何事極為
寒心明日內速令畫入而慶德宮今年內雖未及畢役明
年勿退盡畢今後係干傳教之事三日內不為回啓則公
事次知郎廳推考五六日不為回啓則次知郎廳罷職次
知提調推考事捧承傳着實施行事言于都監○明日慶
德宮諸提調會同議處推鞫姑停○政院啓曰更為命招
則戶兵判來諸禮判病不來矣傳曰知道更為命招○備
邊司啓曰撫院移咨之事係干軍國重事故今日大臣以
下齊會于本司而文郎廳鄭應斗一員外其餘五員皆稱
病不進極為不當請並推考以徵怠慢之習傳曰允○禮
曹判書李爾瞻命招不來○備邊司啓曰伏見撫院咨會
內事理此乃援甲寅年間白布政已行咨會之事而要我
整頓兵馬臨時合兵征勦之意也第念甲寅年則奴酋縱
有桀驁之形而特無蠢動之狀布政欲以虛聲為掎角聲

援之計而已今則其咨文內有無端生事計襲撫順公行
叛逆等語其稱兵逆亂之狀已爲昭著 天朝誅討之擧
似不但已恐不止於虛聲而已也咨文中所謂七千火器
手則其時回啓中無此等語其時賷咨陪臣因廟堂分付
以前日黃應陽處書給防虜備倭水陸各處通共之數語
及於問答之時故尙記其數如是言之耶各處通共之數
但止七千則似當就七千中量留南邊防倭西北備胡之
卒矣今此調送恐不必准其七千之數也令本兵詳考甲
寅年調兵節目參酌定奪其他選將備糧措置器械等事
亦令有司悉心規畫俾無臨時違誤之患竊念伊賊叛形
已具前日兩度胡書中辭語情態可見今日自强之策亦
所汲汲皆以爲平安兵使則依前李時言例以當爲領兵
之人極擇差出使之選擇軍兵臨時稱以副元帥入送而
又出體察使或都元帥中一員在京料理相機進退允合
事宜敢此並啓傳曰依啓以撫院咨文觀之老酋桀驁雖
以 中朝兵馬未能必其一擧勦滅此回啓中恐不可輕

易征勦更加商量務出萬全等語善措添入以送似當共
大提學詳議回啓而入徃文官處亦詳細指授以送體察
元帥可合人書啓○備邊司啓曰臣等取見下戶曹義州
府尹狀啓有曰小通事崔鳳傑回自遼東言內都司問曰
謝 恩使何至今不來耶傳聞漂流唐人及貢馬皆已來
到義州而尚無黑白無乃你國有倭賊聲息耶云云今此
冠服降 勅莫大慶禮自上必欲郊迎意甚盛也上候適
有不安之節或迎 勅於闕門之外或只使百官郊迎亦
是變禮之不得已也中朝之人雖不致問在我之道固
不可緩謝至此況遼陽各衙門無不疑訝至以國有倭賊
聲息為問當此訛言傳播之餘事事致疑則實非細故前
者該曹及承文院縷縷陳啓之意亦出於此惶恐敢啓答
曰此事李廷龜等回還也先送一起謝 恩使而 皇勅
之降又送一起謝 恩則其於情禮允合無欠而今已踰
過更無可為闕門外迎 勅不可為也冠服 勅書謝
恩奏文二道磨鍊謝 恩使二十日勿退發送而迎 勅

二十日後親爲行禮後繼送降勅謝恩則事亦出於
權道小無所妨矣更議以處○備邊司啓曰備忘記辨誣
事自外雖防予意則鎭江城役各衙門萬無停止之勢若
到明春即爲始役則更無可爲防虜之言有不可信也謝
恩之行付奏他事似未妥當如聖節之行勿爲築城之
意善爲措辭具奏付送可矣若付冬至使之行則恐未及
事機也令備邊司急急議處雖送咨各衙門萬無停築之
理更加商量回啓事傳教矣卞誣奏聞停築移咨臣等
當初欲爲姑停者非有他意也揣量中朝各衙門事情
深有所未安故敢將群議冒瀆天聽矣前後聖教丁寧必
欲奏報以雪厚誣臣等遵奉聖筞具奏順付於節使之行
一面移咨於各衙門請停城役事已爲覆啓矣今因聖教
竊更思惟既被前古所未有之誣枉則陳奏卞釋固其所
也至於勿爲築城之意並及於奏文中則恐涉煩瑣且
中朝之人若以爲修繕城池乃是守邊之常道而數年前
議定之事本不係於訛言況退行明年爲本國也在我既

已洞釋以示悃愊而伊國一向疑訝不信咨報之言至於奏聞茲事豈至煩瀆於天聽乎各衙門或不無嗔怪之患臣等之意奏聞中只以訛言傳播重被惡名不得不籲呼卞釋之意善爲措辭順付於聖節使之行而勿爲等城一款則只移咨各衙門宜當若以爲送咨各衙門無停等之理則或移咨兵部似合事宜惶恐敢啓答曰若只奏卞誣則奏聞不必爲也等城事只移咨于兵部各衙門亦可停止乎假曰出於守邊之策則何徃而今始等之乎未可知也更加詳議處之○傳曰脫有緩急今後兩西倉穀切勿浪費十分儲置且關西船運依祖宗朝故事申明嚴禁事兩西監司處詳細下諭○禮曹判書李爾瞻上劄曰伏以罹此罔極之誣方有竄處之擧退伏私室祇俟罪責頃者再値受針之日累承牌招之命呈告旋出黽勉入侍事勢雖迫心實惶憫目今國家多事臣之兼管非一日有召命皆不得赴及至今日又承三招坐負不恭之義自速逋慢之誅臣非木石亦有血氣豈不知驕戢

未安稽命有罪而冒出供職則獄事靡竟引嫌退縮則分
義甚乖進退至此實爲狼狽且念臣立朝無狀見嫉既多
斐文疊出鬧端不息今又鳴國指瓔爲挺刃代名投䟽兇
狀畢露微臣被誣固不足惜至於語逼君父辱及朝廷實
由臣致罪安可逃臣若在朝此變不止願定之策莫若去
臣設臣無恥雖欲仍冒聖明安能曲全公議必不容庇伏
願聖明俯察危衷特從至懇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
甚答曰省劄具悉爾須迎 勅拜表等禮稠疊此時何
可連章辭退予尭遵前旨安心速出○甲戌傳曰禮曹判
書命招政院啓曰禮曹判書命招病不來矣○傳曰罪人
不得任意出入而蘇鳴國出入于尹起聘家極爲可駭當
該禁府都事推考今後凡保放罪人勿使任意出入事令
禁府申飭爲之○傳曰近日營建都監啓辭必犯夜入啓
郎廳必閉門後來呈乎上年日短時亦不至夜深入啓公
事矣今何如此乎今後亦依上年詳察早入若來呈啓辭
則政院亦即入啓事察爲○傳曰慶德宮信城君家別殿

別堂奇協家別堂張綸家別堂郎廳監官各一員極擇差
出速爲始役監董昌慶宮繕修時郎廳監造官無故者有
之則詳察擇差傳曰安邊府使權餘慶今姑下去七月
初生使之上來事言送○兩司合啓曰再昨奇俊格之既
下也鞫廳諸臣纔接目入耳滿座駭憤心骨沸熱即以拿
問事入啓何待命下因日暮罷散昨今迄無發落此何等
大獄而遲延至於信宿乎請亟命拿問期於歸一快施邦
刑答曰自當量處靜攝之中勿爲煩啓○備邊司啓曰奴
酋情形之兇逆兵力之鴟張十餘年來已作難當之虜非
但境連我 國有早晚必噬之形遼廣各衙門亦皆憂之
今有歲年今者無端生事入犯 華界其樂禍之心必不
至於侵擾邊上而已雖以天下之兵悉難勦滅所謂女真
兵滿萬天下不能敵者也此賊每稱金之遺種其穴完顏
之地亦兵馬之精强不下於完顏聖慮所及實出尋常固
當依聖教措辭回啓而第念 中朝之於外藩事體截然
軍機至重且密有非小邦所可與論以我事理言之但當

受其指揮臨時進退而已但此事終不獲已而有興兵赴
援之擧則似當有邊上 勅諭然後乃可入境回咨末端
當還咨意候 勅諭到日整頓聽調之意善爲措辭添入
宜當傳曰依啓務出萬全等語只陳予所懷非與論於
中朝軍務也但念 天朝之於我國有同一家雖陳所懷
有何所妨更加詳議善措回答○備邊司回啓曰 天朝
與我國事同一家依聖敎畧爲措辭以答固無所妨以此
意令承文院急急磨鍊以送爲當敢啓傳曰依啓○新闕
營建都監啓曰備忘記慶德宮北門與大內太近而巡邏
似無通行之路墻外加築造立外北門則便當事傳敎矣
臣等昨日會同看審則外墻西北有獨松亭亭下有細路
轉通于社稷洞今之退築起自外墻西北隅循獨松亭東
至權盼家轉上于尹惟愼家屬于內需司東山然後大內
無太近之患矣別紙圖畫入啓矣答曰知道北門太近於
大內故欲爲退築多撤人家則非予本意也聞權盼家有
函答不可入于外墻之內更察以啓○營建都監啓曰傳

曰仁慶宮入禁川橋則所撤各司人家數及家主姓名書
啓不入禁川橋則所撤各司人家數及家主姓名一一圖
畫録啓事傳教矣禁川橋入於闕內則當爲退築墻內外
應撤人家凡七十六戶矣不入於闕內則別無退築之事
而但以御路開拓之故所應撤者凡三十四家矣右兩件
並爲録進矣答曰知道仁慶宮不造禁川橋則似爲埋沒
詳問于性智施文用及長善處○傳曰成川降仙樓已爲
完畢云兩宮多有樓閣造成處近人無遺上送事下諭于
平安監司處且降仙樓造成時有勞人分等書啓○備邊
司啓曰軍門及遼廣各衙門胡書咨文今已磨鍊不可不
急急發送賫咨官李埁曾因聖教治裝已久以此人爲先
發送下誣咨文則另差他員隨後發送而跟隨譯官各別
擇送宜當傳曰依啓○備邊司以平安兵使狀啓啓曰胡
人進告不可盡信而奴酋定將二萬汝許相戰之說適與
撫院咨內計襲撫順之說相符或不無聲言汝許相戰而
侵犯天朝之理彼來胡人處着實探問連續馳啓事行

移何如啓依允○邀擊將軍丘坦送票於義州曰為虜情事奴商向来與撫順互市交易忽於前面四月十日假稱入市遂襲破撫順我兵四集賊即出境我兵追至境外遇伏失利今奉 旨議勦發兵一十四萬陸續出關聽奉撫院明文與貴國王操鍊兵馬七千以備合勦宜速啓國王早為預備奴商款服一說未見的報至於該國隣商地方今宜嚴防兵馬相期聽調須至票者○乙亥合啓連啓曰昨承聖批以自當量處静攝之中勿為煩啓為教臣等之痛尤甚既之未下人不得見之雖或有間間云云之說莫重莫大之罪宜不敢輕易啓之既下之後悖逆不道口耳不忍言聽之說狼藉無窮為臣子者不幸見此罪人未得之前安敢食下咽哉主辱當死况此罔極之變若謂之辱則不亦歇乎前乎萬古未有甚於此悪後乎萬古未有甚於此悪合司所啓皆為姑停者以其煩擾有妨於静攝而當此大變非但臣等之至痛射天之毒及於聖躬奚暇念煩擾之為煩擾也請 亟命拿鞫罪人必得○又啓曰右叅

賛李覺本以兇險淫悖之物爲逆賊知先腹心陰謀秘計無不與知幸免刑戮復廁宰列實是大變梟性不悛肆毒猶肆同氣引類締結群凶以鳴國爲猘狗以鄭瓔爲嚆矢潛聚旨鬼之窟欲逞空國之計做出傳播密旨退托大論等語作一凶疏上以陷君父於不測下以害忠良於罔極奸謀未售凶札先露其所謂一處最詳其所謂的播其所謂必不諱之者渠之爲謀主已可知也日昨瓔賊承服之夜又以覺爲諸丈之首則覺之情跡至此而尤難掩也請亟命拿因嚴鞫按律定罪以快神人之憤答曰已諭李覺事令推鞫議處○知文館校理姜縉副修撰崔濩等上劄曰伏以右叅贊李覺本一兇險人也曾在　先朝腹心知先謀危聖躬罪極貫盈得免常刑遽在宰列亦云恠矣式至今日又生陰謀做出傳播密旨退托大論等語群聚不逞出入旨窟指嗾鳴國利誘賊瓔先上兇疏語涉不道上陷君父下害忠良必欲空人國我士類而後已其爲計不亦憯乎幸賴　祖宗默佑鬼神陰誅奸謀未售兇札先露

則其為謀主已無疑矣昨日賊瓔承服亦以渠為諸犬之首則陰究心跡至此尤著兩司合啓實出輿情而聖上只以鞫廳議處為教人心所激天討難稽請亟命拿囚嚴鞫依律定罪以洩公論答曰自當量處靜攝之中勿為煩擾

○傳曰虜情叵測疆場之虞日深今日朝臣果有如尹弼商魚有沼者乎第聞才不借於異代為得其人詎使前輩專美也方當嚴明紀律料理規畫選將練兵積穀峙糧修繕城池整頓器械本司頻數會議預先措置庶毋貽後悔予欲親見面議適因患疾未歇方為受針吟病調攝之中尤以國事之無形為悶宜體予意更加察行事言于備邊司

○知事沈惇上疏曰伏以奴酋桀驁日益強大有猖然呑噬之計懷匪茹猾夏之志必動之形愚夫亦知頃見撫院咨文有無端生事計襲撫順等語而豨突狙發之狀未得其詳今見丘游擊票文伊賊假稱入市襲破撫順我兵追至境外遇伏失利今奉旨意勦發兵十四萬陸續出關貴國操鍊兵馬七千以備合勦云此與甲寅年間要我

聲援虛喝逕止者大相不同蓋其時則奴酋雖有不恭之
形而尚未蠢動故終歸於有聲無實今則掩襲搶兵陷沒
邊城伏路邀截殺戮官軍是罪惡既極兵端已啓矣問罪
之師勢所必興合勦之舉似不但已在我之道唯當調兵
辦糧若將朝令夕發豈可等視往時之虛喝而不爲之整
理乎萬一征勦之議遂寢兵不出境則國之幸也如或剋
定師期降 勑徵發則以今之人心紀綱何能一齊調發
於倉卒卒砲手七千雖不能依數聽調而小不下五六千
且發兵五千則攜負器械者厥數必倍踰萬之兵何以調
發軍前糧餉何以接濟古人之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
之費公家之俸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以我國偏小之地興兵萬餘轉餉千里則民心洶洶國
內騷然行齎居送之弊豈止於不得操事而已哉而況我
國密邇奴穴隄備之策不可小緩而近聞兩界列鎮土兵
盡散沿江一帶蕩然無備若使伊賊不得志於 上國而
怨我國應援 天兵移兵於我則將何兵力可以抵當思

之至此不覺寒心近年以来國有大役征繇煩重小民怨咨古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今之民怨可謂極矣不幸又有軍旅之事自古兵革土木勢不並擧而一面調發軍兵一面輸運木石内而呼耶之聲振動遠近外焉征役之人擱道號哭則其爲氣像何如哉竊恐大役未完邦本先蹶伏願殿下亟寢宮闕之役專意防備之事不勝幸甚若以爲兩宮之役不可俱停則專力一宮速爲完畢以備移御一宮則徐待邊警止息更將興工亦未晚也言雖輕妄實出憂國勿以人廢言幸甚嗚呼軍書更急事機極緊規畫料理不容少緩而備局策應不過泛常文簿而已三公有故大臣未備廟堂之上論議不廣軍國之事主張無人殿下試觀今日之勢脫有緩急則有一事可恃者乎伏願殿下奮發乾剛開張聖聰召對備局諸臣於卧内諮訪禦敵之策則其於選兵峙糧豈無其宜乎伏願殿下留念焉臣家世受國厚恩義同休戚思欲隨事竭力以報聖恩之萬一而性本踈拙且無心計平生足跡一不到西北地方

每於議論之際徒仰人口如是而尚忝有司之任備局一
事了無絲毫之補此臣之所以前日籲吁乞遞者也當此
疆事孔棘之日因循爲冒不爲遞免則僨事之後雖被誅
戮有何益哉此非虛讓也實出悃愊伏願聖明亟命遞臣
備局有司之任以授知邊事之人公私幸甚謹昧死以聞
荅曰省䟽具悉予當留念焉宮闕役事旣已強半何可遽
停觀勢以處勿辭盡職○傳曰大內妖變日益甚慶德宮
爲先督役明年勿退永畢事言于都監使之着實擧行○
校理姜䌫修撰崔濩啓曰臣等伏以三司一體論議不可
異同而今日陳劄時只論李覺事不擧許筠奇俊格等事
臣等論事失體之罪著矣不可仍在論思之地請亟命鐫
削臣等之職荅曰勿辭○禁府堂上尹銑尹壽民金闓啓
曰臣等伏見十四日下鞫廳奇俊格䟽中措語皆是犯
上大逆不道極兇極慘不忍見不忍聞不覺骨寒而髮竪
也所言若實則許筠當伏大逆不道之律若或欺罔則俊
格當伏大逆不道之律推鞫辨覈不可晷刻小緩故其日

不待密匣之封經先啓請拿問而拿命經宿不下至于三
日四日而尚且寥寥臣等竊憫焉昔年李顯慶之事只發
臺諫風聞而推鞫得實尚正典刑今此輩之於跡何等若
變而遅延至此抑何故歟此而不覈則三綱淪矣人理滅
矣終至於國非其國此事早晩必有發端者莫謂臣等今
日不言也臣等一有司也奉教推鞫之外若無議啓之命
不敢妄有開說而此非近日尋常逆獄之比義不可共此
賊一日並容於覆載之間故惶恐敢啓答曰知道○兵曹
啓曰因備邊司啓辭調兵事臣等竊查甲寅年啓下公事
則平安道束伍軍二萬五千五百老殘收布一萬二千五
百差加操鍊能得其死力則亦是制勝今若遍徵諸道則
騷擾之弊勢不可不慮姑勿調發只平安道七千名黃海
道二千五百五十名江原道二百名開城府五十名抄出
准備以待師期事啓下矣臣等執此參商目今事機與甲
寅不同老酋猖獗兵勢已動我國軍兵調用遅速不可預
料固當急速團抄以待師期關西一道境連 上國隄防

征勦本道當先而軍兵數至三萬正軍亦有餘數雖調七
千以應上國之令餘軍亦可備禦邊上黃海道雖調三
千此外丁壯之數不爲不多亦可繼援今以平安道七千
名黃海道三千名依甲寅啓下數申明精抄裝束待變事
兩道監兵使處下諭使之急速擧行宜當關西之兵倘赴
征勦之擧則本道添防不可不預爲磨鍊下三道江原道
軍兵各調數千使之整齊以待臨時聽用京畿開城等處
軍則觀勢調集以備京城不時之用宜當着令廟堂更加
商議處置將領可合人令備邊司廣詢僉擧抄擇待變京
外備嘗戰陣者勿論常人兩班朝官閑良別爲揀選裝束
以待事依甲寅事目施行何如啓依允○傳曰西北日甚
可憂文武臣丁憂者預爲抄啓更觀虜勢依祖宗朝事
起復調用事言于備邊司○郭瓔更推後刑問一次供稱
國賓往來光陵言伐木曲折甚詳故有李逸老者欲以
此陳疏已爲構草鳴國與逸老交持此紙傳與臣曰旣有
拿問之事以此爲證云○傳曰郭瓔問目中密旨事不爲

並問踈漏甚矣當該問事郎廳推考○丙子傳曰體察使何不議奪爭體察使並速議奪事言于備邊司○合啓連啓曰奇俊格之疏下于鞫廳鞫廳之回啓已過數日而尚無拿鞫之命臣等竊未知聖意之所在也疏中大逆不道之言前史之所未見叛逆之臣稱兵犯闕者雖或有之而猶不敢直斥君上措語之極凶未有甚於此者俊格許鈞之中大逆不道之律一人當服此何等獄事而聖批以量處爲教有若尋常獄事耶凡事在可否是非之間猶然不可辨覈者則猶之可也而亦不至於如是之久此獄情跡片言可折見之者骨寒而髮竪聞之者膽裂而氣塞不忍與此賊並生於覆載之間自上遲延至此馴致輿情鬱拂衆怒益熾將至三綱斁毁人理滅絶爲亂臣出亂言亦何忌憚一刻不决則擧國臣民與逆賊俱生環東土凡有血氣孰不欲暴其罪而臠其肉哉此若小遲永慶直戕婦男之徒亦有生道豈不寒心請亟命拿鞫歸一肆諸市朝李覺官居宰列其惡猶前與鳴國昏夜相訪陰謀秘計無不

熟講而毒淬◎心鍊必欲誣上禍下其處身積慮非一朝一夕之故豈不憯哉郭瓔招辭以覺爲諸丈之首疊出於前後斷無可疑之事原其情跡小無輕重之差揆之獄體豈容渠之安坐其家使之頃刻偃息哉陷君父於不測害忠貞於罔極喉人陳疏之罪特其餘事耳請亟命拿鞫按律定罪若鳴國郭瓔則一一輸情更無餘蘊誣告之罪豈宜一刻容貸請速依律處斷趙國賓則諱不直招尚稽刑章非但獄體不當如是其妹夫李逸老亦搆一疏草潛與賊瓔而現發於昨日其疏文字雖或小異而搆虛揑無彼此雷同非國賓指嗾而誰請國賓嚴訊按律◎答曰自當量處勿爲煩瀆◎傳曰予眼疾極苦大禮累退不得已更爲受針調攝而每將已陳不急之論兩司逐日煩啓使有妨於調攝臺諫政院亦人臣也何敢不有傳教當此受針調攝之中強論而捧入畧無顧忌事極爲不當今後三司啓劄限平復間一切勿爲捧入事着實擧行◎幼學吳鐺上疏請先下節目以究廢黜之典亟斬二凶以絕奸黨之窺◎

備邊司啓曰奴酋兵勢日肆猖獗　天朝徵兵之擧必不
但已若終不獲已則抄擇兵馬在所汲汲一夫之勇三軍
賴以生氣兵法有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若懸重賞廣加
募集超乘扛鼎之士必有聞風而至者令該曹行會八道
以開自募之路答曰依啓○備邊司啓曰鎭江等城果爲
防虜則何必於訛言後更發始役之議乎本司之啓太歇
後誠如中外人心玩愒每以赴賊爲已死之緩論也今可
召還南溟羽而令李埈賫咨文以往其咨文中城役停止
之意更加善措待謝　恩使入往後繼送似便奏　聞則
徐觀事勢更議以處事傳教矣臣等因張禮忠等所言揣
量　中朝各衙門事情止等移文咨及不誣奏　聞莫如
姑待之爲愈故臣等敢陳所懷矣聖教如此依上教下諭
于南溟羽使之還來而令承文院婉曲措辭使李埈賫往
奏文則徐觀日後事勢更議爲之之意敢啓答曰依啓○
傳曰李逸先拿囚趙國賓刑推○傳曰以郭瓔供辭問于
蘇鳴國以啓○推鞫廳啓曰伏見奇俊格䟽皆是極亮、極

慘耳不忍聞口不忍言釁處之擧不可一刻少緩請告者
奇俊格被告者許鈞卽刻拿因此非俊格所獨爲之事奇
自獻並爲拿問爲當敢啓○又啓曰臣等將奇俊格許鈞
奇自獻拿問事再昨已爲啓達此等人所言皆是極兇極
慘人臣不道之罪孰有加此不可一刻少緩以稽天討請
亟下拿因之命窮查歸一而後處之爲當敢啓傳曰此事
不可不親鞫處置姑待平復判義禁差出後拿問可矣○
趙國賓刑問一次不服○鞫李逸光逸光供臣自 西宮
罪惡既發之後常懷憤惋去冬儒疏齊發國論歸一爾瞻
多般退托姦計極巧臣慷慨所激搆疏將呈而紙地不備
挾置冊匣矣正月望間族姪鳴國來訪臣於臣妻娚國賓
家偶見疏草曰請得此使他人呈之臣不許三月初鳴國
又來求甚懇臣始出給卽因老母病重馳往楊州地閱月
留救昨夕入城始聞郭瓔至瀆天聽鳴國與瓔私相傳之
事臣安得知之乎臣懷忠告之心既不得親呈而今因郭
瓔始爲現出臣之情事庶幾少減矣○丁丑備邊司啓曰

以兩司合啓成佑吉事傳教矣曾見義州府尹膽送丘坦咨文草有過江行獵逐雉等語臣等極以爲驚駭令本道監司查覈馳啓後處置事覆啓行會矣今者兩司所論如此而事關 上國拿問爲當敢啓傳曰已爲遞推矣○備邊司啓曰備忘記體察使何不議奪乎並速議奪事傳教矣體察元帥名號雖不同其提挈兵綱指揮群帥號令諸道則事體無異前日本司會議時從群議只以元帥望入啓矣今承下教反覆思惟先出元帥使之整理軍務體察使則姑待前頭事機如何更稟差出似當故元帥可合人加書以啓答曰知道元帥觀勢往赴軍前之官體使在京料理方略之員體察使以有計慮人不可不預爲擇簒差出使之規畫我國事未免臨渴掘井每失事機體察使並速擇簒○備邊司啓曰虜已發動襲破撫順誘兵之擧非朝則夕俄頃呼吸之間羽書交馳則轉餉事萬無可辦之勢極爲可慮西鄙軍餉乙卯年間沒數舡運分賑兩湖饑民或取用於繕修都監留財零星守宰多未得人直路見

存之數尤甚不敷三縣山郡之穀或可量數移儲如義州昌朔等官所當優數收貯以備軍前收用最為緊急應運之米未及運到者及米在內地而會錄還上者急速輸運以濟燃眉之急如或道內之穀不贍則黃州等官作米亦可推移搬運一邊料理調畫一邊明查見在實數幾許與否詳細啓聞以憑朝廷處置一乏軍興責有所歸急急馳諭於該道觀察使處宜當近來赴京使臣之行中國之人稱領買頭的差員云其辱國命甚矣且　上國地方邊虞孔棘遑遑戒嚴之日踵前馱貨往來則道路觀者其謂我國有人乎各别禁斷以除遼東軍馬之弊捧承傳施行何如答曰依啓本司過為輕動矣何可預料遽至於停廢該司唐貿易乎今姑使之依前貿來更觀事勢察為非晩矣○傳曰　中朝事機必得詳知然後自此應變庶無失誤矣征勦虜情等事使譯官崔屹勿為煩洩詳察探問陸續馳啓事下諭于義州府尹處○推鞫廳啓曰臣等將竒俊格許垧不可不鞫問之意屢為陳達而今承判義禁差

出後拿問之敎臣等不勝悶欝焉雖係匿名書誣告之事猶命即日拿鞫況此極惡不道前古所無之逆何可一刻緩鞫使之帶職在家有若無罪者哉請亟下推鞫之命一洩神人之憤群情如此敢啓荅曰予意已諭靜攝之中勿爲煩啓○又啓曰蘇鳴國供稱如此前招承服之後今日所供許多說話無非推諉於他人以爲自免之計其反覆凶譎之狀一一昭著更無可問之事至於祕告求端之語是人臣極惡不可一日容貸請下正刑之命以雪擧國臣民之憤群議如此敢此申稟傳曰與郭瓔面質○鳴國與瓔面質後瓔加刑不服○戊寅備邊司啓曰平安兵使成佑吉被論之後本道軍務抛棄已久不幸今有徵兵之擧請兵之策專靠于本道兵使而新兵使赴任萬分緊急請速爲政事差出一二日內發送宜當且安州牧使當初以防禦使稱號者正爲今日也牧使鄭山雷非但身有重病名稱未著此時防禦之任決難堪當蒲浦僉使蔣後琬到任之後殘暴貪污積失人心西塞門戶之地不可付諸此

人並爲違差以武將中表表有名稱者十分擇送亦當敢啓傳曰依啓鄭山雷今姑勿遠觀勢察爲將後琬事下諭于李適方伯使之覈實馳啓後議處○禮曹啓目今當發生之月雨澤愆期淒風大作兩麥枯損旱災如此農事形止極爲憫慮審理寃獄修溝渠淨阡陌掩骼埋胔等事依例舉行何如啓依所啓施行○生員李弘詢上疏 西宮廢黜之典尚未完局鬼雌作孽欲陷士林仍圖翻局之計請先斬覺兄獻以懾奸謀仍定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備邊司啓曰今此胡書辭語及胡書來到日月則具在咨文中別無可問之事若問徵兵事則當答曰小邦之於天朝有父子之義君父徵兵則臣子敢有不赴之理況小邦蒙 天朝拯濟再有今日秋毫皆 皇上之賜敢不竭力來赴哉但小邦積弱之餘南倭北虜之備常患不贍此外調出數千之卒勢極不易況此虜巢穴密邇我國 天兵征勦之日其勢必當乘虛而迸于小邦顧此形勢必也嚴兵關守可免隳突之患今若分兵遠赴則不教之卒無

益於應援而小邦自守之兵尤極削弱恐貽天朝東顧
之憂既蒙咨會候勑諭到日敢不赴援云云爲當此外
問答之出於所不料者惟在賫咨官隨機善應而已敢啓
○傳曰胡書咨不必先送與徵兵一時入送可矣以有
勑諭後當爲赴援之意措辭似當至於先請降勑不妥
候勑諭三字改措好矣且我國以天朝藩邦當固守
藩籬非但自守之計也情理亦如此矣以不教弱卒驅入
賊窟比如群羊攻虎無益於征勦其在我國及有不守之
憂矣如此情實十分婉曲爲辭以爲軍門撫院更思之地
如何予見如此本司及覆商確善處○己卯幼學張懿範
上疏西宮廢黜之典尚未舉行人心危駭亮黨生心邊
鄙一警則奸民內潰覆亡之禍迫在朝夕請亟遷西宮
於外邸移置諸服以訖天誅以安宗社○全羅道生員
曺孚謹上疏西宮廢黜之典尚未舉行人心危惧逆圖
潛熾方今邊鄙多警徵兵方急萬一有警則爲禍必甚大
臣伴食三司立仗知而不言皆懷自全有臣如此何以爲

國請下臣章于廟堂亟講禦奏之議以安 宗社○幼學
李松壽上疏禍根尚在奸謀漸肆而邊警方急國命將絕
請亟完禦奏〻典以安 宗社○欽差鎮江都指揮使丘
爲乞探夷情事査得奴酋自暗襲撫順之後將所獲財貨
牛馬糧食盡搬回巢燒屋毀城而去至今未見動靜奉
聖旨調兵十四萬餉銀三十萬陸續出關閏四月初三日
摠制軍門汪已移住山海關矣勦奴日期尚俟大兵到齊
方定出征之期楊軍門諱鎬係原東征者今起用經畧軍
門杜摠兵諱松原任遼東摠兵貴國兵馬速宜預備勿致
臨時遲誤須至咨者○傳曰旱災如此山川祭及應行祈
禱一事一依前例察行旨亟祈雨則過迎 勅後二十七
八日爲始擧行○傳曰賚咨官入往時以我國三邊防備
自守不暇擧單弱不教之卒入援 天朝有何所益頹老
爺深思小邦情事許令固守藩籬則非但自守弊疆其於
助勢犄角之策亦有補益小邦度兵赴援 王師如有一
毫所益小邦何敢有所云云等語善爲措辭指授多給人

情使之盡心周旋似當令備邊司急急議處○以金緻為
兵曹參議鄭岦為參知鄭逵為同副承旨韓曉為司諫院
獻納金景瑞為平安兵使○傳曰近 勅大禮已迫禮曹
判書命招使之速出察職○推鞫廳啓曰李覺令推鞫廳
議處事下教矣李覺之事再發於郭瓔之招顯有指嗾之
跡依臺諫啓辭拿問宜當伏惟上裁傳曰依啓○又啓曰
臣等伏見李逸先元情則渠之所為一一直告更無隱諱
之事以獄體言之則此罪不干於鞫廳移刑曹推斷為當
伏惟上裁傳曰絕島圍籬安置○又啓曰趙國賓之罪與
尹起聘似無輕重惟在上裁傳曰絕島圍籬安置○圍置
趙國賓于巨濟李逸老于孫邑○鞫李覺覺供郭瓔則平
生不見面不聞名嗚國則乙卯夏間始見其面未久以風
聞被囚自是以後至于今日未嘗一番相見亦未嘗一番
通問渠之所為臣何得知之臣與柳希奮李爾瞻嘗會於
李慶全之家談話間爾瞻曰大論何以為之臣答曰事係
宗社在所不已二三親臣必須同心協力為之可無携貳

之患矣希奮謂甯聽曰此言是矣以　祖宗朝言之則生
與大監皆為河崙之人也甯聽曰從近往見容昌會議為
之云云日月已久未能仔細記憶大槩如此而已天意如
此之說臣未之聞也至於容旨之言臣口未嘗發說則未
知尹起聘聞之於何處言之於鳴國以傳於郭瓔乎臣雖
無狀官居宰列豈有與如此公魔之輩相接謀議之理而
亦豈敢一毫欺隱於天日之下乎○庚辰藥房問安答曰
凡人有病則合眼調治然後庶得一分之效况予所患乃
眼疾則尤當收視靜攝而前後受針雖多疏章啓劄紛沓
出入使不得一日穩全調攝其何以見效也曾有累數政
院亦不體行大異於數年前亦可以觀世變矣人事如此
針效何望眼證朝歇晝重予甚悶焉○備邊司啓曰今日
虜情之叵測如此而在我之備無一可恃聖慮及此臣等
敢不悉心料理以紓宵旰之軫念第有所懷而筆舌之間
未盡下情區區臣等之意欲一登對各陳管見以補涓埃
近緣玉候未寧方在靜攝之中臣等只自憂悶而已傳曰

知道予欲一見詳議邊事適因患疾大禮累退今病度日
深用憂悶願御等頻頻齊會詳細料理勿致疎虞之弊○
傳曰竊聞各道守令邊將等禁山林木擅伐曳下劈鍊舡
運云此事虛實雖未詳知而目今大役方興一條之木所
當愛惜且一條之伐民弊不貲若有如此之人則詳細擲
奸啓聞勿饒雖監兵使如有如此之事一一馳啓事下諭
○進士崔光弼上疏臣於上年首進直廢之論兩司啓之
百僚從而庭請群臣將順聖孝只講減損節目卽今遼左
徵兵事勢與前頓異奏廢之擧緩不及時恐有內訌之變
以危 宗社請亟完廢黜之典仍行奏知以正王法○幼
學鄭之問上疏禍根未除人情危惧奸徒逆黨益肆其謀
西塞警急國命將殆請亟完廢奏之典以安 宗社○生
員崔尚質上疏禍根未除奸謀翻局四兇協策必欲害忠
良之臣具計豈止於此乎外警方急內訌可憂請亟定大
計以完廢黜之典俾安 宗社○進士李乾九上疏 西
宮廢黜之典尚未完局奸黨生心欲害忠良以爲翻局之

計李覺奇允猷等旣出賊口不可不隨現痛治以懾奸心
而遠左徼兵邊警若急則內訌之患將至不救請速行嚴
黜之典以安宗社亟斬二亮以絕奸宄之根○傳曰今
日人心兵力大異於　祖宗朝而一自癸丑逆變以
後憂虞之形隱伏於不言之中調兵入送之際或不無意外之
變不可一二言也況我國軍兵素養一如　中朝兵農之
分則雖朝令而夕可發也此則不然調聚之際必貽後時
之患强發不教弱卒怨叛人心驅而送之則何待渡鴨江
而生變也不但此也藩國事體不可無　勅諭而徑擧入
往于　中國地方雖尺童可知矣備局諸卿果有念及於
此乎如此大事不妨反覆商確以定自大臣以下各為獻
議非特徵兵如西北守禦方畧幷詳細獻議善處國有大
事謀及卿士則廣詢博議何妨更加着審察為事言于備
邊司○傳曰李覺姑為保放○傳曰予病尚未快差謝
恩拜表則當力疾親傳矣　千秋　聖節拜表權停例為
之○傳曰江華遣御史或試才或摘奸以來令備邊司事

目磨鍊啓下施行○備邊司啓曰伏見平安監司義州府尹狀啓及丘叅將票文則征虜軍兵餉銀已奉聖旨陸續出來文武大將亦已差出汪軍門進駐山海關其大擧誅討似非虛聲我國既已被徵而前後各衙門咨票事理如是敦迫在我調兵財糧訓鍊團束預備等候萬分汲汲已將各官遺儲米穀勿爲給糶挑選兩道軍兵之意本司及該曹節該八路蒙允已遣宣傳官知會而各揀軍器整理擺撥立待等事亦爲啓下申飭矣依前後下諭內事意及該曹分付着實擧行毋致臨時違誤至於請糧撫院之策亦有所據姑待日後事機試請無妨以此意黃延道監兵使處並爲行移宜當敢啓○傳曰兩界防禦使助防將等並以來月初生下送○平安道左助防將金應河右助防將李一元防禦使柳承瑞黃延道助防將李寅卿咸鏡道助禦將許完○辛巳幼學李國敏上疏方今亮逆之魁倣亮誣而訕上怙鬼之輩唱邪說而害忠人心波蕩時勢益危設有不幸逆黨潛發而翼戴 西宮垂簾稱令則殿

下其能制其變而備　宗社乎尤有可懼之甚者西北可
虞兵端已啓臣恐　西宮之變因此愈劇也彼厭苦征役
轂餗就死之象知奸臣之懷二自釁幸　西宮之樂禍内
應冀免征役且欲圖福奇貨　西宮右袒回軍則何以制
其變乎伏願迨兵未出亟行廢黜之典退奏　天朝以安
宗社○幼學任扱上疏西塞虜警人心震駭危亡之禍迫
在朝夕外憂方急而内訌未息奇李主謀蘇郭作孥欲害忠
良以國鬮局大臣三司持祿全軀不發一言一綿公論委
之草野血章屢進言路尚塞豈不痛心哉請亟定大計速
完廢奏之典以安　宗社○備邊司啓曰備忘記起復人
負眠色預令該曹議定俾無臨時顛倒之患事言于備邊
司事傳教矣依聖教令該曹預為稟奪處之宜當敢啓傳
曰依啓○幼學李萱上疏奸徒内訌之西鄙之外警國家
危亡之患急在燃眉内外禍根皆屬　西宮大臣三司知
而不言甘心負國只圖全軀豈不痛哉請亟行廢黜之典
以絶奸窺之望○傳曰今此徵兵只撫院移咨時無軍

門咨會彼撫院安知我國之無兵況豈可只以丘游擊之
行禀遷調大兵徑先入送乎要待軍門移咨及勅諭之
旨而處置可矣楊經畧處並送禮物揭帖擇遣文官譯官
悉陳我國事勢而李塔之行亦為援送待經畧出来候呈
懇訴則經畧必詳知我國事勢或有所聽從也各別商議
善處事言于備邊司○傳曰平安兵使下去日預為啓知
未下去前仍守禦方畧一一指授以送且 天朝徵兵以
兵使領送西邊防守誰可主管乎以他將擇差稱以副元
帥入送何如更加詳議以處事言于備邊司○左議政韓
孝純議撫院移咨徵兵之後臣與備局諸臣多般規畫而
才識淺短未得善策竊念我國甲士正兵各樣之兵皆是
農畝之氓無一人可用只有所謂砲殺手者隊伍有相維
之制春秋有教鍊之法比之於農畝之氓則稍有間焉而
將領不知兵士卒不知戰無益於今日之用則一也以如
此之卒交鋒於奴虜鐵騎之間其潰散覆没不待智者而
知調發驅送之際或慮意外之患聖筭所及迥出尋常萬

萬苐我國於　天朝有父子之義有再造之恩今此徵兵之舉何敢以兵單力弱而少有持難之色惟當抄䕃兩西之軍務精不務多汲汲操鍊預為整理以俟　勅諭之至此外都在元帥之處置得失如何耳至於守禦方畧則待體察元帥差出與備局諸臣反覆熟議講定為當目今艱虞之日根本扈衛尤宜十分愼重别設扈衛大將抄隷近道兵限西北事定輪回入番内與訓鍊都監軍兵分左右外與水原江華軍兵相為表裡一以備非常於意外一以防奴寇奔潰衝突之患恐合事宜且今日之急務莫切於愛養民力收合人心而近以兩關並建繇役甚煩民力已竭當此調兵之日不可不變而通之臣之妄意當先合力一關以省其費推其餘力以補軍需則軍需庶有可措人心庶可慰悅此亦救急之一助也臣愚昧之見如此伏惟上裁○以姜弘立為都元帥金景瑞平安兵使○壬午王幸慕　華館迎　勅還宫行謝　皇恩禮○聖節使金存敬啓曰　勅書圖完時募聚一行銀兩其時各衙門所用

人情歷歷可數明如視掌頃曰貪役之控訴不得已具由
馳啓至承嚴教惶恐無地第念無是銀則　勅書决難究
出貪役等爲萬分之利稱貸以去不念利重爲國樂募其
誠可尚而越江七朔猶未受出每被債直之侵責其寃悶
之狀不得不更達前後狀啓相考各人募銀照數還償毋
失其望事令該曹從速擧行惶恐敢啓答曰依啓勿爲惶
恐卿等盡心竭誠善爲周旋至奉　皇勑以來予仰戴
皇恩之罔極用嘉卿等之忠誠而適因患疾累月彌留
皇命久滯於近郊之地隕越憂惶無以爲心今幸少歇力
疾行禮矣存敬貪贖無狀自用譯官之銀貿貨物以來
乃敢張皇瞞啓請給其債華人目之爲賣頭的云○傳曰
黃延防禦使柳止信方爲內乘柳舜懋與本道監司似有
相避柳舜懋京畿防禦使移差黃延防禦使以他人擇擬
事言于備邊司○傳曰繕工監間數詳細圖畫入啓後移
設處更議定奪○生員李國亮等上疏大局未完人心危
駭西鄙有事内訌方極韋布陳章已至十數而大臣三司

持祿全軀皆懷顧望不肯發一言以扶君上為君盡忠之
義韋布獨知之而大臣三司非殿下之臣哉請亟正大臣
三司忘君負國不忠不義之罪速完廢奏之典以安 宗
社○左議政韓孝純上劄曰臣於昨日獻議時已將淺陋
之見仰陳於冕旒之下矣第念興兵有國之大事宜廣疇
咨不可輕舉而領相鄭仁弘遠在嶺南右相閔夢龍引疾
不出當此之時老病小臣備員獨在精神昏荒忘前忘後
夫計慮淺短遇事茫然為相如此將焉用於艱虞之日哉
臣聞領相年齡雖高精力不衰右相須雖有疾近已向愈
伏願聖明亟召兩相以責補賛使 天朝徵兵重事料理
得宜無誤日後終為國家無疆之福不勝幸甚答曰省劄
具悉卿憂國之誠予當體念而為之○進士尹惟謙上疏
禍根盤結國命危迫而請外安內之策尚不亟講一緣公
論委之草野大臣三司相顧不言豈不痛哉南瑾以緩論
之人向年儒疏之入便為呈違尹訒怯於前謗欲避大論
呈告將違而不果鄭造王堂初劄不拈廢字而論議之際

隨人低昂此三人既不肯擔當其餘諫官又何責乎黃德符深結鬼瓔兇蹤之黨指以爲直論之人所欲陷忠良其計憯矣請治大臣及三司長官以下負君不忠之罪仍誅德符以謝士類速舉直廢之典以完大局俾絕逢徒之屬望以安 宗社○弘壽希奮尚毅甯聽馨男時言挺公亮慶全冲惇薰國晲瓘瑾鼓續盼等議天下之事有意外之患有經常之道意外之患雖不可不慮而經常之道何可廢也伏承聖教以意外之變爲慮至矣盡矣但 天朝是我父母之國而有再造之恩今有外侮徵兵於我則在我之道安可不爲之馳援乎我國兵農不分素無預養之卒重以蕩殘之餘瘡痍甫起今若策疲乏之軍助戰 天兵則無益於征勦有害於自守而其他種種憂虞之端臣等亦豈不知然而以大體言之則有父子之義以私情言之則有必報之義以此以彼斷不可不爲應援若徒思我勢之弱以示不肯之色而 天朝責以大義迫不得已然後方爲赴援則後至之責似不得免而他日 朕有緩急則將

何面目求救於 天朝乎為今之計急急抄擇軍兵預為
裝束聞見師期團聚信地若將朝令夕發者然 勅諭到
日行軍馳赴如或 勅諭不降則豈有只曰移咨而徑先
渡江之理哉至於楊經略則熟諳我國事情經略出来之
後或不無周旋之事而經略之肯許千一之幸也 王師
之合勦必然之勢也若以周旋停止為可恃而不為預備
萬一 勅諭遄降師期甚急倉卒之間未及調送則其為
莫大之憂噬臍之悔可勝言哉且守禦方略則姑先調集
軍兵把截江邊一帶以防乘虛奔迸之患湊合現在軍糧
不絕饋餉一面抄發兩湖精兵觀勢進退以為繼援之計
矣伏惟上裁○傳曰令此徵兵之咨不過撫院游擊之所
為而非 天子之命也今日撫院安知我國事勢乎且二
百年来未嘗有領兵入援之事與 祖宗朝大不同昔在
成化年間或有使我守藩之命云今宜急急詳考此事歷
陳無前之舉不敢無 聖旨而入送之意且我國軍兵素
弱不能仰助 天兵之勢東征諸大人所共見之事反復

開陳又以雖或如此　聖旨勅諭則何敢更陳云云等語
另加善辭添入以送宋業男待經略出關之期與他文官
一時速送而令此入往譯官着令詳錄楊大人出關遲速
密密以傳事十分察為之意言于備邊司○以徵兵草記
傳曰予意已盡諭之惟在本司酌處中矣今日之事與
祖宗朝建州衛事不同本司每引不當引之例為之辭予
竊怪之須十分熟議善處俾無後悔○傳曰令此徵兵之
咨無乃丘游擊摻縱之事乎雖曰御史移咨丘之中間做
謀未可知也似當急遣解事譯官于鎮江或某處密探虛
實如何十分詳議善處事言于備邊司○癸未傳曰昨日
雖感激　皇恩扶曳郊迎而眼疾方劇三司啓劄限平復
間姑停不急雜公事亦留政院傳教後入之○大司諫尹
訒啓曰昨見尹惟謙上疏大槩謂臣怯於前謗欲避大論
呈告將遞而不果云臣果於前冬間得寒熱往來之疾加
以腹脹轉劇日漸危急不得已欲為呈病聞大論將蘐旋
即出仕豈有一毫避事之理哉況臣往在癸丑之初與副

提學鄭造極言　西宮內作巫蠱外應逆謀得罪　宗社之狀結之以各處兩宮明春秋不共之大義雖不言廢之一字而不可待之以　國母之議臣實發端也今日草野之疏朝臣之議此特其緒餘耳惟讓不知何許儒者斥臣以不冒擔當不亦誤乎臣常懷討逆之心欲死主辱之日區區愛君之誠自以為不下於恒人而今被儒生詆斥一至於此勢難仍冒請命遆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以尹惟謙上疏傳曰疏中許筠等事一款令備邊司議處○傳曰領相處遣史官敦諭使速上來而今此徵兵事亦為詳問可處之方以來右相處遣史官敦諭使速調理出仕而徵兵事可處之方並詳細問啓○傳曰來月十六日慶德宮廿八日仁慶宮自上當往見此意言于該曹○司諫辛光業獻納韓曙正言李元輿徐國楨啓曰臣等終始討逆擔當大論憂國愛君之誠詎下於儒生哉李國亮尹惟謙等詆斥臣等不遺餘力此無非臣等不職之致豈可仍冒請命遆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幼學朴嵂

等上疏大局未完人情猶豫三司大臣充位苟禄不欲出一言以扶 宗社臺閣豈是美食安坐揚揚呼唱於道路而已哉請亟行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次治三司大臣容庸含嘿忘君負國之罪○傳曰 聖節使一行有功勞人分等書啓事言于使臣處○同副承旨鄭逵啓曰即刻禁府都事閔藻持一封布衣及一張文書墨半丁木筆一而來言曰閻直得之於罪人郭瓔處故持來云布衣外面書曰上前開拆機密事罪人郭瓔着署謹封并文書敢啓其書曰國人之所共聞者於藥房對韓孝純於試所對朴弘耉於李慶全家李覺所在處密教之意如此等事傳說則已播中外奇俊格疏李耕俊之檄許筠所搆事自其時至今喧傳閭巷有耳皆聞有口皆言云云○義州府尹狀啓賊報所傳出於風聞甲乙之言互相不同探問參將不為輕說故臣以清河沙河犯搶之賊乞賜分別奴犍明白回示而遼東副揔兵戰没與否並為詳教又聞劉提督領兵出來云未認其說果否征虜大兵那時到齊耶小邦預知

其期聽調無誤等情丘參将前呈文則回票如此票內清
河一款及揔兵存没漏落不荅更為呈文則回票又未故
前後回票同封上送啓下備邊司○欽差鎮江參府丘為
夷情事撻奴西搶犯沙河堡東搶犯瀋陽及青陽堡皆随
入随出毫無所失惟是奴酋借入市為由襲破撫順曰人
之信已而逞其譎覊大惡極也清河鞍陽寬典長典皆近
奴酋巢穴雖風聞奴酋思圖再逞而各城戒嚴添兵防戍
一月以来酋亦不敢蠢動天朝大兵陸續出関計秋前
必可到齊但發兵之期本府難以預料也貴國軍兵只宜
預先速練勿致臨時誤期為便杜劉二位揔督尚未見的
報俟再有報至以復又票鎮江距撫順甚遠民間訛傳難
可憑信非據邸報皆浪傳也賊原未犯清河我兵回賊自
撫順退回追之失利耳奴酋計襲撫順自前四月二十五
日回巢未出其犯瀋陽沙河者皆撻虜也随入随出故無
所失又查杜揔兵已見報駐守山海関亦不度遼又查劉
揔兵尚未見報難以民間訛傳妄相回復今新揔兵乃鐵

嶺李老爺諱如柏遼陽副揔兵乃賀老爺諱世賢本國與
貴國情属一家事之真的想應傳知○甲申大司憲南瑾
啓曰近日常布之士連上疏章不勝衆多而惟三司專攻
辭鋒甚銳人莫敢當一一欲與相較則筆舌難盡令見尹
惟謙之疏謂臣以緩論之人臣不可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傳曰予病尚未快差擧動雖或僅
僅行之而來月二十八日正當三伏間達夜行祭甚難以
八月二十日後改推擇退定急急下諭于外方○執義林
健掌令韓詠持平李重繼申栻啓曰臣等自初及今擔當
大論以去禍根討護送為已責而近日調攝合司合啓姑
為停止矣伏見李國亮尹惟謙朴律等疏大槩專攻三司
極其醜詆臣等何敢靦然仍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生員安汝行等上疏請亟誅郭瓔鳴國
以明誣告之罪又停兩闕之役以措邊鄙之急○幼學宋
永緒上疏大論已發惟謙之疏又下此正大臣三司請完
大局之日韓孝純知幾稱病敢呈辭章而姜繗托覲欲避

請亟斬孝純仍竄姜繗以懲避事之罪别擇賢相畀以康
濟之責亟定大計以完廢黜之典俾安 宗社○校理洪
堯儉修撰崔濩啓曰臣等擔當大論終始討逆而顯被李
國亮尹惟謙朴䋽等醜詆至於此極臣等亦三司之一也
何敢仍冒處置兩司乎請命鐫削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左議政韓孝純初度呈辭答曰此時大臣何可呈辭乎況
拜表大禮已迫調理出參事諭之○傳曰咸悅人鄭彭壽
爲 先王服衰三年忠孝可嘉不幸已死追贈六品實職
以示嘉奬之意○檢閱沈之清書啓臣承命徃諭于右議
政閔夢龍則以爲臣元病危苦加以痢疾氣息奄奄不得
察職今又祇承下諭罔知所爲云且動兵雖云重難别無
容議之事但無 天子之旨而只以邊臣之咨外國不可
領率軍兵擅入 上國地方以此意汲汲回咨撫院等衙
門一邊整頓軍兵以待江上奉 聖旨翌日馳赴期會俾
無遠誤云云傳曰知道○傳曰因予病苦不得面諭卿可
下去邊將之貪婪庸劣者明覈詳察以啓修繕城池器械

操練軍兵撫恤軍卒善待胡人嚴明紀律撿飭烽燧等事更加盡心着實舉行以紓西顧之憂事平安兵使金景瑞處各別言送○傳曰謝恩使入往時中朝各衙門必問謝恩遲滯事以國王自上年冬有病久未差復罔極皇恩不可代行雖遲數月而今始僅僅奉表以送之意從實直陳事言送于使臣處○王以徵兵入送便否命議二品以上備邊司請出命牌會議封入是時王不欲應徵兵之舉屢教備局使之搪咨遼廣各衙門而廟堂執不從乃有廣收庭議之命二品以上之啓合口同請雖以元兇之姦佞亦知大義之不可犯而獨尹暉首倡不當送之論黃中允趙纘韓李偉卿任兗之徒探媚王意至以變詐狂悖之言公然獻議終致己未之役送譯通虜兩帥投降内因君毋外拒 皇命三綱絶矣○乙酉平安監司安應亨狀啓丘叅政回票中遼東副摠兵戰沒緣由不為分明故更為探問則曰廣寧摠兵李承胤未及撫順之戰即為改遞李如柏以新摠兵代任副摠兵則果為戰沒而新摠兵到

任瀋陽游擊楊于渭復州叅政沈大防鐵嶺游擊鄭國良等皆前將官戰已本差來到云矣前日賊奇探聽小通事李德恭回還言內同月十五日得抵遼東呈文于遼東都司則都司與布政同議回荅故同回票上送矣且德恭言曰關內數萬兵馬旣已來駐遼東充滿城中連續出來都司又簽自募之兵添防邊堡云都司招見德恭謂曰 天朝卽當勦奴而今方林深草密此非興師之時故姑待八九月間當為征討爾國宜整齊軍兵之後來報于各衙門則上司必為指揮云云啓下備邊司○遼東都司為夷情事奴酋無端啓釁虐焰滔天題奏 聖朝赫然震怒已經調集人馬犁庭掃穴諒比隣屬國亦所共憤本月初二日蒙撫院李移咨國王團鍊火器兵馬聽候集調合力征勦今據來呈備見忠順但奴酋自犯撫順之後退居巢穴鼠伏不出似畏天討之加而悔罪無地矣本官卽便啓知國王預期敎演火器以聽進勦申飭沿邊將領加意偵防候火兵齊集另文知會東西夾攻滅此朝食毋得臨時有誤

○傳曰徵兵事會議病不來詣人入直人三司長官並令獻議有故則在家獻議○左議政韓孝純上劄辭職答曰國事方急此時大臣豈可辭退乎安心調理速出○館學儒生鄭希立等上疏禍根尚存人心危懼變怪日尋姦圖日熾而徵兵又急內訌將作奏復遷延必生大禍請亟定大計速完廢典俾安 宗社答曰省疏具悉予意前已盡諭靜攝之中勿爲煩瀆○欽差總督遼薊等處軍門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汪可受敬告朝鮮國王我 大明威靈四覃率土臣工光庇屬國誼同休戚故 本朝之在王邦猶體之有元首水木之有根源也今 上聖明在宥四十餘禩聲教翔洽威武奮揚間有邊徼之警隨奏蕩平之烈雖將吏之勤勞亦屬國之協力也故播酋不靖島夷狂侵乃 天戈西指則播州已入版圖 命將東援則日本倉皇奔遁效順者世享疆土悖逆者立見誅夷此已事之明驗而王之所躬歷也玆者建州小醜據海壖之蕞壤煽么魔之諸酋靡念世受 國恩敢爾潛圖鼠竊 國家迴泰

全不彼虞乘時狂逞掠我城堡戕我将士罪逆滔天神人
共憤 皇上赫然討必勦除用調四方之鋭遄興六月之
師輸糧若阜軍氣如雷奴之期命其焉至矣王之忠情諒
有同心乃奴之東偏與王壤界 國家勞擾如此王能晏
然而已乎 本朝立國二百五十餘年王國受二百五十
餘年之庇曩者王國一經倭奴之難 本朝即遣十萬之
師竭歷歲月平蕩倭氛深量王國世篤忠貞與王之克纘
丕基也雖國多故烏容已其興數萬之師夾攻奴酋必剪
必克是王之報效 本朝而綿國無彊之祚者矣是非以
王之兵力即滅奴酋也 國家數路進討或扼其吭或斷
其肘王從而躓之蔑不濟矣受奉 欽命捴督遼薊為
天子屛翰之臣當征討靡盬之日恐王之未察故敬移文
以告檄到王即與羣臣熟討議之速整兵候期進討無失
敢告啓下備邊司○傳曰明日拜 表不可又退左相命
招使之出仕○傳曰如有不時赴 京之事使臣以解事
年少人各别擇擬曽出譯官表廷老張禮忠堂下譯官三

四人亦為擇定治裝以待○傳曰老賊一併撫順退入巢
穴其情叵測 中朝若大擧深入追逐虜穴則恐非勝筭
也回咨賫去譯官措辭荅問之間若不謹慎見陷於丘坦
無疑矣先擇解事譯官一人徑馳入往于李埈之前稱以
楊經略出関之事而賫去人情詳察周旋探知征勦虛實
師期遲速及係于我國事情則都司公期已滿豈無所言
手如是先探不害於事宜令備邊司急急議處○丙戌遣
上使申湜副使朴鼎賢書狀官尹知敬奉 表如 京師
謝 賜冠服 恩兼押解漂海人陳奏倭情○傳曰大臣
盡入不成朝班拜 表勢難親行權停例為之○傳曰旨
亟祈雨廿九日擧行○傳曰依 先朝舊例赴 京使臣
只留三十日即為回還如或過限一日則使書狀上通事
各別推考○館學儒生再疏禍端將啓事急燃眉大論既
發於草野則大臣三司所當合辭更請而大臣則托病遷
入三司則飾辭自解有臣如此何以為國請先治大臣三
司忘君負國不忠不義之罪亟究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

答曰當此國事危急之日只一左相稱病不出殊無大臣徇國之義矣 西宮事則予不忍聞焉勿爲更瀆○傳曰以我國兵力其果能自當一面入攻強虜乎 中朝各衙門必不詳我國事勢也今宜具陳此賊非如建州衛李滿住等胡種以我兵力決難獨當一面征討矣姑爲申飭邊將十分防守而如不得已則調送 天兵一枝與我國軍兵合爲聲勢共力入討則庶有所倚賴 皇靈之意詳細馳奏俾達軍機可矣急急議處○傳曰軍門封書極爲難處回答至急此時大臣豈可不出乎明日待開門左相命招使之出仕速爲議處○傳曰軍門答書極重并令李埁賫呈可矣別人情優數給送似當令備邊司急速議處○丁亥傳曰烽燧申飭事及西路狀啓陪持人急急習馬事各別詳細下諭于兩界黃延監兵使處○政院啓曰今日左議政命招則頑瘀上塞氣息奄奄罔知所爲云矣傳曰此豈大臣偷病不出之日乎更爲命招○合司啓曰許筠天地間一怪物也投檄慶運萬端逆狀已發於仁信之告

締結弘老謀害東宮又出於俊格之疏筠之所負罪名乃
今日臣子所不共戴天者也初春二品之庭請近日禁府
之別啓實出於此臣焉而有此罪名則臠其身猶不快食
其肉亦不厭而渠敢秉軺率丘辟除道路有若尋常宰相
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設使於渠無是罪惡則不待言官之
請鞫自請就獄期於辨明之不暇而不此之思反欲得容
於覆載巧免顯戮死中求生無所不至假托大論圖逞姦
計士類未免見欺諸生俱陷術中前後疏章渠自製給以
一國公共之論為自己立功之地上以熒惑上聽下以交
亂朝廷攻擊大臣使不安位恐喝三司欲其聽命垂成之
論曰此復擾正論之人將被反噬廢黜是何等論議亂逆
是何等罪狀而乃欲聚徒誘利欲主大論堂堂國家豈容
此一怪鬼任其揶揄變幻一至此極耶況筠之一生所為
萬惡俱備亂常瀆行無復人理興妖造讖乃其長技此則
國人之所共知也至於未對辨之前嗾儒呈疏敢請赴遣
其心所在明若觀火請筠及仁佶俊格先削職名並命拿

鞫毋遲晷刻討逆大義固人心之所同而古今之常經也何嘗待人言而從之亦豈觀時勢而為之先參後廢之論實出於明正先廢後參之說亦出於救急究其所歸皆舉義也必須貶損節目之下可次第議定速去禍根而自上持難數月尚未啓下臣等欲連啓力爭則瀆擾静攝含默退竢則事幾漸遠異議之横生怪鬼之迭出無足怪也況今邊虞益急人心益危大論之定一日為急請亟下節目以嚴討逆之典時許筠所管之徒迭上疏章以撓三司三司不堪曰公論劾之筠大窘謀害　大妃免謀益急矣○

兩司合啓曰頃日庭請實出於奮忠討逆之義大小臣民不謀同辭瀝血陳疏而百官中怪鬼之輩敢懷他心或終始不參者有之或獻議右袒者有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鄭昌衍柳根尹昉金尚容李廷龜李時彥吳允謙宋英耉尹衡俊李時發金瑬朴自凝李景稷朴東善鄭孝成東陽尉申翊聖唐原尉洪友敬晉安尉柳頔錦陽尉朴瀰等忘君負國之罪斷不可原請並命遠竄以嚴討逆之典至

於衆所共知老病癈疾者則似不可責之以逐隊而國有大論終始退安不參者薄乎云爾亦不可謂之無罪一依政府擧案請竝命削黜頃日庭請時宗室則義同休戚尤不可不參而伏見宗親府查覈西城都正希聖義原監櫟石陽正霆平林守祉胤義信副守倫永嘉副守孝吉珎原副守世完先城副守信元鶴林令光久光原令瑺明原令孝桂陽令禮吉樹陽令忠吉洛陽副令琅牛山副令瓆靈原副令暐原興副令琚廣城副令惇吉原陵副令脛信川副令景卿鶴城令傳等終始不參庭請之列至於義昌君珖大異於疏遠宗室而終不獻議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治請竝命遠竄且漢陰君俔陽城君植高山副令恭德原副令德孫德陽都正忠允益山都正璡夏城令炯倫漢城令濘等宗親府以老病不參書送雖曰老病終始不參不無其罪請竝命削黜○荅合司合啓曰徐當發落○傳曰予眼疾尚苦限平復間三司啓劄姑停○進士尹惟謙上疏臣二十四日疏非受嗾借述於人而兩司欲沮廢黜之

論攻陷許筠因有紀極此無非德符逞其凶謀欲敗大事之致也先陷主論之人則士類迸散將不能扶植正論三司知有德符而不知有君上豈不慘哉請亟行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仍斬德符並黜兩司以懲忘君負國之罪○館學儒生鄭希立等三疏伏闕連章冀賜俞音天聽逾邈峻批反降駭機之發蹻足可須大臣不附三司不言殿下孑然孤立誰與戡定禍亂哉孝純八十老翁猶圖後福見儒疏之相繼覘知廢黜之典身自獨當托疾不出羽書交至六月興師此豈大臣牢卧之時乎況人臣罪惡孰有重於忘君負國不忠不義而三司之官遭此指斥不即退避安受恬然張皇飾辭反斥正論至謂士類未免見欺諸生俱陷術中以一國正大公共之論若出於許筠之指揮者然臣等雖曰至愚久沐菁莪之化粗知事君之道則豈敢聽人指揮然後始知討逆之大義乎臣等值此羞辱寧欲著捲堂之文而退去矣請亟誅孝純以治三司而速定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答曰爾等之誠予已知之勿爲連章

遺援○傳曰軍門回咨依近日下教回咨之意措送而自
何處夾攻曲折並爲問來且自前待 勅諭後發兵而小
邦軍兵萬無助益於 天朝聲勢事並善爲措辭添入以
送○傳曰奴酋蠢動犯境則固當聲罪致討伊賊還入巢
穴則只陳兵耀武以張聲勢可矣當此草樹茂密盛夏潦
雨之時欲擧重兵深入虎穴恐非勝筭若有此擧則軍門
爲人從可知矣李埰之去以此意善爲周旋或與大提學
詳議善措回咨似當更加參酌議處○傳曰勿論赴援防
守抄兵團束調粮轉運等事所當急急議處而一度下諭
後寥寥無聞極爲寒心令備邊司急急更議從長善處兩
界防禦使助防將下去時守禦方略詳細指授以送○備
邊司啓曰臣等承命齊會闕下伏覩汪軍門檄文則揭之
以大義勗之以忠貞繼之以禍福至援壬辰之事求報責
效措辭立意極其嚴截以此移文直稱檄告其重軍機急
傳報之意尤可見矣我國調兵之擧到此地頭固不可已
但當初以撫院七千之數猶以爲難今者軍門乃以數萬

為言此則雖不敢後而七千之數恐不得減也且師期義
州譯官初以八九月探聽來傳而此檄中稱以六月興師
又聞大軍數萬已到遼東去擧事之期誠為迫近我國抄
兵萬分緊急令主兵之官速為擧行軍門回咨亦於今日
内令承文院磨鍊付送於李埈之行撫院回咨並為賫送
為當若其優送人情周旋之事則依上教為之似為無妨
而軍門撫院則與楊經畧情款有異恐不得着手於其間
也然觀勢善圖之意李埈及譯官指授以送矣敢啓傳曰
依啓昨見軍門書以我兵數萬夾攻老酋去我國事情軍
門何以知之且夾攻去者自我國西邊入徃夾攻之意乎
大槩興師數萬夾攻强虜卿等豈不知決不可輕擧乎予
意 中原今已興兵進勦而我國一向防塞事勢亦難芳
惟我國兵農不分勢不得朝令而夕聚且經亂以後死亡
殆盡生齒凋殘三邊防戍外數萬之卒實難調出如此事
狀東征諸大人所素知者也當職愚意先整數千軍兵為
天朝待變于義州等處隨機進退以聽調用似為合宜未

知大人勝筭如何去去如是措辭懇許我國事情仍令李埈並呈于軍門多般周旋兼爲密探軍門奏聞與否以來似當且念此事不容但已若奉　聖旨後則更無可圖之勢急遣單使星夜馳往具奏此間曲折以爲後日地可矣並速詳細議處　弘文館校理李埈副校理洪兗儉副修撰崔澕等上劄曰　西宮之惡擢髮難數百僚三司聲罪致討一年强半而廢黜之典旣未蒙允節目之損亦不快後臣等竊惑焉先奏後廢出於光明先廢後奏亦出救急究其歸則莫非明討逆之大義也人心疑懼異議横生前頭之禍有所難言况今邊虞孔棘外亂將作大論之定一日爲急請先下節目次定之大計許筠一怪物也平生心術有不足言而姑擧其大罪論之謀危聖躬旣著於俊格之疏約矢投檄又出於仁佶之告人臣負此罪名不可一日容息覆載之間前後兩司合啓請鞫亦出於討逆之義而渠敢晏然有若無罪者然人心憤鬱久而愈激請並與仁佶俊格拿問得情至於庭請不參之人收議右袒之輩

陰懷異志欲圖後福而王法不嚴尚稽授畀亂逆之徒何
所戀惧請勿留難快從台論答曰豈可以鄭目催下李至
煩於静攝中乎休煩可矣許筠等事自當處置勿爲强爭

光海君日記卷第百二十七

(B)
732.55
4724
[v.17]
no.29
0248787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29